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# 论语集注

  
eBOOK  
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

## 论语序说

史记世家曰：“孔子名丘，字仲尼。其先宋人。父叔梁纥，母颜氏。以鲁襄公二十二年，庚戌之岁，十一月庚子，生孔子于鲁昌平乡陬邑。为儿嬉戏，常陈俎豆，设礼容。及长，为委吏，料量平；委吏，本作季氏史。索隐云：“一本作委吏，与孟子合。”今从之。为司职吏，畜蕃息。职，见周礼牛人，读为櫜，义与杙同，盖系养牺牲之所。此官即孟子所谓乘田。适周，问礼于老子，既反，而弟子益进。昭公二十五年甲申，孔子年三十五，而昭公奔齐，鲁乱。于是适齐，为高昭子家臣，以通乎景公。有闻韶、问政二事。公欲封以尼溪之田，晏婴不可，公惑之。有季孟吾老之语。孔子遂行，反乎鲁。定公元年壬辰，孔子年四十三，而季氏强僭，其臣阳虎作乱专政。故孔子不仕，而退修诗、书、礼、乐，弟子弥众。九年庚子，孔子年五十一。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，召，孔子欲往，而卒不行。有答子路东周语。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，一年，四方则之，遂为司空，又为大司寇。十年辛丑，相定公会齐侯于夹谷，齐人归鲁侵地。十二年癸卯，使仲由为季氏宰，堕三都，收其甲兵。孟氏不肯堕成，围之不克。十四年乙巳，孔子年五十六，摄行相事，诛少正卯，与闻国政。三月，鲁国大治。齐人归女乐以沮之，季桓子受之。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，孔子行。鲁世家以此以上皆为十二年事。适卫，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。孟子作颜渊由。适陈，过匡，匡人以为阳虎而拘之。有颜渊后及文王既没之语。既解，还卫，主蘧伯玉家，见南子。有矢子路及未见好德之语。去适宋，司马桓魋欲杀之。有天生德语及微服过宋事。又去，适陈，主司城贞子家。居三岁而反于卫，灵公不能用。有三年有成之语。晋赵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，召孔子，孔子欲往，亦不果。有答子路坚白语及荷蓑过门事。将西见赵简子，至河而反，又主蘧伯玉家。灵公问陈，不对而行，复如陈。据论语则绝粮当在此时。季桓子卒，遗言谓康子必召孔子，其臣止之，康子乃召冉求。史记以论语归与之叹为在此时，又以孟子所记叹辞为主司城贞子时语，疑不然。盖语孟所记，本皆此一时语，而所记有异同耳。孔子如蔡及叶。有叶公问答子路不对、沮溺耦耕、荷蓑丈人等事。史记云：“于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，孔子将往拜礼，而陈蔡大夫发徒围之，故孔子绝粮于陈蔡之间。”有愠见及告子贡一贯之语。按是时陈蔡臣服于楚，若楚王来聘孔子，陈蔡大夫安敢围之。且据论语，绝粮当在去卫如陈之时。楚昭王将以书社地封孔子，令尹子西不可，乃止。史记云“书社地七百里”，恐无此理，时则有接舆之歌。又反乎卫，时灵公已卒，卫君辄欲得孔子为政。有鲁卫兄弟及答子贡夷齐、子路正名之语。而冉求为季氏将，与齐战有功，康子乃召孔子，而孔子归鲁，实哀公之十一年丁巳，而孔子年六十八矣。有对哀公及康子语。然鲁终不能用孔子，孔子亦不求仕，乃叙书传礼记。有杞宋、损益、从周等语。删诗正乐，有语大师及乐正之语。序易彖、系、象、说卦、文言。有假我数年之语。弟子盖三千焉，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。弟子颜回最贤，蚤死，后惟曾参得传孔子之道。十四年庚申，鲁西狩获麟，有莫我知之叹。孔子作春秋。有知我罪我等语，论语请讨陈恒事，亦在是年。明年辛酉，子路死于卫。十六年壬戌、四月己丑，孔子卒，年七十三，葬鲁城北泗上。弟子皆服心丧三年而去，惟子贡庐于冢上，凡六年，孔子生鲤，字伯鱼，先卒。

伯鱼生急，字子思，作中庸。”子思学于曾子，而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。

何氏曰：“鲁论语二十篇。齐论语别有问王、知道，凡二十二篇，其二十篇中章句，颇多于鲁论。古论出孔氏壁中，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，有两子张，凡二十一篇，篇次不与齐鲁论同。”程子曰：“论语之书，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，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。”程子曰：“读论语：有读了全然无事者；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；有读了后知好之者；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。”程子曰：“今人不会读书。如读论语，未读时是此等人，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，便是不曾读。”程子曰：“顾自十七八读论语，当时已晓文义。读之愈久，但觉意味深长。”

## 读论语孟子法

据清仿宋大字本补。

程子曰：“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。论语孟子既治，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。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，与圣人所以用心，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，而吾之所以未至者，所以未得者。句句而求之，昼诵而味之，中夜而思之，平其心，易其气，阙其疑，则圣人之意可见矣。”程子曰：“凡看文字，须先晓其文义，然后可以求其意。未有不晓文义而见意者也。”程子曰：“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，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，自然有得。虽孔孟复生，不过以此教人。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，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！”程子曰：“凡看语孟，且须熟读玩味。须将圣人言语切己，不可只作一场话说。人只看得二书切己，终身尽多也。”程子曰：“论孟只剩读？，便自意足。学者须是玩味。若以语言解？，意便不足。”或问：“且将论孟紧要处看，如何？”程子曰：“固是好，但终是不浹洽耳。”程子曰：“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，孟子言语句句是事实。”程子曰：“学者先读论语孟子，如尺度权衡相似，以此去量度事物，自然见得长短轻重。”程子曰：“读论语孟子而不知道，所谓‘虽多，亦奚以为’。”

## 卷一 学而第一

此为书之首篇，故所记多务本之意，乃入道之门、积德之基、学者之先务也。凡十六章。

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说、悦同。学之为言效也。人性皆善，而觉有先后，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，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。习，鸟数飞也。学之不已，如鸟数飞也。说，喜意也。既学而又时时习之，则所学者熟，而中心喜说，其进自不能已矣。程子曰“习，重习也。时复思绎，浹洽于中，则说也。”又曰：“学者，将以行之也。时习之，则所学者在我，故说。”谢氏曰：“时习者，无时而不习。坐如尸，坐时习也；立如齐，立时习也。”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乐，音洛。朋，同类也。自远方来，则近者可知。

程子曰：“以善及人，而信从者众，故可乐。”又曰：“说在心，乐主发散在外。”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愠，纡问反。愠，含怒意。君子，成德之名。尹氏曰：“学在己，知不知在人，何愠之有。”程子曰：“虽乐于及人，不见是而无闷，乃所谓君子。”愚谓及人而乐者顺而易，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难，故惟成德者能之。然德之所以成，亦曰学之正、习之熟、说之深，而不已焉耳。程子曰：“乐由说而后得，非乐不足以语君子。”“立”，原作“一”，据清仿宋大字本改。

有子曰：“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弟、好，皆去声。鲜，上声，下同。有子，孔子弟子，名若。善事父母为孝，善事兄长为弟。犯上，谓干犯在上之人。鲜，少也。作乱，则为悖逆争斗之事矣。此言人能孝弟，则其心和顺，少好犯上，必不好作乱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！”与，平声。务，专力也。本，犹根也。仁者，爱之理，心之德也。为仁，犹曰行仁。与者，疑辞，谦退不敢质言也。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，根本既立，则其道自生。若上文所谓孝弟，乃是为仁之本，学者务此，则仁道自此而生也。程子曰：“孝弟，顺德也，故不好犯上，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。德有本，本立则其道充大。孝弟行于家，而后仁爱及于物，所谓亲亲而仁民也。故为仁以孝弟为本。论性，则以仁为孝弟之本。”或问：“孝弟为仁之本，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？”曰：“非也。谓行仁自孝弟始，孝弟是仁之一事。谓之行仁之本则可，谓是仁之本则不可。盖仁是性也，孝弟是用也，性中只有个仁、义、礼、智四者而已，曷尝有孝弟来。然仁主于爱，爱莫大于爱亲，故曰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！”子曰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！”巧，好。令，善也。好其言，善其色，致饰于外，务以悦人，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。圣人辞不迫切，专言鲜，则绝无可知，学者所当深戒也。程子曰：“知巧言令色之非仁，则知仁矣。”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省，悉井反。为，去声。传，平声。曾子，孔子弟子，名参，字子舆。尽己之谓忠。以实之谓信。传，谓受之于师。习，谓熟之于己。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其自治诚切如此，可谓得为学之本矣。而三者之序，则又以忠信为传习之本也。尹氏曰：“曾子守约，故动必求诸身。”谢氏曰：“诸子之学，皆出于圣人，其后愈远而愈失其真。独曾子之学，专用心于内，故传之无弊，观于子思孟子可见矣。惜乎！其嘉言善行，不尽传于世也。其幸存而未泯者，学者其可不尽心乎！”子曰：“道千乘之国：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”道、乘，皆去声。道，治也。马氏云：“八百家出车一乘。”千乘，诸侯之国，其地可出兵车千乘者也。敬者，主一无适之谓。敬事而信者，敬其事而信于民也。时，谓农隙之时。言治国之要，在此五者，亦务本之意也。程子曰：“此言至浅，然当时诸侯果能此，亦足以治其国矣。圣人言虽至近，上下皆通。此三言者，若推其极，尧舜之治亦不过此。若常人之言近，则浅近而已矣。”杨氏曰：“上不敬则下慢，不信则下疑，下慢而疑，事不立矣。敬事而信，以身先之也。易曰：‘节以制度，不伤财，不害民。’盖侈用则伤财，伤财必至于害民，故爱民必先于节用。然使之不以其时，则力本者不获自尽，虽有爱人之心，而人不被其泽矣。然此特论其所存而已，未及为政也。苟无是心，则虽有政，不行焉。”胡氏曰：“凡此数者，又皆以敬为主。”愚谓五者反复相因，各有次第，读者宜细推之。

“马氏云八百家出车一乘”十字，据清仿宋大字本补。

子曰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弟，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。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弟子之弟，上声。则弟之弟，去声。谨者，行之有常也。信者，言之有实也。泛，广也。众，谓众人。亲，近也。仁，谓仁者。余力，犹言暇日。以，用也。文，谓诗书六艺之文。程子曰：“为弟子之职，力有余则学文，不修其职而先文，非为己之学也。”尹氏曰：“德行，本也。文艺，末也。穷其本末，知所先后，可以入德矣。”洪氏曰：“未有余力而学文，则文灭其质；有余力而不学文，则质胜而野。”愚谓力行而不学文，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，识事理之当然，而所行或出于私意，非但失之于野而已。

子夏曰：“贤贤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致其身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。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”子夏，孔子弟子，姓卜，名商。贤人之贤，而易其好色之心，好善有诚也。致，犹委也。委致其身，谓不有其身也。四者皆人伦之大者，而行之必尽其诚，学求如是而已。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，苟非生质之美，必其务学之至。虽或以为未尝为学，我必谓之已学也。游氏曰：“三代之学，皆所以明人伦也。能是四者，则于人伦厚矣。学之为道，何以加此。子夏以文学名，而其言如此，则古人之所谓学者可知矣。故学而一篇，大抵皆在于务本。”吴氏曰：“子夏之言，其意善矣。然辞气之间，抑扬太过，其流之弊，将或至于废学。必若上章夫子之言，然后为无弊也。”子曰：“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。重，厚重。威，威严。固，坚固也。轻乎外者，必不能坚乎内，故不厚重则无威严，而所学亦不坚固也。主忠信。人不忠信，则事皆无实，为恶则易，为善则难，故学者必以是为主焉。程子曰：“人道惟在忠信，不诚则无物，且出入无时，莫知其乡者，人心也。若无忠信，岂复有物乎？”无友不如己者。无、毋通，禁止辞也。友所以辅仁，不如己，则无益而有损。过则勿惮改。”勿，亦禁止之辞。惮，畏难也。自治不勇，则恶日长，故有过则当速改，不可畏难而苟安也。程子曰：“学问之道无他也，知其不善，则速改以从善而已。”程子曰：“君子自修之道当如是也。”游氏曰：“君子之道，以威重为质，而学以成之。学之道，必以忠信为主，而以胜己者辅之。然或吝于改过，则终无以入德，而贤者亦未必乐告以善道，故以过勿惮改终焉。”曾子曰：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矣。”慎终者，丧尽其礼。追远者，祭尽其诚。民德归厚，谓下民化之，其德亦归于厚。盖终者，人之所易忽也，而能谨之；远者，人之所易忘也，而能追之：厚之道也。故以此自为，则己之德厚，下民化之，则其德亦归于厚也。

子禽问于子贡曰：“夫子至于是邦也，必闻其政，求之与？抑与之与？”之与与，平声，下同。子禽，姓陈，名亢。子贡，姓端木，名赐。皆孔子弟子。或曰：“亢，子贡弟子。”未知孰是。抑，反语辞。子贡曰：“夫子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？”温，和厚也。良，易直也。恭，庄敬也。俭，节制也。让，谦逊也。五者，夫子之盛德光辉接于人者也。其诸，语辞也。人，他人也。言夫子未尝求之，但其德容如是，故时君敬信，自以其政就而问之耳，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后得也。圣人过化存神之妙，未易窥测，然即此而观，则其德盛礼恭而不愿乎外，亦可见矣。学者所当潜心而勉学也。谢氏曰：“学者观于圣人威仪之间，亦可以进德矣。若子贡亦可谓善观圣人矣，亦可谓善言德行矣。今去圣人千五百年，以此五者想见其形容，尚能使人兴起，而况于亲炙之者乎？”张敬夫曰：“夫子至是邦必闻其政，而未有能委国而授之以政者。盖见圣人之仪刑而乐告之

者，秉彝好德之良心也，而私欲害之，是以终不能用耳。”子曰：“父在，观其志；父没，观其行；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行，去声。父在，子不得自专，而志则可知。父没，然后其行可见。故观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恶，然又必能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乃见其孝，不然，则所行虽善，亦不得为孝矣。

尹氏曰：“如其道，虽终身无改可也。如其非道，何待三年。然则三年无改者，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。”游氏曰：“三年无改，亦谓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者耳。”有子曰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先王之道斯为美，小大由之。礼者，天理之节文，人事之仪则也。和者，从容不迫之意。盖礼之为体虽严，而皆出于自然之理，故其为用，必从容而不迫，乃为可贵。先王之道，此其所以为美，而小事大事无不由之也。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承上文而言，如此而复有所不行者，以其徒知和之为贵而一于和，不复以礼节之，则亦非复理之本然矣，所以流荡忘反，而亦不可行也。程子曰：“礼胜则离，故礼之用和为贵。先王之道以斯为美，而小大由之。乐胜则流，故有所不行者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。”范氏曰：“凡礼之体主于敬，而其用则以和为贵。敬者，礼之所以立也；和者，乐之所由生也。若有子可谓达礼乐之本矣。”愚谓严而泰，和而节，此理之自然，礼之全体也。毫厘有差，则失其中正，而各倚于一偏，其不可行均矣。

有子曰：“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；恭近于礼，远耻辱也；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宗也。”近、远，皆去声。信，约信也。义者，事之宜也。复，践言也。恭，致敬也。礼，节文也。因，犹依也。宗，犹主也。言约信而合其宜，则言必可践矣。致恭而中其节，则能远耻辱矣。所依者不失其可亲之人，则亦可以宗而主之矣。此言人之言行交际，皆当谨之于始而虑其所终，不然，则因仍苟且之间，将有不胜其自失之悔者矣。

子曰：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已。”好，去声。不求安饱者，志有在而不暇及也。敏于事者，勉其所不足。慎于言者，不敢尽其所有余也。然犹不敢自是，而必就有道之人，以正其是非，则可谓好学矣。凡言道者，皆谓事物当然之理，人之所共由者也。尹氏曰：“君子之学，能是四者，可谓笃志力行者矣。然不取正于有道，未免有差，如杨墨学仁义而差者也，其流至于无父无君，谓之好学可乎？”子贡曰：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可也。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”乐，音洛。好，去声。谄，卑屈也。骄，矜肆也。常人溺于贫富之中，而不知所以自守，故必有二者之病。无谄无骄，则知自守矣，而未能超乎贫富之外也。凡曰可者，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也。乐则心广体胖而忘其贫，好礼则安处善，乐循理，亦不自知其富矣。子贡货殖，盖先贫后富，而尝用力于自守者，故以此为问。而夫子答之如此，盖许其所已能，而勉其所未至也。子贡曰：“诗云：‘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’其斯之谓与？”磋，七多反。与，平声。诗卫风淇澳之篇，言治骨角者，既切之而复磋之；治玉石者，既琢之而复磨之；治之已精，而益求其精也。子贡自以无谄无骄为至矣，闻夫子之言，又知义理之无穷，虽有得焉，而未可遽自足也，故引是诗以明之。子曰：“赐也，始可与言诗已矣！告诸往而知来者。”往者，其所已言者。来者，其所未言者。愚按：此章问答，其浅深高下，固不待辨说而明矣。然不切则磋无所施，不琢则磨无所措。故学者虽不可安于小成，而不求造道之极致；亦不可鹜于虚远，而不察切己之实病也。

子曰：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”尹氏曰：“君子求在我者，故

不患人之不己知。不知人，则是非邪正或不能辨，故以为患也。”

## 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。

子曰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”共，音拱，亦作拱。政之为言正也，所以正人之不正也。德之为言得也，得于心而不失也。北辰，北极，天之枢也。居其所，不动也。共，向也，言众星四面旋绕而归向之也。为政以德，则无为而天下归之，其象如此。程子曰：“为政以德，然后无为。”范氏曰：“为政以德，则不动而化、不言而信、无为而成。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，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，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。”子曰：“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‘思无邪’。”诗三百十一篇，言三百者，举大数也。蔽，犹盖也。“思无邪”，鲁颂駉篇之辞。凡诗之言，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，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，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。然其言微婉，且或各因一事而发，求其直指全体，则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。故夫子言诗三百篇，而惟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，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。程子曰：“‘思无邪’者，诚也。”范氏曰：“学者务必知要，知要则能守约，守约则足以尽博矣。经礼三百，曲礼三千，亦可以一言以蔽之，曰‘毋不敬’。”子曰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，音导，下同。道，犹引导，谓先之也。政，谓法制禁令也。齐，所以一之也。道之而不从者，有刑以一之也。免而无耻，谓苟免刑罚。而无所羞愧，盖虽不敢为恶，而为恶之心未尝忘也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礼，谓制度品节也。格，至也。言躬行以率之，则民固有所观感而兴起矣，而其浅深厚薄之不一者，又有礼以一之，则民耻于不善，而又有以至于善也。一说，格，正也。书曰：“格其非心。”愚谓政者，为治之具。刑者，辅治之法。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，而德又礼之本也。此其相为终始，虽不可以偏废，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，德礼之效，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。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，又当深探其本也。

子曰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古者十五而入大学。心之所之谓之志。此所谓学，即大学之道也。志乎此，则念念在此而为之不厌矣。三十而立，有以自立，则守之固而无所事志矣。四十而不惑，于事物之所当然，皆无所疑，则知之明而无所事守矣。五十而知天命，天命，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，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。知此则知其精，而不惑又不足言矣。六十而耳顺，声入心通，无所违逆，知之之至，不思而得也。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踰矩。”从，如字。从，随也。矩，法度之器，所以为方者也。随其心之所欲，而自不过于法度，安而行之，不勉而中也。程子曰：“孔子生而知之也，言亦由学而至，所以勉进后人也。立，能自立于斯道也。不惑，则无所疑矣。知天命，穷理尽性也。耳顺，所闻皆通也。从心所欲，不踰矩，则不勉而中矣。”又曰：“孔子自言其进德之序如此者，圣人未必然，但为学者立法，使之盈科而后进，成章而后达耳。”胡氏曰：“圣人之教亦多术，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。欲得此心者，惟志乎圣人所示之学，循其序而进焉。至于一疵不存、万理明尽之后，则其日用之间，本心莹然，随所意欲，莫非至理。盖心即体，欲即用，体即道，用即义，声为律而身为度矣。”又曰：“圣人言此，一以示学者当优游 泳，不可躐等而进；二以示学者当日就月将，不可半途而废也。”愚谓圣人生知安行，固无积累之渐，然其心未尝自谓已至此也。是其日用之间，必有独觉其进而人不及知者。故因其近似以自名，欲学者以

是为则而自勉，非心实自圣而姑为是退托也。后凡言谦辞之属，意皆放此。

孟懿子问孝。子曰：“无违。”孟懿子，鲁大夫仲孙氏，名何忌。无违，谓不背于理。樊迟御，子告之曰：“孟孙问孝于我，我对曰‘无违’。”樊迟，孔子弟子，名须。御，为孔子御车也。孟孙，即仲孙也。夫子以懿子未达而不能问，恐其失指，而以从亲之令为孝，故语樊迟以发之。樊迟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”生事葬祭，事亲之始终具矣。礼，即理之节文也。人之事亲，自始至终，一于礼而不苟，其尊亲也至矣。是时三家僭礼，故夫子以是警之，然语意浑然，又若不专为三家发者，所以为圣人之言也。胡氏曰：“人之欲孝其亲，心虽无穷，而分则有限。得为而不为，与不得为而为之，均于不孝。所谓以礼者，为其所得为者而已矣。”孟武伯问孝。子曰：“父母唯其疾之忧。”武伯，懿子之子，名彘。言父母爱子之心，无所不至，惟恐其有疾病，常以为忧也。人子体此，而以父母之心为心，则凡所以守其身者，自不容于不谨矣，岂不可以为孝乎？旧说，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义为忧，而独以其疾为忧，乃可谓孝。亦通。

子游问孝。子曰：“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；不敬，何以别乎？”养，去声。别，彼列反。子游，孔子弟子，姓言，名偃。养，谓饮食供奉也。犬马待人而食，亦若养然。言人畜犬马，皆能有以养之，若能养其亲而敬不至，则与养犬马者何异。甚言不敬之罪，所以深警之也。胡氏曰：“世俗事亲，能养足矣。狎恩恃爱，而不知其渐流于不敬，则非小失也。子游圣门高弟，未必至此，圣人直恐其爱踰于敬，故以是深警发之也。”

子夏问孝。子曰：“色难。有事弟子服其劳，有酒食先生馔，曾是以为孝乎？”食，音嗣。色难，谓事亲之际，惟色为难也。食，饭也。先生，父兄也。馔，饮食之也。曾，犹尝也。盖孝子之有深爱者，必有和气；有和气者，必有愉色；有愉色者，必有婉容；故事亲之际，惟色为难耳，服劳奉养未足为孝也。旧说，承顺父母之色为难，亦通。程子曰：“告懿子，告众人者也。告武伯者，以其人多可忧之事。子游能养而或失于敬，子夏能直义而或少温润之色。各因其材之高下，与其所失而告之，故不同也。”子曰：“吾与回言终日，不违如愚。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发。回也不愚。”回，孔子弟子，姓颜。字子渊。不违者，意不相背，有听受而无问难也。私，谓燕居独处，非进见请问之时。发，谓发明所言之理。愚闻之师曰：“颜子深潜纯粹，其于圣人体段已具。其闻夫子之言，默识心融，触处洞然，自有条理。故终日言，但见其不违如愚人而已。及退省其私，则见其日用动静语默之间，皆足以发明夫子之道，坦然由之而无疑，然后知其不愚也。”子曰：“视其所以，以，为也。为善者为君子，为恶者为小人。观其所由，观，比视为详矣。由，从也。事虽为善，而意之所从来者有未善焉，则亦不得为君子矣。或曰：“由，行也。谓所以行其所为者也。”察其所安。察，则又加详矣。安，所乐也。所由虽善，而心之所乐者不在于是，则亦伪耳，岂能久而不变哉？人焉廋哉？人焉廋哉？”焉，于虔反。廋，所留反。焉，何也。廋，匿也。重言以深明之。程子曰：“在己者能知言穷理，则能以此察人如圣人也。”子曰：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温，寻绎也。故者，旧所闻。新者，今所得。言学能时习旧闻，而每有新得，则所学在我，而其应不穷，故可以为人师。若夫记问之学，则无得于心，而所知有限，故学记讥其“不足以为人师”，正与此意互相发也。



子曰：“君子不器。”器者，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。成德之士，体无不具，故用无不周，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。

子贡问君子。子曰：“先行其言而后从之。”周氏曰：“先行其言者，行之于未言之前；而后从之者，言之于既行之后。”范氏曰：“子贡之患，非言之艰而行之艰，故告之以此。”子曰：“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”周，普遍也。比，偏党也。皆与人亲厚之意，但周公而比私耳。君子小人所为不同，如阴阳昼夜，每每相反。然究其所以分，则在公私之际，毫厘之差耳。故圣人于周比、和同、骄泰之属，常对举而互言之，欲学者察乎两闲，而审其取舍之几也。

子曰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不求诸心，故昏而无得。不习其事，故危而不安。程子曰：“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五者，废其一，非学也。”子曰：“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！”范氏曰：“攻，专治也，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。异端，非圣人之道，而别为一端，如杨墨是也。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，专治而欲精之，为害甚矣！”程子曰：“佛氏之言，比之杨墨，尤为近理，所以其害为尤甚。学者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，不尔，则骀骀然入于其中矣。”子曰：“由！诲女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女，音汝。由，孔子弟子，姓仲，字子路。子路好勇，盖有强其所不知以为知者，故夫子告之曰：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！但所知者则以为知，所不知者则以为不知。如此则虽或不能尽知，而无自欺之蔽，亦不害其为知矣。况由此而求之，又有可知之理乎？子张学干禄。子张，孔子弟子，姓颛孙，名师。干，求也。禄，仕者之奉也。子曰：“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；多见阙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禄在其中矣。”行寡之行，去声。吕氏曰：“疑者所未信，殆者所未安。”程子曰：“尤，罪自外至者也。悔，理自内出者也。”愚谓多闻见者学之博，阙疑殆者择之精，慎言行者守之约。凡言在其中者，皆不求而自至之辞。言此以救子张之失而进之也。程子曰：“修天爵则人爵至，君子言行能谨，得禄之道也。子张学干禄，故告之以此，使定其心而不为利禄动，若颜闵则无此问矣。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禄者，孔子盖曰耕也馁在其中，惟理可为者为之而已矣。”哀公问曰：“何为则民服？”孔子对曰：“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；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。”哀公，鲁君，名蒋。凡君问，皆称孔子对曰者，尊君也。错，舍置也。诸，众也。程子曰：“举错得义，则人心服。”谢氏曰：“好直而恶枉，天下之至情也。顺之则服，逆之则去，必然之理也。然或无道以照之，则以直为枉，以枉为直者多矣，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贵穷理也。”季康子问：“使民敬、忠以劝，如之何？”子曰：“临之以庄则敬，孝慈则忠，举善而教不能则劝。”季康子，鲁大夫季孙氏，名肥。庄，谓容貌端严也。临民以庄，则民敬于己。孝于亲，慈于众，则民忠于己。善者举之而不能者教之，则民有所劝而乐于为善。张敬夫曰：“此皆在我所当为，非为欲使民敬忠以劝而为之也。然能如是，则其应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。”或谓孔子曰：“子奚不为政？”定公初年，孔子不仕，故或人疑其不为政也。子曰：“书云：‘孝乎惟孝、友于兄弟，施于有政。’是亦为政，奚其为为政？”书周书君陈篇。书云孝乎者，言书之言孝如此也。善兄弟曰友。书言君陈能孝于亲，友于兄弟，又能推广此心，以为一家之政。孔子引之，言如此，则是亦为政矣，何必居位乃为为政乎？盖孔子之不仕，有难以语或人者，故托此以告之，要之至理亦不外是。

子曰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輶，小车无軌，其何以行之哉？”  
輶，五兮反。軌，音月。大车，谓平地任载之车。輶，辕端横木，缚轭以驾牛者。小车，谓田车、兵车、乘车。軌，辕端上曲，钩衡以驾马者。车无此二者，则不可以行，人而无信，亦犹是也。

子张问：“十世可知也？”陆氏曰：“也，一作乎。”王者易姓受命为一世。子张问自此以后，十世之事，可前知乎？子曰：“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；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”马氏曰：“所因，谓三纲五常。所损益，谓文质三统。”愚按：三纲，谓：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。五常，谓：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文质，谓：夏尚忠，商尚质，周尚文。三统，谓：夏正建寅为人统，商正建丑为地统，周正建子为天统。三纲五常，礼之大体，三代相继，皆因之而不能变。其所损益，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，而其已然之迹，今皆可见。则自今以往，或有继周而王者，虽百世之远，所因所革，亦不过此，岂但十世而已乎！圣人所以知来者盖如此，非若后世讖纬术数之学也。胡氏曰“子张之问，盖欲知来，而圣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。夫自修身以至于为天下，不可一日而无礼。天叙天秩，人所共由，礼之本也。商不能改乎夏，周不能改乎商，所谓天地之常经也。若乃制度文为，或太过则当损，或不足则当益，益之损之。与时宜之，而所因者不坏，是古今之通义也。因往推来，虽百世之远，不过如此而已矣。”子曰：“非其鬼而祭之，谄也。非其鬼，谓非其所当祭之鬼。谄，求媚也。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”知而不为，是无勇也。

## 卷二 八佾第三

凡二十六章。通前篇末二章，皆论礼乐之事。

孔子谓季氏：“八佾舞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”佾，音逸。季氏，鲁大夫季孙氏也。佾，舞列也，天子八、诸侯六、大夫四、士二。每佾人数，如其佾数。或曰：“每佾八人。”未详孰是。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乐，孔子言其此事尚忍为之，则何事不可忍为。或曰：“忍，容忍也。”盖深疾之之辞。范氏曰：“乐舞之数，自上而下，降杀以两而已，故两之间，不可以毫发僭差也。孔子为政，先正礼乐，则季氏之罪不容诛矣。”谢氏曰：“君子于其所不当为不敢须臾处，不忍故也。而季氏忍此矣，则虽弑父与君，亦何所惮而不为乎？”三家者以雍彻。子曰：“‘相维辟公，天子穆穆’，奚取于三家之堂？”彻，直列反。相，去声。三家，鲁大夫孟孙、叔孙、季孙之家也。雍，周颂篇名。彻，祭毕而收其俎也。天子宗庙之祭，则歌雍以彻，是时三家僭而用之。相，助也。辟公，诸侯也。穆穆，深远之意，天子之容也。此雍诗之辞，孔子引之，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，亦何取于此义而歌之乎？讥其无知妄作，以取僭窃之罪。程子曰：“周公之功固大矣，皆臣子之分所当为，鲁安得独用天子礼乐哉？成王之赐，伯禽之受，皆非也。其因袭之弊，遂使季氏僭八佾，三家僭雍彻，故仲尼讥之。”子曰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游氏曰“人而不仁，则人心亡矣，其如礼乐何哉？言虽欲用之，而礼乐不为之用也。”程子曰：“仁者天下之正理。失正理，则无

序而不和。”李氏曰：“礼乐待人而后行，苟非其人，则虽玉帛交错，钟鼓铿锵，亦将如之何哉？”然记者序此于八佾雍彻之后，疑其为僭礼乐者发也。

林放问礼之本。林放，鲁人。见世之为礼者，专事繁文，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，故以为问。子曰：“大哉问！孔子以时方逐末，而放独有志于本，故大其问。盖得其本，则礼之全体无不在其中矣。礼，与其奢也，宁俭；丧，与其易也，宁戚。”易，去声。易，治也。孟子曰：“易其田畴。”在丧礼，则节文习熟，而无哀痛惨怛之实者也。戚则一于哀，而文不足耳。礼贵得中，奢易则过于文，俭戚则不及而质，二者皆未合礼。然凡物之理，必先有质而后有文，则质乃礼之本也。范氏曰：“夫祭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，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，丧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，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。礼失之奢，丧失之易，皆不能反本，而随其末故也。礼奢而备，不若俭而不备之愈也；丧易而文，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。俭者物之质，戚者心之诚，故为礼之本。”杨氏曰：“礼始诸饮食，故污尊而抔饮，为之簠、簋、笾、豆、罍、爵之饰，所以文之也，则其本俭而已。丧不可以径情而直行，为之衰麻哭踊之数，所以节之也，则其本戚而已。周衰，世方以文灭质，而林放独能问礼之本，故夫子大之，而告之以此。”子曰：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也。”吴氏曰：“亡，古无字，通用。”程子曰：“夷狄且有君长，不如诸夏之僭乱，反无上下之分也。”尹氏曰：“孔子伤时之乱而叹之也。亡，非实亡也，虽有之，不能尽其道尔。”季氏旅于泰山。子谓冉有曰：“女弗能救与？”对曰：“不能。”子曰：“呜呼！曾谓泰山，不如林放乎？”女，音汝。与，平声。旅，祭名。泰山，山名，在鲁地。礼，诸侯祭封内山川，季氏祭之，僭也。冉有，孔子弟子，名求，时为季氏宰。救，谓救其陷于僭窃之罪。呜呼，叹辞。言神不享非礼，欲季氏知其无益而自止，又进林放以厉冉有也。范氏曰：“冉有从季氏，夫子岂不知其不可告也，然而圣人不轻绝人。尽己之心，安知冉有之不能救、季氏之不可谏也。既不能正，则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诬，是亦教诲之道也。”子曰：“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！揖让而升，下而饮，其争也君子。”饮，去声。揖让而升者，大射之礼，耦进三揖而后升堂也。下而饮，谓射毕揖降，以俟众耦皆降，胜者乃揖不胜者升，取觶立饮也。言君子恭逊不与人争，惟于射而后有争。然其争也，雍容揖逊乃如此，则其争也君子，而非若小人之争矣。

子夏问曰：“‘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。’何谓也？”倩，七练反。盼，普苋反。绚，呼县反。此逸诗也。倩，好口辅也。盼，目黑白分也。素，粉地，画之质也。绚，采色，画之饰也。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质，而又加以华采之饰，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。子夏疑其反谓以素为饰，故问之。子曰：“绘事后素。”绘，胡对反。绘事，绘画之事也。后素，后于素也。考工记曰：“绘画之事后素功。”谓先以粉地为质，而后施五采，犹人有美质，然后可加文饰。曰：“礼后乎？”子曰：“起予者商也！始可与言诗已矣。”礼必以忠信为质，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。起，犹发也。起予，言能起发我之志意。谢氏曰：“子贡因论学而知诗，子夏因论诗而知学，故皆可与言诗。”杨氏曰：“‘甘受和，白受采，忠信之人，可以学礼。苟无其质，礼不虚行。’此‘绘事后素’之说也。孔子曰‘绘事后素’，而子夏曰‘礼后乎’，可谓能继其志矣。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？商赐可与言诗者以此。若夫玩心于章句之末，则其为诗也固而已矣。所谓起予，则亦相长之义也。”子曰：“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；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，足则

吾能征之矣。”杞，夏之后。宋，殷之后。征，证也。文，典籍也。献，贤也。言二代之礼，我能言之，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，以其文献不足故也。文献若足，则我能取之，以证君言矣。

子曰：“禘自既灌而往者，吾不欲观之矣。”禘，大计反。赵伯循曰：“禘，王者之大祭也。王者既立始祖之庙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，祀之于始祖之庙，而以始祖配之也。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，赐鲁重祭。故得禘于周公之庙，以文王为所出之帝，而周公配之，然非礼矣。”灌者，方祭之始，用郁鬯之酒灌地，以降神也。鲁之君臣，当此之时，诚意未散，犹有可观，自此以后，则浸以懈怠而无足观矣。盖鲁祭非礼，孔子本不欲观，至此而失礼之中又失礼焉，故发此叹也。谢氏曰：“夫子尝曰：‘我欲观夏道，是故之杞，而不足征也；我欲观殷道，是故之宋，而不足征也。’又曰：‘我观周道，幽厉伤之，吾舍鲁何适矣。鲁之郊禘非礼也，周公其衰矣！’考之杞宋已如彼，考之当今又如此，孔子所以深叹也。”或问禘之说。子曰：“不知也。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，其如示诸斯乎！”指其掌。先王报本追远之意，莫深于禘。非仁孝诚敬之至，不足以与此，非或人之所及也。而不王不禘之法，又鲁之所当讳者，故以不知答之。示，与视同。指其掌，弟子记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，言其明且易也。盖知禘之说，则理无不明，诚无不格，而治天下不难矣。圣人于此，岂真有所不知也哉？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程子曰：“祭，祭先祖也。祭神，祭外神也。祭先主于孝，祭神主于敬。”愚谓此门人记孔子祭祀之诚意。子曰：“吾不与祭，如不祭。”与，去声。又记孔子之言以明之。言己当祭之时，或有故不得与，而使他人摄之，则不得致其如在之诚。故虽已祭，而此心缺然，如未尝祭也。范氏曰：“君子之祭，七日戒，三日齐，必见所祭者，诚之至也。是故郊则天神格，庙则人鬼享，皆由己以致之也。有其诚则有其神，无其诚则无其神，可不谨乎？吾不与祭如不祭，诚为实，礼为虚也。”王孙贾问曰：“与其媚于奥，宁媚于灶，何谓也？”王孙贾，卫大夫。媚，亲顺也。室西南隅为奥。灶者，五祀之一，夏所祭也。凡祭五祀，皆先设主而祭于其所，然后迎尸而祭于奥，略如祭宗庙之仪。如祀灶，则设主于灶陔，祭毕，而更设饌于奥以迎尸也。故时俗之语，因以奥有常尊，而非祭之主；灶虽卑贱，而当时用事。喻自结于君，不如阿附权臣也。贾，卫之权臣，故以此讽孔子。子曰：“不然，获罪于天，无所祷也。”天，即理也；其尊无对，非奥灶之可比也。逆理，则获罪于天矣，岂媚于奥灶所能祷而免乎？言但当顺理，非特不当媚灶，亦不可媚于奥也。谢氏曰：“圣人之言，逊而不迫。使王孙贾而知此意，不为无益；使其不知，亦非所以取祸。”子曰：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”郁，于六反。监，视也。二代，夏商也。言其视二代之礼而损益之。郁郁，文盛貌。尹氏曰：“三代之礼至周大备，夫子美其文而从之。”子入大庙，每事问。或曰：“孰谓鄫人之子知礼乎？入大庙，每事问。”子闻之曰：“是礼也。”大，音泰。鄫，侧留反。大庙，鲁周公庙。此盖孔子始仕之时，入而助祭也。鄫，鲁邑名。孔子父叔梁纥，尝为其邑大夫。孔子自少以知礼闻，故或人因此而讥之。孔子言是礼者，敬谨之至，乃所以为礼也。尹氏曰：“礼者，敬而已矣。虽知亦问，谨之至也，其为敬莫大于此。谓之不知礼者，岂足以知孔子哉？”子曰：“射不主皮，为力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”为，去声。射不主皮，乡射礼文。为力不同科，孔子解礼之意如此也。皮，革也，布侯而栖革于其中以为的，所谓鹄也。科，等也。古者射以观德，但主于中，而不主于贯革，盖以人之力有强弱，不同

等也。记曰：“武王克商，散军郊射，而贯革之射息。”正谓此也。周衰，礼废，列国兵争，复尚贯革，故孔子叹之。杨氏曰：“中可以学而能，力不可以强而至。圣人言古之道，所以正今之失。”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。去，起吕反。告，古笃反。饩，许气反。告朔之礼：古者天子常以季冬，颁来岁十二月之朔于诸侯，诸侯受而藏之祖庙。月朔，则以特羊告庙，请而行之。饩，生牲也。鲁自文公始不视朔，而有司犹供此羊，故子贡欲去之。子曰：“赐也，尔爱其羊，我爱其礼。”爱，犹惜也。子贡盖惜其无实而妄费。然礼虽废，羊存，犹得以识之而可复焉。若并去其羊，则此礼遂亡矣，孔子所以惜之。杨氏曰：“告朔，诸侯所以命于君亲，礼之大者。鲁不视朔矣，然羊存则告朔之名未泯，而其实因可举。此夫子所以惜之也。”子曰：“事君尽礼，人以为谄也。”黄氏曰：“孔子于事君之礼，非有所加也，如是而后尽尔。时人不能，反以为谄。故孔子言之，以明礼之当然也。”程子曰：“圣人事君尽礼，当时以为谄。若他人言之，必曰我事君尽礼，小人以为谄，而孔子之言止于如此。圣人道大德宏，此亦可见。”定公问：“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”定公，鲁君，名宋。二者皆理之当然，各欲自尽而已。吕氏曰：“使臣不患其不忠，患礼之不至；事君不患其无礼，患忠之不足。”尹氏曰：“君臣以义合者也。故君使臣以礼，则臣事君以忠。”子曰：“关雎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”乐，音洛。关雎，周南国风诗之首篇也。淫者，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。伤者，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。关雎之诗，言后妃之德，宜配君子。求之未得，则不能无寤寐反侧之忧；求而得之，则宜其有琴瑟钟鼓之乐。盖其忧虽深而不害于和，其乐虽盛而不失其正，故夫子称之如此。欲学者玩其辞，审其音，而有以识其性情之正也。

哀公问社于宰我。宰我对曰：“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，曰使民战栗。”宰我，孔子弟子，名予。三代之社不同者，古者立社，各树其土之所宜木以为主也。战栗，恐惧貌。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。岂以古者戮人于社，故附会其说与？子闻之曰：“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谏，既往不咎。”遂事，谓事虽未成，而势不能已者。孔子以宰我所对，非立社之本意，又启时君杀伐之心，而其言已出，不可复救，故历言此以深责之，欲使谨其后也。尹氏曰：“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，非取义于木也。宰我不知而妄对，故夫子责之。”子曰：“管仲之器小哉！”管仲，齐大夫，名夷吾，相桓公霸诸侯。器小，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，故局量褊浅、规模卑狭，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。或曰：“管仲俭乎？”曰：“管氏有三归，官事不摄，焉得俭？”焉，于虔反。或人盖疑器小之为俭。三归，台名。事见说苑。摄，兼也。家臣不能具官，一人常兼数事。管仲不然，皆言其侈。“然则管仲知礼乎？”曰：“邦君树塞门，管氏亦树塞门；邦君为两君之好，有反坫，管氏亦有反坫。管氏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”好，去声。坫，丁念反。或人又疑不俭为知礼。屏谓之树。塞，犹蔽也。设屏于门，以蔽内外也。好，谓好会。坫，在两楹之间，献酬饮毕，则反爵于其上。此皆诸侯之礼，而管仲僭之，不知礼也。愚谓孔子讥管仲之器小，其旨深矣。或人不知而疑其俭，故斥其奢以明其非俭。或又疑其知礼，故又斥其僭，以明其不知礼。盖虽不复明言小器之所以然，而其所以小者，于此亦可见矣。故程子曰“奢而犯礼，其器之小可知。盖器大，则自知礼而无此失矣。”此言当深味也。苏氏曰：“自修身正家以及于国，则其本深，其及者远，是谓大器。扬雄所谓‘大器犹规矩准绳’，先自治而后治人者是也。管仲三归反坫，桓公内嬖六人，而霸天下，

其本固已浅矣。管仲死，桓公薨，天下不复宗齐。”杨氏曰：“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。盖非王佐之才，虽能合诸侯、正天下，其器不足称也。道学不明，而王霸之略混为一途。故闻管仲之器小，则疑其为俭，以不俭告之，则又疑其知礼。盖世方以诡遇为功，而不知为之范，则不悟其小宜矣。”子语鲁大师乐。曰：“乐其可知也：始作，翕如也；从之，纯如也，皦如也，绎如也，以成。”语，去声。大，音泰。从，音纵。语，告也。大师，乐官名。时音乐废缺，故孔子教之。翕，合也。从，放也。纯，和也。皦，明也。绎，相续不绝也。成，乐之一终也。谢氏曰：“五音六律不具，不足以为乐。翕如，言其合也。五音合矣，清浊高下，如五味之相济而后和，故曰纯如。合而和矣，欲其无相夺伦，故曰皦如，然岂宫自宫而商自商乎？不相反而相连，如贯珠可也，故曰绎如也，以成。”仪封人请见。曰：“君子之至于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”从者见之。出曰：“二三子，何患于丧乎？天下之无道也久矣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”请见、见之之见，贤遍反。从、丧，皆去声。仪，卫邑。封人，掌封疆之官，盖贤而隐于下位者也。君子，谓当时贤者。至此皆得见之，自言其平日不见绝于贤者，而求以自通也。见之，谓通使得见。丧，谓失位去国，礼曰“丧欲速贫”是也。木铎，金口木舌，施政教时所振，以警众者也。言乱极当治，天必将使夫子得位设教，不久失位也。封人一见夫子而遽以是称之，其所得于观感之间者深矣。或曰：“木铎所以?于道路，言天使夫子失位，周流四方以行其教，如木铎之?于道路也。”子谓韶，“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”谓武，“尽美矣，未尽善也”。韶，舜乐。武，武王乐。美者，声容之盛。善者，美之实也。舜绍尧致治，武王伐纣救民，其功一也，故其乐皆尽美。然舜之德，性之也，又以揖逊而有天下；武王之德，反之也，又以征诛而得天下，故其实有不同者。程子曰：“成汤放桀，惟有惭德，武王亦然，故未尽善。尧、舜、汤、武，其揆一也。征伐非其所欲，所遇之时然尔。”子曰：“居上不宽，为礼不敬，临丧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”居上主于爱人，故以宽为本。为礼以敬为本，临丧以哀为本。既无其本，则以何者而观其所行之得失哉？

里仁第四凡二十六章。

子曰：“里仁为美。择不处仁，焉得知？”处，上声。焉，于虔反。知，去声。里有仁厚之俗为美。择里而不居于是焉，则失其是非之本心，而不得为知矣。

子曰：“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，不可以长处乐。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。”乐，音洛。知，去声。约，穷困也。利，犹贪也，盖深知笃好而必欲得之也。不仁之人，失其本心，久约必滥，久乐必淫。惟仁者则安其仁而无适不然，知者则利于仁而不易所守，盖虽深浅之不同，然皆非外物所能夺矣。谢氏曰：“仁者心无内外远近精粗之间，非有所存而自不亡，非有所理而自不乱，如目视而耳听，手持而足行也。知者谓之有所见则可，谓之有所得则未可。有所存斯不亡，有所理斯不乱，未能无意也。安仁则一，利仁则二。安仁者非颜闵以上，去圣人为不远，不知此味也。诸子虽有卓越之才，谓之见道不惑则可，然未免于利之也。”子曰：“唯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。”好、恶，皆去声。唯之为言独也。盖无私心，然后好恶当于理，程子所谓“得其公正”是也。游氏曰：“好善而恶恶，天下之同情，然人每失其正者，心有所系而不能自克也。惟仁者无私心，所以能好恶也。”子曰：“苟志于仁矣，无恶也。”恶，如字。苟，诚也。志者，心之所之也。其心诚在于仁，则必无为恶之事

矣。杨氏曰：“苟志于仁，未必无过举也，然而为恶则无矣。”子曰：“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；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恶，去声。不以其道得之，谓不当得而得之。然于富贵则不处，于贫贱则不去，君子之审富贵而安贫贱也如此。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？恶，平声。言君子所以为君子，以其仁也。若贪富贵而厌贫贱，则是自离其仁，而无君子之实矣，何所成其名乎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”造，七到反。沛，音贝。终食者，一饭之顷。造次，急遽苟且之时。颠沛，倾覆流离之际。盖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，不但富贵、贫贱、取舍之间而已也。言君子为仁，自富贵、贫贱、取舍之间，以至于终食、造次、颠沛之顷，无时无处而不用其力也。然取舍之分明，然后存养之功密；存养之功密，则其取舍之分益明矣。

子曰：“我未见好仁者，恶不仁者。好仁者，无以尚之；恶不仁者，其为仁矣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。好、恶，皆去声。夫子自言未见好仁者、恶不仁者。盖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，故天下之物无以加之。恶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恶，故其所以为仁者，必能绝去不仁之事，而不使少有及于其身。此皆成德之事，故难得而见之也。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？我未见力不足者。言好仁恶不仁者，虽不可见，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奋然用力于仁，则我又未见其力有不足者。盖为仁在己，欲之则是，而志之所至，气必至焉。故仁虽难能，而至之亦易也。盖有之矣，我未之见也。”盖，疑辞。有之，谓有用力而力不足者。盖人之气质不同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，欲进而不能者，但我偶未之见耳。盖不敢终以为易，而又叹人之莫肯用力于仁也。此章言仁之成德，虽难其人，然学者苟能实用其力，则亦无不可至之理。但用力而不至者，今亦未见其人焉，此夫子所以反复而叹惜之也。

子曰：“人之过也，各于其党。观过，斯知仁矣。”党，类也。程子曰：“人之过也，各于其类。君子常失于厚，小人常失于薄；君子过于爱，小人过于忍。”尹氏曰：“于此观之，则人之仁不仁可知矣。”吴氏曰：“后汉吴佑谓：‘掾以亲故：受污辱之名，所谓观过知仁’是也。”愚按：此亦但言人虽有过的，犹可即此而知其厚薄，非谓必俟其有过，而后贤否可知也。

子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道者，事物当然之理。苟得闻之，则生顺死安，无复遗恨矣。朝夕，所以甚言其时之近。程子曰“言人不可以不知道，苟得闻道，虽死可也。”又曰：“皆实理也，人知而信者为难。死生亦大矣！非诚有所得，岂以夕死为可乎？”子曰：“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。”心欲求道，而以口体之奉不若人为耻，其识趣之卑陋甚矣，何足与议于道哉？程子曰：“志于道而心役乎外，何足与议也？”子曰：“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比。”适，丁历反。比，必二反。

适，专主也。春秋传曰“吾谁适从”是也。莫，不肯也。比，从也。谢氏曰：“适，可也。莫，不可也。无可无不可，苟无道以主之，不几于猖狂自恣乎？此佛老之学，所以自谓心无所住而能应变，而卒得罪于圣人也。圣人之学不然，于无可无不可之间，有义存焉。然则君子之心，果有所倚乎？”子曰：“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；君子怀刑，小人怀惠。”怀，思念也。怀德，谓存其固有之善。怀土，谓溺其所处之安。怀刑，谓畏法。怀惠，谓贪利。君子小人趣向不同，公私之间而已。尹氏曰“乐善恶不善，所以为君子；苟安务得，所以为小人。”子曰：“放于利而行，多怨。”放，上声。孔氏曰：“放，依也。多怨，谓多取怨。”程子曰：“欲利于己，必害于人，故多怨。”子

曰：“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？不能以礼让为国，如礼何？”让者，礼之实也。何有，言不难也。言有礼之实以为国，则何难之有，不然，则其礼文虽具，亦且无如之何矣，而况于为国乎？子曰：“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；不患莫己知，求为可知也。”所以立，谓所以立乎其位者。可知，谓可以见知之实。程子曰：“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。”“知”原作“矣”，据清仿宋大字本改。

子曰：“参乎！吾道一以贯之。”曾子曰：“唯。”参，所金反。唯，上声。参乎者，呼曾子之名而告之。贯，通也。唯者，应之速而无疑者也。圣人之心，浑然一理，而泛应曲当，用各不同。曾子于其用处，盖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，但未知其体之一尔。夫子知其真积力久，将有所得，是以呼而告之。曾子果能默契其指，即应之速而无疑也。子出。门人问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曾子曰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”尽己之谓忠，推己之谓恕。而已矣者，竭尽而无余之辞也。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，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，而万物各得其所也。自此之外，固无余法，而亦无待于推矣。曾子有见于此而难言之，故借学者尽己、推己之目以着明之，欲人之易晓也。盖至诚无息者，道之体也，万殊之所以一本也；万物各得其所者，道之用也，一本之所以万殊也。以此观之，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。或曰：“中心为忠，如心为恕。”于义亦通。程子曰：“以己及物，仁也；推己及物，恕也，违道不远是也。忠恕一以贯之：忠者天道，恕者人道；忠者无妄，恕者所以行乎忠也；忠者体，恕者用，大本达道也。此与违道不远异者，动以天尔。”又曰：“‘维天之命，于穆不已’，忠也；‘干道变化，各正性命’，恕也。”又曰：“圣人教人各因其才，吾道一以贯之，惟曾子为能达此，孔子所以告之也。曾子告门人曰：‘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’，亦犹夫子之告曾子也。中庸所谓‘忠恕违道不远’，斯乃下学上达之义。”子曰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喻，犹晓也。义者，天理之所宜。利者，人情之所欲。程子曰：“君子之于义，犹小人之于利也。唯其深喻，是以笃好。”杨氏曰：“君子有舍生而取义者，以利言之，则人之所欲无甚于生，所恶无甚于死，孰肯舍生而取义哉？其所喻者义而已，不知利之为利故也，小人反是。”子曰：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”省，悉井反。思齐者，冀己亦有是善；内自省者，恐己亦有是恶。胡氏曰：“见人之善恶不同，而无不反诸身者，则不徒羡人而甘自弃，不徒责人而忘自责矣。”子曰：“事父母几谏。见志不从，又敬不违，劳而不怨。”此章与内则之言相表里。几，微也。微谏，所谓“父母有过，下气怡色，柔声以谏”也。见志不从，又敬不违，所谓“谏若不入，起敬起孝，悦则复谏”也。劳而不怨，所谓“与其得罪于乡、党、州、闾，宁熟谏。父母怒不悦，而挞之流血，不敢疾怨，起敬起孝”也。

子曰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。游必有方。”远游，则去亲远而为日久，定省旷而音问疏；不惟己之思亲不置，亦恐亲之念我不忘也。游必有方，如己告云之东，即不敢更适西，欲亲必知己之所在而无忧，召己则必至而无失也。范氏曰：“子能以父母之心为心则孝矣。”子曰：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胡氏曰：“已见首篇，此盖复出而逸其半也。”子曰：“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。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”知，犹记忆也。常知父母之年，则既喜其寿，又惧其衰，而于爱日之诚，自有不能已者。

子曰：“古者言之不出，耻躬之不逮也。”言古者，以见今之不然。逮，及也。行不及言，可耻之甚。古者所以不出其言，为此故也。范氏曰：“君



子之于言也，不得已而后出之，非言之难，而行之难也。人惟其不行也，是以轻言之。言之如其所行，行之如其所言，则出诸其口必不易矣。”子曰：“以约失之者鲜矣。”鲜，上声。谢氏曰：“不侈然以自放之谓约。”尹氏曰：“凡事约则鲜失，非止谓俭约也。”子曰：“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。”行，去声。谢氏曰：“放言易，故欲讷；力行难，故欲敏。”胡氏曰：“自吾道一贯至此十章，疑皆曾子门人所记也。”子曰：“德不孤，必有邻。”邻，犹亲也。德不孤立，必以类应。故有德者，必有其类从之，如居之有邻也。

子游曰：“事君数，斯辱矣，朋友数，斯疏矣。”数，色角反。程子曰：“数，烦数也。”胡氏曰：“事君谏不行，则当去；导友善不纳，则当止。至于烦读，则言者轻，听者厌矣，是以求荣而反辱，求亲而反疏也。”范氏曰：“君臣朋友，皆以义合，故其事同也。”

### 卷三 公冶长第五

此篇皆论古今人物贤否得失，盖格物穷理之一端也。凡二十七章。胡氏以为疑多子贡之徒所记云。

子谓公冶长，“可妻也。虽在縲绁之中，非其罪也”。以其子妻之。妻，去声，下同。縲，力追反。绁，息列反。公冶长，孔子弟子。妻，为之妻也。縲，黑索也。绁，牵也。古者狱中以黑索拘牵罪人。长之为人无所考，而夫子称其可妻，其必有以取之矣。又言其人虽尝陷于縲绁之中，而非其罪，则固无害于可妻也。夫有罪无罪，在我而已，岂以自外至者为荣辱哉？子谓南容，“邦有道，不废；邦无道，免于刑戮”。以其兄之子妻之。南容，孔子弟子，居南宫。名縵，又名适。字子容，谥敬叔。孟懿子之兄也。不废，言必见用也。以其谨于言行，故能见用于治朝，免祸于乱世也。事又见第十一篇。或曰：“公冶长之贤不及南容，故圣人以其子妻长，而以兄子妻容，盖厚于兄而薄于己也。”程子曰：“此以己之私心窥圣人也。凡人避嫌者，皆内不足也，圣人自至公，何避嫌之有？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，尤不当有所避也。若孔子之事，则其年之长幼、时之先后皆不可知，惟以为避嫌则大不可。避嫌之事，贤者且不为，况圣人乎？”子谓子贱，“君子哉若人！鲁无君子者，斯焉取斯”？焉，于虔反。子贱，孔子弟子，姓宓，名不齐。上斯斯此人，下斯斯此德。子贱盖能尊贤取友以成其德者。故夫子既叹其贤，而又言若鲁无君子，则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？因以见鲁之多贤也。苏氏曰：“称人之善，必本其父兄师友，厚之至也。”子贡问曰：“赐也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女器也。”曰：“何器也？”曰：“瑚璉也。”女，音汝。瑚，音胡。璉，力展反。器者，有用之成材。夏曰瑚，商曰璉，周曰簠簋，皆宗庙盛黍稷之器而饰以玉，器之贵重而华美者也。子贡见孔子以君子许子贱，故以己为问，而孔子告之以此。然则子贡虽未至于不器，其亦器之贵者欤？或曰：“雍也仁而不佞。”雍，孔子弟子，姓冉，字仲弓。佞，口才也。仲弓为人重厚简默，而时人以佞为贤，故美其优于德，而病其短于才也。子曰：“焉用佞？御人以口给，屡憎于人。不知其仁，焉用佞？”焉，于虔反。御，当也，犹应答也。给，辨也。憎，恶也。言何用佞乎？佞人所以应答人者，但以口取辨而无情实，徒多为人所憎恶尔。我虽未知仲弓之仁，然其不佞乃所以为贤，不足以

为病也。再言焉用佞，所以深晓之。或疑仲弓之贤而夫子不许其仁，何也？曰：仁道至大，非全体而不息者，不足以当之。如颜子亚圣，犹不能无违于三月之后；况仲弓虽贤，未及颜子，圣人固不得而轻许之也。”子使漆雕开仕。对曰：“吾斯之未能信。”子说。说，音悦。漆雕开，孔子弟子，字子若。斯，指此理而言。信，谓真知其如此，而无毫发之疑也。开自言未能如此，未可以治人，故夫子说其笃志。程子曰：“漆雕开已见大意，故夫子说之。”又曰：“古人见道分明，故其言如此。”谢氏曰：“开之学无可考。然圣人使之仕，必其材可以仕矣。至于心术之微，则一毫不自得，不害其为未信。此圣人不能知，而开自知之。其材可以仕，而其器不安于小成，他日所就，其可量乎？夫子所以说之也。”子曰：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。从我者其由与？”子路闻之喜。子曰：“由也好勇过我，无所取材。”桴，音孚。从、好，并去声。与，平声。材，与裁同，古字借用。桴，筏也。程子曰：“浮海之叹，伤天下之无贤君也。子路勇于义，故谓其能从己，皆假设之言耳。子路以为实然，而喜夫子之与己，故夫子美其勇，而讥其不能裁度事理，以适于义也。”孟武伯问：“子路仁乎？”子曰：“不知也。”子路之于仁，盖日月至焉者。或在或亡，不能必其有无，故以不知告之。又问。子曰：“由也，千乘之国，可使治其赋也，不知其仁也。”乘，去声。赋，兵也。古者以田赋出兵，故谓兵为赋，春秋传所谓“悉索敝赋”是也。言子路之才，可见者如此，仁则不能知也。“求也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为之宰也，不知其仁也。”千室，大邑。百乘，卿大夫之家。宰，邑长家臣之通号。“赤也何如？”子曰：“赤也，束带立于朝，可使与宾客言也，不知其仁也。”朝，音潮。赤，孔子弟子，姓公西，字子华。

子谓子贡曰：“女与回也孰愈？”女，音汝，下同。愈，胜也。对曰：“赐也何敢望回。回也闻一以知十，赐也闻一以知二。”一，数之始。十，数之终。二者，一之对也。颜子明睿所照，即始而见终；子贡推测而知，因此而识彼。“无所不悦，告往知来”，是其验矣。子曰：“弗如也！吾与女弗如也。”与，许也。胡氏曰：“子贡方人，夫子既语以不暇，又问其与回孰愈，以观其自知之如何。闻一知十，上知之资，生知之亚也。闻一知二，中人以上之资，学而知之之才也。子贡平日以己方回，见其不可企及，故喻之如此。夫子以其自知之明，而又不难于自屈，故既然之，又重许之。此其所以终闻性与天道，不特闻一知二而已也。”宰予昼寝。子曰：“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朽也，于予与何诛。”朽，许久反。朽，音污。与，平声，下同。昼寝，谓当昼而寐。朽，腐也。雕，刻画也。朽，镗也。言其志气昏惰，教无所施也。与，语辞。诛，责也。言不足责，乃所以深责之。子曰：“始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信其行；今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观其行。于予与改是。”行，去声。宰予能言而行不逮，故孔子自言于予之事而改此失，亦以重警之也。胡氏曰：“‘子曰’疑衍文，不然，则非一日之言也。”范氏曰：“君子之于学，惟日孜孜，毙而后已，惟恐其不及也。宰予昼寝，自弃孰甚焉，故夫子责之。”胡氏曰：“宰予不能以志帅气，居然而倦。是宴安之气胜，傲戒之志惰也。古之圣贤未尝不以懈惰荒宁为惧，勤励不息自强，此孔子所以深责宰予也。听言观行，圣人不待是而后能，亦非缘此而尽疑学者。特因此立教，以警群弟子，使谨于言而敏于行耳。”子曰：“吾未见刚者。”或对曰：“申枨。”子曰：“枨也欲，焉得刚？”焉，于虔反。刚，坚强不屈之意，最人所难能者，故夫子叹其未见。申枨，弟子姓名。欲，多嗜欲也。多嗜欲，则不得为

刚矣。程子曰：“人有欲则无刚，刚则不屈于欲。”谢氏曰：“刚与欲正相反。能胜物之谓刚，故常伸于万物之上；为物撝之谓欲，故常屈于万物之下。自古有志者少，无志者多，宜夫子之未见也。桡之欲不可知，其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？故或者疑以为刚，然不知此其所以为欲尔。”子贡曰：“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，吾亦欲无加诸人。”子曰：“赐也，非尔所及也。”子贡言我不欲人加于我之事，我亦不欲以此加之于人。此仁者之事，不待勉强，故夫子以为非子贡所及。程子曰：“我不欲人之加诸我，吾亦欲无加诸人，仁也；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，恕也。恕则子贡或能勉之，仁则非所及矣。”愚谓无者自然而然，勿者禁止之谓，此所以为仁恕之别。

子贡曰：“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；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”文章，德之见乎外者，威仪文辞皆是也。性者，人所受之天理；天道者，天理自然之本体，其实一理也。言夫子之文章，日见乎外，固学者所共闻；至于性与天道，则夫子罕言之，而学者有不得闻者。盖圣门教不躐等，子贡至是始得闻之，而叹其美也。程子曰：“此子贡闻夫子之至论而叹美之言也。”子路有闻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闻。前所闻者既未及行，故恐复有所闻而行之不给也。范氏曰：“子路闻善，勇于必行，门人自以为弗及也，故着之。若子路，可谓能用其勇矣。”子贡问曰：“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？”子曰：“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，是以谓之文也。”好，去声。孔文子，卫大夫，名圉。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学，位高者多耻下问。故谥法有以“勤学好问”为文者，盖亦人所难也。孔圉得谥为文，以此而已。苏氏曰：“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。疾通于初妻之娣，文子怒，将攻之。访于仲尼，仲尼不对，命驾而行。疾奔宋，文子使疾弟遗室孔媯。其为人如此而谥曰文，此子贡之所以疑而问也。孔子不没其善，言能如此，亦足以为文矣，非经天纬地之文也。”子谓子产，“有君子之道四焉：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养民也惠，其使民也义。”子产，郑大夫公孙侨。恭，谦逊也。敬，谨恪也。惠，爱利也。使民义，如都鄙有章、上下有服、田有封洫、庐井有伍之类。吴氏曰：“数其事而责之者，其所善者多也，臧文仲不仁者三、不知者三是也。数其事而称之者，犹有所未至也，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。今或以一言盖一人、一事盖一时，皆非也。”子曰：“晏平仲善与人交，久而敬之。”晏平仲，齐大夫，名婴。程子曰：“人交久则敬衰，久而能敬，所以为善。”子曰：“臧文仲居蔡，山节藻梲，何如其知也？”梲，章悦反。知，去声。臧文仲，鲁大夫臧孙氏，名辰。居，犹藏也。蔡，大龟也。节，柱头斗拱也。藻，水草名。梲，梁上短柱也。盖为藏龟之室，而刻山于节、画藻于梲也。当时以文仲为知，孔子言其不务民义，而谄渎鬼神如此，安得为知？春秋传所谓作虚器，即此事也。张子曰：“山节藻梲为藏龟之室，祀爰居之义，同归于不知宜矣。”子张问曰：“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，无喜色；三已之，无愠色。旧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。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忠矣。”曰：“仁矣乎？”曰：“未知，焉得仁？”知，如字。焉，于虔反。令尹，官名，楚上卿执政者也。子文，姓斗，名谷于菟。其为人也，喜怒不形，物我无闲，知有其国而不知有其身，其忠盛矣，故子张疑其仁。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，未知其皆出于天理而无人欲之私也，是以夫子但许其忠，而未许其仁也。“崔子弑齐君，陈文子有马十乘，弃而违之。至于他邦，则曰：‘犹吾大夫崔子也。’违之。之一邦，则又曰：‘犹吾大夫崔子也。’违之。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清矣。”曰：“仁矣乎？”曰：“未知。焉得仁？”乘，去声。崔子，齐大夫，名杼。

齐君，庄公，名光。陈文子，亦齐大夫，名须无。十乘，四十匹也。违，去也。文子洁身去乱，可谓清矣，然未知其心果见义理之当然，而能脱然无所累乎？抑不得已于利害之私，而犹未免于怨悔也。故夫子特许其清，而不许其仁。愚闻之师曰：“当理而无私心，则仁矣。今以是而观二子之事，虽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，然皆未有以见其必当于理，而真无私心也。子张未识仁体，而悦于苟难，遂以小者信其大者，夫子之不许也宜哉。”读者于此，更以上章“不知其仁”、后篇“仁则吾不知”之语并与三仁夷齐之事观之，则彼此交尽，而仁之为义可识矣。今以他书考之，子文之相楚，所谋者无非僭王猾夏之事。文子之仕齐，既失正君讨贼之义，又不数岁而复反于齐焉，则其不仁亦可见矣。

季文子三思而后行。子闻之，曰：“再，斯可矣。”三，去声。季文子，鲁大夫，名行父。每事必三思而后行，若使晋而求遭丧之礼以行，亦其一事也。斯，语辞。程子曰：“为恶之人，未尝知有思，有思则为善矣。然至于再则已审，三则私意起而反感矣，故夫子讥之。”愚按：季文子虑事如此，可谓详审，而宜无过举矣。而宣公篡立，文子乃不能讨，反为之使齐而纳赂焉，岂非程子所谓私意起而反感之验欤？是以君子务穷理而贵果断，不徒多思之为尚。

子曰：“宁武子邦有道则知，邦无道则愚。其知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”知，去声。宁武子，卫大夫，名俞。按春秋传，武子仕卫，当文公、成公之时。文公有道，而武子无事可见，此其知之可及也。成公无道，至于失国，而武子周旋其闲，尽心竭力，不避艰险。凡其所处，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为者，而能卒保其身以济其君，此其愚之不可及也。程子曰：“邦无道能沈晦以免患，故曰不可及也。亦有不当愚者，比干是也。”子在陈曰：“归与！归与！吾党之小子狂简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”与，平声。斐，音匪。此孔子周流四方，道不行而思归之叹也。吾党小子，指门人之在鲁者。狂简，志大而略于事也。斐，文貌。成章，言其文理成就，有可观者。裁，割正也。夫子初心，欲行其道于天下，至是而知其终不用也。于是始欲成就后学，以传道于来世。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，以为狂士志意高远，犹或可与进于道也。但恐其过中失正，而或陷于异端耳，故欲归而裁之也。

子曰：“伯夷、叔齐不念旧恶，怨是用希。”伯夷、叔齐，孤竹君之二子。孟子称其“不立于恶人之朝，不与恶人言。与乡人立，其冠不正，望望然去之，若将浼焉。”其介如此，宜若无所容矣，然其所恶之人，能改即止，故人亦不甚怨之也。程子曰：“不念旧恶，此清者之量。”又曰：“二子之心，非夫子孰能知之？”子曰：“孰谓微生高直？或乞醯焉，乞诸其邻而与之。”醯，呼西反。微生姓，高名，鲁人，素有直名者。醯，醋也。人来乞时，其家无有，故乞诸邻家以与之。夫子言此，讥其曲意徇物，掠美市恩，不得为直也。程子曰：“微生高所枉虽小，害直为大。”范氏曰“是曰是、非曰非、有谓有、无谓无，曰直。圣人观人于其一介之取予，而千驷万钟从可知焉。故以微事断之，所以教人不可不谨也。”子曰：“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”足，将树反。足，过也。程子曰：“左丘明，古之闻人也。”谢氏曰：“二者之可耻，有甚于穿窬也。左丘明耻之，其所养可知矣。夫子自言‘丘亦耻之’，盖窃比老、彭之意。又以深戒学者，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。”颜渊、季路侍。子曰：“盍各言尔志？”盍，音合。盍，何不也。子路曰：“愿车马、衣轻裘，

与朋友共。敝之而无憾。”衣，去声。衣，服之也。裘，衣服。敝，坏也。憾，恨也。颜渊曰：“愿无伐善，无施劳。”伐，夸也。善，谓有能。施，亦张大之意。劳，谓有功，易曰“劳而不伐”是也。或曰：“劳，劳事也。劳事非己所欲，故亦不欲施之于人。”亦通。子路曰：“愿闻子之志。”子曰：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。”老者养之以安，朋友与之以信，少者怀之以恩。一说：安之，安我也；信之，信我也；怀之，怀我也。亦通。程子曰：“夫子安仁，颜渊不违仁，子路求仁。”又曰：“子路、颜渊、孔子之志，皆与物共者也，但有小大之差尔。”又曰“子路勇于义者，观其志，岂可以势利拘之哉？亚于浴沂者也。颜子不自私己，故无伐善；知同于人，故无施劳。其志可谓大矣，然未免出于有意也。至于夫子，则如天地之化工，付与万物而已不劳焉，此圣人之所为也。今夫羈鞅以御马而不以制牛，人皆知羈鞅之作在乎人，而不知羈鞅之生由于马，圣人之化，亦犹是也。先观二子之言，后观圣人之言，分明天地气象。凡看论语，非但欲理会文字，须要识得圣贤气象。”子曰：“已矣乎！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。”已矣乎者，恐其终不得见而叹之也。内自讼者。口不言而心自咎也。人有过而能自知者鲜矣，知过而能内自讼者为尤鲜。能内自讼，则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。夫子自恐终不得见而叹之，其警学者深矣。

子曰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”焉，如字，属上句。好，去声。十室，小邑也。忠信如圣人，生质之美者也。夫子生知而未尝不好学，故言此以勉人。言美质易得，至道难闻，学之至则可以为人，不学则不免为乡人而已。可不勉哉？

##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。

篇内第十四章以前，大意与前篇同。

子曰：“雍也可使南面。”南面者，人君听治之位。言仲弓宽洪简重，有人君之度也。仲弓问子桑伯子，子曰：“可也简。”子桑伯子，鲁人，胡氏以为疑即庄周所称子桑户者是也。仲弓以夫子许己南面，故问伯子如何。可者，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。简者，不烦之谓。仲弓曰：“居敬而行简，以临其民，不亦可乎？居简而行简，无乃大简乎？”大，音泰。言自处以敬，则中有主而自治严，如是而行简以临民，则事不烦而民不扰，所以为可。若先自处以简，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，而所行又简，岂不失之太简，而无法度之可守乎？家语记伯子不衣冠而处，夫子讥其欲同人道于牛马。然则伯子盖太简者，而仲弓疑夫子之过许与？子曰：“雍之言然。”仲弓盖未喻夫子可字之意，而其所言之理，有默契焉者，故夫子然之。程子曰“子桑伯子之简，虽可取而未尽善，故夫子云可也。仲弓因言内主于敬而简，则为要直；内存乎简而简，则为疏略，可谓得其旨矣。”又曰：“居敬则心中无物，故所行自简；居简则先有心于简，而多一简字矣，故曰太简。”“谓”字，据文义及各本补。

哀公问：“弟子孰为好学？”孔子对曰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，不贰过。不幸短命死矣！今也则亡，未闻好学者也。”好，去声。亡，与无同。迁，移也。贰，复也。怒于甲者，不移于乙；过于前者，不复于后。颜子克己之功至于如此，可谓真好学矣。短命者，颜子三十二而卒也。既云今也则亡，又言未闻好学者，盖深惜之，又以见真好学者之难得也。程子曰：“颜

子之怒，在物不在己，故不迁。有不善未尝不知，知之未尝复行，不贰过也。”又曰：“喜怒在事，则理之当喜怒者也，不在血气则不迁。若舜之诛四凶也，可怒在彼，己何与焉。如鉴之照物，妍媸在彼，随物应之而已，何迁之有？”又曰：“如颜子地位，岂有不善？所谓不善，只是微有差失。纔差失便能知之，纔知之便更不萌作。”张子曰：“慊于己者，不使萌于再。”或曰：“诗书六艺，七十子非不习而通也，而夫子独称颜子为好学。颜子之所好，果何学欤？”程子曰：“学以至乎圣人之道也。”“学之道奈何？”曰：“天地储精，得五行之秀者为人。其本也真而静。其未发也五性具焉，曰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形既生矣，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。其中动而七情出焉，曰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。情既炽而益荡，其性凿矣。故学者约其情使合于中，正其心，养其性而已。然必先明诸心，知所往，然后力行以求至焉。若颜子之非礼勿视、听、言、动，不迁怒贰过者，则其好之笃而学之得其道也。然其未至于圣人者，守之也，非化之也。假之以年，则不日而化矣。今人乃谓圣本生知，非学可至，而所以为学者，不过记诵文辞之间，其亦异乎颜子之学矣。”子华使于齐，冉子为其母请粟。子曰：“与之釜。”请益。曰：“与之庾。”冉子与之粟五秉。使、为，并去声。子华，公西赤也。使，为孔子使也。釜，六斗四升。庾，十六斗。秉，十六斛。子曰：“赤之适齐也，乘肥马，衣轻裘。吾闻之也，君子周急不继富。”衣，去声。乘肥马、衣轻裘，言其富也。急，穷迫也。周者，补不足。继者，续有余。原思为之宰，与之粟九百，辞。原思，孔子弟子，名宪。孔子为鲁司寇时，以思为宰。粟，宰之禄也。九百不言其量，不可考。子曰：“毋！以与尔邻里乡党乎！”毋，禁止辞。五家为邻，二十五家为里，万二千五百家为乡，五百家为党。言常禄不当辞，有余自可推之以周贫乏，盖邻、里、乡、党有相周之义。程子曰：“夫子之使子华，子华之为夫子使，义也。而冉子乃为之请，圣人宽容，不欲直拒人。故与之少，所以示不当与也。请益而与之亦少，所以示不当益也。求未达而自与之多，则己过矣，故夫子非之。盖赤苟至乏，则夫子必自周之，不待请矣。原思为宰，则有常禄。思辞其多，故又教以分诸邻里之贫者，盖亦莫非义也。”张子曰：“于斯二者，可见圣人之用财矣。”子谓仲弓曰：“犁牛之子骍且角，虽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诸？”犁，利之反。骍，息营反。舍，上声。犁，杂文。骍，赤色。周人尚赤，牲用骍。角，角周正，中牺牲也。用，用以祭也。山川，山川之神也。言人虽不用，神必不舍也。仲弓父贱而行恶，故夫子以此譬之。言父之恶，不能废其子之善，如仲弓之贤，自当见用于世也。然此论仲弓云尔，非与仲弓言也。范氏曰：“以瞽瞍为父而有舜，以鲧为父而有禹。古之圣贤，不系于世类，尚矣。子能改父之过，变恶以为美，则可谓孝矣。”子曰：“回也，其心三月不违仁，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。”三月，言其久。仁者，心之德。心不违仁者，无私欲而有其德也。日月至焉者，或日一至焉，或月一至焉，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。程子曰：“三月，天道小变之节，言其久也，过此则圣人矣。不违仁，只是无纤毫私欲。少有私欲，便是不仁。”尹氏曰：“此颜子于圣人，未达一闲者也，若圣人则浑然无闲断矣。”张子曰：“始学之要，当知‘三月不违’与‘日月至焉’内外宾主之辨。使心意勉强循循而不能已，过此几非在我者。”季康子问：“仲由可使从政也与？”子曰：“由也果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曰：“赐也，可使从政也与？”曰：“赐也达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曰：“求也，可使从政也与？”曰：“求也艺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与，平声。从政，谓为大夫。果，有决断。达，通事理。艺，多才能。

程子曰：“季康子问三子之才可以从政乎？夫子答以各有所长。非惟三子，人各有所长。能取其长，皆可用也。”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。闵子骞曰：“善为我辞焉。如有复我者，则吾必在汶上矣。”费，音秘。为，去声。汶，音问。闵子骞，孔子弟子，名损。费，季氏邑。汶，水名，在齐南鲁北竟上。闵子不欲臣季氏，令使者善为已辞。言若再来召我，则当去之齐。程子曰：“仲尼之门，能不仕大夫之家者，闵子、曾子数人而已。”谢氏曰：“学者能少知内外之分，皆可以乐道而忘人之势。况闵子得圣人为之依归，彼其视季氏不义之富贵，不啻犬彘。又从而臣之，岂其心哉？在圣人则有不然者，盖居乱邦、见恶人，在圣人则可；自圣人以下，刚则必取祸，柔则必取辱。闵子岂不能早见而豫待之乎？如由也不得其死，求也为季氏附益，夫岂其本心哉？盖既无先见之知，又无克乱之才故也。然则闵子其贤乎？”伯牛有疾，子问之，自牖执其手，曰：“亡之，命矣夫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”夫，音扶。伯牛，孔子弟子，姓冉，名耕。有疾，先儒以为癞也。牖，南牖也。礼：病者居北牖下。君视之，则迁于南牖下，使君得以南面视己。时伯牛家以此礼尊孔子，孔子不敢当，故不入其室，而自牖执其手，盖与之永诀也。命，谓天命。言此人不应有此疾，而今乃有之，是乃天之所命也。然则非其不能谨疾而有以致之，亦可见矣。侯氏曰：“伯牛以德行称，亚于颜、闵。故其将死也，孔子尤痛惜之。”子曰：“贤哉，回也！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。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贤哉，回也！”食，音嗣。乐，音洛。箪，竹器。食，饭也。瓢，瓠也。颜子之贫如此，而处之泰然，不以害其乐，故夫子再言“贤哉回也”以深叹美之。程子曰：“颜子之乐，非乐箪瓢陋巷也，不以贫窶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，故夫子称其贤。”又曰：“箪瓢陋巷非可乐，盖自有其乐尔。其字当玩味，自有深意。”又曰“昔受学于周茂叔，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，所乐何事？”愚按：程子之言，引而不发，盖欲学者深思而自得之。今亦不敢妄为之说。学者但当从事于博文约礼之诲，以至于欲罢不能而竭其才，则庶乎有以得之矣。

冉求曰：“非不说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”子曰：“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废。今女画。”说，音悦。女，音汝。力不足者，欲进而不能。画者，能进而不欲。谓之画者，如画地以自限也。胡氏曰：“夫子称颜回不改其乐，冉求闻之，故有是言。然使求说夫子之道，诚如口之说刍豢，则必将尽力以求之，何患力之不足哉？画而不进，则日退而已矣，此冉求之所以局于艺也。”子谓子夏曰：“女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。”儒，学者之称。程子曰：“君子儒为己，小人儒为人。”谢氏曰：“君子小人之分，义与利之闲而已。然所谓利者，岂必殖货财之谓？以私灭公，适己自便，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。子夏文学虽有余，然意其远者大者或昧焉，故夫子语之以此。”子游为武城宰。子曰：“女得人焉尔乎？”曰：“有澹台灭明者，行不由径。非公事，未尝至于偃之室也。”女，音汝。澹，徒甘反。武城，鲁下邑。澹台姓，灭明名，字子羽。径，路之小而捷者。公事，如饮射读法之类。不由径，则动必以正，而无见小欲速之意可知。非公事不见邑宰，则其有以自守，而无枉己殉人之私可见矣。杨氏曰：“为政以人才为先，故孔子以得人为问。如灭明者，观其二事之小，而其正大之情可见矣。后世有不由径者，人必以为迂；不至其室，人必以为简。非孔氏之徒，其孰能知而取之？”愚谓持身以灭明为法，则无苟贱之羞；取人以子游为法，则无邪媚之惑。

子曰：“孟之反不伐，奔而殿。将入门，策其马，曰：‘非敢后也，马

不进也。’”殿，去声。孟之反，鲁大夫，名侧。胡氏曰“反即庄周所称孟子反者是也。”伐，夸功也。奔，败走也。军后曰殿。策，鞭也。战败而还，以后为功。反奔而殿，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。事在哀公十一年。谢氏曰：“人能操无欲上人之心，则人欲日消、天理日明，而凡可以矜己夸人者，皆无足道矣。然不知学者欲上人之心无时而忘也，若孟之反，可以为法矣。”子曰：“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，难乎免于今之世矣！”鮀，徒河反。祝，宗庙之官。鮀，卫大夫，字子鱼，有口才。朝，宋公子，有美色。言衰世好说悦色，非此难免，盖伤之也。

子曰：“谁能出不由户？何莫由斯道也？”言人不能出不由户，何故乃不由此道邪？怪而叹之之辞。洪氏曰：“人知出必由户，而不知行必由道。非道远人，人自远尔。”子曰：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。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野，野人，言鄙略也。史，掌文书，多闻习事，而诚或不足也。彬彬，犹班班，物相杂而适均之貌。言学者当损有余，补不足，至于成德，则不期然而然矣。杨氏曰：“文质不可以相胜。然质之胜文，犹之甘可以受和，白可以受采也。文胜而至于灭质，则其本亡矣。虽有文，将安施乎？然则与其史也，宁野。”子曰：“人之生也直，罔之生也幸而免。”程子曰：“生理本直。罔，不直也，而亦生者，幸而免尔。”子曰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好，去声。乐，音洛。尹氏曰：“知之者，知有此道也。好之者，好而未得也。乐之者，有所得而乐之也。”张敬夫曰：“譬之五谷，知者知其可食者也，好者食而嗜之者也，乐者嗜之而饱者也。知而不能好，则是知之未至也；好之而未及于乐，则是好之未至也。此古之学者，所以自强而不息者欤？”子曰：“中人以上，可以语上也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语上也。”以上之上，上声。语，去声。语，告也。言教人者，当随其高下而告语之，则其言易入而无躐等之弊也。张敬夫曰：“圣人之道，精粗虽无二致，但其施教，则必因其材而笃焉。盖中人以下之质，骤而语之太高，非惟不能以入，且将妄意躐等，而有不切于身之弊，亦终于下而已矣。故就其所及而语之，是乃所以使之切问近思，而渐进于高远也。”樊迟问知。子曰：“务民之义，敬鬼神而远之，可谓知矣。”问仁。曰：“仁者先难而后获，可谓仁矣。”知、远，皆去声。民，亦人也。获，谓得也。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，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，知者之事也。先其事之所难，而后其效之所得，仁者之心也。此必因樊迟之失而告之。程子曰：“人多信鬼神，惑也。而不信者又不能敬，能敬能远，可谓知矣。”又曰：“先难，克己也。以所难为先，而不计所获，仁也。”吕氏曰：“当务为急，不求所难知；力行所知，不惮所难为。”子曰：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；知者动，仁者静；知者乐，仁者寿。”知，去声。乐，上二字并五教反，下一字音洛。乐，喜好也。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，有似于水，故乐水；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，有似于山，故乐山。动静以体言，乐寿以效言也。动而不括故乐，静而有常故寿。程子曰：“非体仁知之深者，不能如此形容之。”子曰：“齐一变，至于鲁；鲁一变，至于道。”孔子之时，齐俗急功利，喜夸诈，乃霸政之余习。鲁则重礼教，崇信义，犹有先王之遗风焉，但人亡政息，不能无废坠尔。道，则先王之道也。言二国之政俗有美恶，故其变而之道有难易。程子曰：“夫子之时，齐强鲁弱，孰不以为齐胜鲁也，然鲁犹存周公之法制。齐由桓公之霸，为从简尚功之治，太公之遗法变易尽矣，故一变乃能至鲁。鲁则修举废坠而已，一变则至于先王之道也。”愚谓二国之俗，惟夫子为能变之而不得试。然因其言以考之，



则其施为缓急之序，亦略可见矣。

子曰：“觚不觚，觚哉！觚哉！”觚，音孤。觚，棱也，或曰酒器，或曰木简，皆器之有棱者也。不觚者，盖当时失其制而不为棱也。觚哉觚哉，言不得为觚也。程子曰：“觚而失其形制，则非觚也。举一器，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。故君而失其君之道，则为不君；臣而失其臣之职，则为虚位。”范氏曰：“人而不仁则非人，国而不治则不国矣。”宰我问曰：“仁者，虽告之曰：‘井有仁焉。’其从之也？”子曰：“何为其然也？君子可逝也，不可陷也；可欺也，不可罔也。”刘聘君曰，“有仁之仁当作人”，今从之。从，谓随之于井而救之也。宰我信道不笃，而忧为仁之陷害，故有此问。逝，谓使之往救。陷，谓陷之于井。欺，谓诳之以理之所有。罔，谓昧之以理之所有。盖身在井上，乃可以救井中之人；若从之于井，则不复能救之矣。此理甚明，人所易晓，仁者虽切于救人而不私其身，然不应如此之愚也。

子曰：“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！”夫，音扶。约，要也。畔，背也。君子学欲其博，故于文无不考；守欲其要，故其动必以礼。如此，则可以不背于道矣。程子曰：“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以礼，必至于汗漫。博学矣，又能守礼而由于规矩，则亦可以不畔道矣。”子见南子，子路不说。夫子矢之曰：“予所否者，天厌之！天厌之！”说，音悦。否，方九反。南子，卫灵公之夫人，有淫行。孔子至卫，南子请见，孔子辞谢，不得已而见之。盖古者仕于其国，有见其小君之礼。而子路以夫子见此淫乱之人为辱，故不悦。矢，誓也。所，誓辞也，如云“所不与崔、庆者”之类。否，谓不合于礼，不由其道也。厌，弃绝也。圣人道大德全，无可不可。其见恶人，固谓在我有可见之礼，则彼之不善，我何与焉。然此岂子路所能测哉？故重言以誓之，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。

子曰：“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！民鲜久矣。”鲜，上声。中者，无过无不及之名也。庸，平常也。至，极也。鲜，少也。言民少此德，今已久矣。程子曰：“不偏之谓中，不易之谓庸。中者天下之正道，庸者天下之定理。自世教衰，民不兴于行，少有此德久矣。”子贡曰：“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，何如？可谓仁乎？”子曰：“何事于仁，必也圣乎！尧舜其犹病诸！施，去声。博，广也。仁以理言，通乎上下。圣以地言，则造其极之名也。乎者，疑而未定之辞。病，心有所不足也。言此何止于仁，必也圣人能之乎！则虽尧舜之圣，其心犹有所不足于此也。以是求仁，愈难而愈远矣。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夫，音扶。以己及人，仁者之心也。于此观之，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闲矣。状仁之体，莫切于此。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。”譬，喻也。方，术也。近取诸身，以己所欲譬之他人，知其所欲亦犹是也。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，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。于此勉焉，则有以胜其人欲之私，而全其天理之公矣。程子曰：“医书以手足痿痹为不仁，此言最善名状。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，莫非己也。认得为己，何所不至；若不属己，自与己不相干。如手足之不仁，气已不贯，皆不属己。故博施济众，乃圣人之功用。仁至难言，故止曰：‘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。’欲令如是观仁，可以得仁之体。”又曰“论语言‘尧舜其犹病诸’者二。夫博施者，岂非圣人之所欲？然必五十乃衣帛，七十乃食肉。圣人之心，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，顾其养有所不赡尔，此病其施之不博也。济众者，岂非圣人之所欲？然治不过九州。圣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济也，顾其治有所不及尔，此病其济之不众也。推此以求，修己

以安百姓，则为病可知。苟以吾治已足，则便不是圣人。”吕氏曰：“子贡有志于仁，徒事高远，未知其方。孔子教以于己取之，庶近而可入。是乃为仁之方，虽博施济众，亦由此进。”

## 卷四 述而第七

此篇多记圣人谦己诲人之辞及其容貌行事之实。凡三十七章。

子曰：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窃比于我老彭。”好，去声。述，传旧而已。作，则创始也。故作非圣人不能，而述则贤者可及。窃比，尊之之辞。我，亲之之辞。老彭，商贤大夫，见大戴礼，盖信古而传述者也。孔子删诗书，定礼乐，赞周易，修春秋，皆传先王之旧，而未尝有所作也，故其自言如此。盖不惟不敢当作者之圣，而亦不敢显然自附于古之贤人；盖其德愈盛而心愈下，不自知其辞之谦也。然当是时，作者略备，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。其事虽述，而功则倍于作矣，此又不可不知也。

子曰：“默而识之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何有于我哉？”识，音志，又如字。识，记也。默识，谓不言而存诸心也。一说：识，知也，不言而心解也。前说近是。何有于我，言何者能有于我也。三者已非圣人之极至，而犹不敢当，则谦而又谦之辞也。

子曰：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。”尹氏曰：“德必修而后成，学必讲而后明，见善能徙，改过不吝，此四者日新之要也。苟未能之，圣人犹忧，况学者乎？”子之燕居，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。燕居，闲暇无事之时。杨氏曰：“申申，其容舒也。夭夭，其色愉也。”程子曰：“此弟子善形容圣人处也，为申申字说不尽，故更着夭夭字。今人燕居之时，不怠惰放肆，必太严厉。严厉时着此四字不得，怠惰放肆时亦着此四字不得，惟圣人便自有中和之气。”子曰：“甚矣吾衰也！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。”复，扶又反。孔子盛时，志欲行周公之道，故梦寐之间，如或见之。至其老而不能行也，则无复是心，而亦无复是梦矣，故因此而自叹其衰之甚也。程子曰：“孔子盛时，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；其老也，则志虑衰而不可以有为矣。盖存道者心，无老少之异；而行道者身，老则衰也。”子曰：“志于道，志者，心之所之之谓。道，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。如此而心必之焉，则所适者正，而无他歧之惑矣。据于德，据者，执守之意。德者，得也，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。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，则终始惟一，而有日新之功矣。依于仁，依者，不违之谓。仁，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也。功夫至此而无终食之违，则存养之熟，无适而非天理之流行矣。游于艺。”游者，玩物适情之谓。艺，则礼乐之文，射、御、书、数之法，皆至理所寓，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。朝夕游焉，以博其义理之趣，则应务有余，而心亦无所放矣。此章言人之为学当如是也。盖学莫先于立志，志道，则心存于正而不他；据德，则道得于心而不失；依仁，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；游艺，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。学者于此，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、轻重之伦焉，则本末兼该，内外交养，日用之间，无少间隙，而涵泳从容，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。

“德者得也，得其道”，清仿宋大字本作“德则行道而有得”。吴英

以为后者非朱熹定本之文，故不取，详本书附录四书章句集注定本辨。

子曰：“自行束修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。”修，脯也。十脔为束。古者相见，必执贄以为礼，束修其至薄者。盖人之有生，同具此理，故圣人之于人，无不欲其入于善。但不知来学，则无往教之礼，故苟以礼来，则无不有以教之也。

子曰：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。”愤，房粉反。悱，芳匪反。复，扶又反。愤者，心求通而未得之意。悱者，口欲言而未能之貌。启，谓开其意。发，谓达其辞。物之有四隅者，举一可知其三。反者，还以相证之义。复，再告也。上章已言圣人诲人不倦之意，因并记此，欲学者勉于用力，以为受教之地也。程子曰：“愤悱，诚意之见于色辞者也。待其诚至而后告之。既告之，又必待其自得，乃复告尔。”又曰：“不待愤悱而发，则知之不能坚固；待其愤悱而后发，则沛然矣。”子食于有丧者之侧，未尝饱也。临丧哀，不能甘也。子于是日哭，则不歌。哭，谓吊哭。日之内，余哀未忘，自不能歌也。谢氏曰：“学者于此二者，可见圣人情性之正也。能识圣人之情性，然后可以学道。”子谓颜渊曰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唯我与尔有是夫！”舍，上声。夫，音扶。尹氏曰：“用舍无与于己，行藏安于所遇，命不足道也。颜子几于圣人，故亦能之。”子路曰：“子行三军，则谁与？”万二千五百人为军，大国三军。子路见孔子独美颜渊，自负其勇，意夫子若行三军，必与己同。子曰：“暴虎冯河，死而无悔者，吾不与也。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。”冯，皮冰反。好，去声。暴虎，徒搏。冯河，徒涉。惧，谓敬其事。成，谓成其谋。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，然行师之要实不外此，子路盖不知也。谢氏曰：“圣人于行藏之间，无意无必。其行非贪位，其藏非独善也。若有欲心，则不用而求行，舍之而不藏矣，是以惟颜子为可以与于此。子路虽非有欲心者，然未能无固必也，至以行三军为问，则其论益卑矣。夫子之言，盖因其失而救之。夫不谋无成，不惧必败，小事尚然，而况于行三军乎？”子曰：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”好，去声。执鞭，贱者之事。设言富若可求，则虽身为贱役以求之，亦所不辞。然有命焉，非求之可得也，则安于义理而已矣，何必徒取辱哉？苏氏曰：“圣人未尝有意于求富也，岂问其不可可哉？为此语者，特以明其决不可求尔。”杨氏曰：“君子非恶富贵而不求，以其在天，无可求之道也。”子之所慎：齐，战，疾。齐，侧皆反。齐之为言齐也，将祭而齐其思虑之不齐者，以交于神明也。诚之至与不至，神之飨与不飨，皆决于此。战则众之死生、国之存亡系焉，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，皆不可以不谨也。尹氏曰：“夫子无所不谨，弟子记其大者耳。”子在齐闻韶，三月不知肉味。曰：“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！”史记三月上有“学之”二字。不知肉味，盖心一于是而不及乎他也。曰：不意舜之作乐至于如此之美，则有以极其情文之备，而不觉其叹息之深也，盖非圣人不足以及此。范氏曰：“韶尽美又尽善，乐之无以加此也。故学之三月，不知肉味，而叹美之如此。诚之至，感之深也。”冉有曰：“夫子为卫君乎？”子贡曰：“诺。吾将问之。”为，去声。为，犹助也。卫君，出公辄也。灵公逐其世子蒯聩。公薨，而国人立蒯聩之子辄。于是晋纳蒯聩而辄拒之。时孔子居卫，卫人以蒯聩得罪于父，而辄嫡孙当立，故冉有疑而问之。诺，应辞也。入，曰：“伯夷、叔齐何人也？”曰：“古之贤人也。”曰：“怨乎？”曰：“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。”出，曰：“夫子不为也。”伯夷、叔齐，孤竹君之二子。其父将死，

遗命立叔齐。父卒，叔齐逊伯夷。伯夷曰：“父命也”，遂逃去。叔齐亦不立而逃之，国人立其中子。其后武王伐纣，夷、齐扣马而谏。武王灭商，夷、齐耻食周粟，去隐于首阳山，遂饿而死。怨，犹悔也。君子居是邦，不非其大夫，况其君乎？故子贡不斥卫君，而以夷、齐为问。夫子告之如此，则其不为卫君可知矣。盖伯夷以父命为尊，叔齐以天伦为重。其逊国也，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，而即乎人心之安。既而各得其志焉，则视弃其国犹敝蹠尔，何怨之有？若卫辄之据国拒父而惟恐失之，其不可同年而语明矣。程子曰：“伯夷、叔齐逊国而逃，谏伐而饿，终无怨悔，夫子以为贤，故知其不与辄也。”子曰：“饭疏食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饭，符晚反。食，音嗣。枕，去声。乐，音洛。饭，食之也。疏食，麤饭也。圣人之心，浑然天理，虽处困极，而乐亦无不在焉。其视不义之富贵，如浮云之无有，漠然无所动于其中也。程子曰：“非乐疏食饮水也，虽疏食饮水，不能改其乐也。不义之富贵，视之轻如浮云然。”又曰：“须知所乐者何事。”子曰：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易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刘聘君见元城刘忠定公自言尝读他论，“加”作假，“五十”作卒。盖加、假声相近而误读，卒与五十字相似而误分也。愚按：此章之言，史记作为“假我数年，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”。加正作假，而无五十字。盖是时，孔子年已几七十矣，五十字误无疑也。学易，则明乎吉凶消长之理，进退存亡之道，故可以无大过。盖圣人深见易道之无穷，而言此以教人，使知其不可不学，而又不可以易而学也。

子所雅言，诗、书、执礼，皆雅言也。雅，常也。执，守也。诗以理情性，书以道政事，礼以谨节文，皆切于日用之实，故常言之。礼独言执者，以人所执守而言，非徒诵说而已也。程子曰：“孔子雅素之言，止于如此。若性与天道，则有不可得而闻者，要在默而识之也。”谢氏曰：“此因学易之语而类记之。”叶公问孔子于子路，子路不对。叶，舒涉反。叶公，楚叶县尹沈诸梁，字子高，僭称公也。叶公不知孔子，必有非所问而问者，故子路不对。抑亦以圣人之德，实有未易名言者与？子曰：“女奚不曰，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。”未得，则发愤而忘食；已得，则乐之而忘忧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，而不知年数之不足，但自言其好学之笃耳。然深味之，则见其全体至极，纯亦不已之妙，有非圣人不能及者。盖凡夫子之自言类如此，学者宜致思焉。

子曰：“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。”好，去声。生而知之者，气质清明，义理昭著，不待学而知也。敏，速也，谓汲汲也。尹氏曰：“孔子以生知之圣，每云好学者，非惟勉人也，盖生而可知者义理尔，若夫礼乐名物，古今事变，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实也。

子不语怪，力，乱，神。怪异、勇力、悖乱之事，非理之正，固圣人所不语。鬼神，造化之迹，虽非不正，然非穷理之至，有未易明者，故亦不轻以语人也。谢氏曰：“圣人语常而不语怪，语德而不语力，语治而不语乱，语人而不语神。”子曰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三人同行，其一我也。彼二人者，一善一恶，则我从其善而改其恶焉，是二人者皆我师也。尹氏曰：“见贤思齐，见不贤而内自省，则善恶皆我之师，进善其有穷乎？”子曰：“天生德于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”魋，徒雷反。桓魋，宋司马向魋也。出于桓公，故又称桓氏。魋欲害孔子，孔子言天既赋我以如是之德，则桓魋其奈我何？言必不能违天害己。

子曰：“二三子以我为隐乎？吾无隐乎尔。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”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几及，故疑其有隐，而不知圣人作、止、语、默无非教也，故夫子以此言晓之。与，犹示也。程子曰：“圣人之道犹天然，门弟子亲炙而冀及之，然后知其高且远也。使诚以为不可及，则趋向之心不几于怠乎？故圣人之教，常俯而就之如此，非独使资质庸下者勉思企及，而才气高迈者亦不敢躐易而进也。”吕氏曰：“圣人体道无隐，与天象昭然，莫非至教。常以示人，而人自不察。”子以四教：文，行，忠，信。行，去声。程子曰：“教人以学文修行而存忠信也。忠信，本也。”子曰：“圣人，吾不得而见之矣；得见君子者，斯可矣。”圣人，神明不测之号。君子，才德出众之名。子曰：“善人，吾不得而见之矣；得见有恒者，斯可矣。恒，胡登反。“子曰”字疑衍文。恒，常久之意。张子曰：“有恒者，不贰其心。善人者，志于仁而无恶。”亡而为有，虚而为盈，约而为泰，难乎有恒矣。”亡，读为无。三者皆虚夸之事，凡若此者，必不能守其常也。张敬夫曰：“圣人、君子以学言，善人、有恒者以质言。”愚谓有恒者之与圣人，高下固悬绝矣，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于圣者也。故章末申言有恒之义，其示人入德之门，可谓深切而着明矣。

子钓而不纲，弋不射宿。射，食亦反。纲，以大绳属网，绝流而渔者也。弋，以生丝系矢而射也。宿，宿鸟。洪氏曰：“孔子少贫贱，为养与祭，或不得已而钓弋，如猎较是也。然尽物取之，出其不意，亦不为也。此可见仁人之本心矣。待物如此，待人可知；小者如此，大者可知。”子曰：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而识之，知之次也。”识，音志。不知而作，不知其理而妄作也。孔子自言未尝妄作，盖亦谦辞，然亦可见其无所不知也。识，记也。所从不可不择，记则善恶皆当存之，以备参考。如此者虽未能实知其理，亦可以次于知之者也。

互乡难与言，童子见，门人惑。见，贤遍反。互乡，乡名。其人习于不善，难与言善。惑者，疑夫子不当见之也。子曰：“与其进也，不与其退也，唯何甚！人洁己以进，与其洁也，不保其往也。”疑此章有错简。“人洁”至“往也”十四字，当在“与其进也”之前。洁，修治也。与，许也。往，前日也。言人洁己而来，但许其能自洁耳，固不能保其前日所为之善恶也；但许其进而来见耳，非许其既退而为不善也。盖不追其既往，不逆其将来，以是心至，斯受之耳。唯字上下，疑又有阙文，大抵亦不为已甚之意。程子曰：“圣人待物之洪如此。”子曰：“仁远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”仁者，心之德，非在外也。放而不求，故有以为远者；反而求之，则即此而在矣，夫岂远哉？程子曰：“为仁由己，欲之则至，何远之有？”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？孔子曰：“知礼。”陈，国名。司败，官名，即司寇也。昭公，鲁君，名裯。习于威仪之节，当时以为知礼。故司败以为问，而孔子答之如此孔子退，揖巫马期而进之，曰：“吾闻君子不党，君子亦党乎？君取于吴为同姓，谓之吴孟子。君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”取，七住反。巫马姓，期字，孔子弟子，名施。司败揖而进之也。相助匿非曰党。礼不娶同姓，而鲁与吴皆姬姓。谓之吴孟子者，讳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。巫马期以告。子曰：“丘也幸，苟有过，人必知之。”孔子不可自谓讳君之恶，又不可以娶同姓为知礼，故受以为过而不辞。吴氏曰：“鲁盖夫子父母之国，昭公，鲁之先君也。司败又未尝显言其事，而遽以知礼为问，其对之宜如此也。及司败以为有党，而夫子受以为过，盖夫子之盛德，无所不可也。然其受以为过也，亦不正言其

所以过，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，可以为万世之法矣。”子与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，而后和之。和，去声。反，复也。必使复歌者，欲得其详而取其善也。而后和之者，喜得其详而与其善也。此见圣人气象从容，诚意恳至，而其谦逊审密，不掩人善又如此。盖一事之微，而众善之集，有不可胜既者焉，读者宜详味之。

子曰：“文，莫吾犹人也。躬行君子，则吾未之有得。”莫，疑辞。犹人，言不能过人，而尚可以及人。未之有得，则全未有得，皆自谦之辞。而足以见言之难易缓急，欲人之勉其实也。谢氏曰“文虽圣人无与人同，故不逊；能躬行君子，斯可以入圣，故不居；犹言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。”子曰：“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？抑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，则可谓云尔已矣。”公西华曰：“正唯弟子不能学也。”此亦夫子之谦辞也。圣者，大而化之。仁，则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备也。为之，谓为仁圣之道。诲人，亦谓以此教人也。然不厌不倦，非己有之则不能，所以弟子不能学也。晁氏曰：“当时有称夫子圣且仁者，以故夫子辞之。苟辞之而已焉，则无以进天下之材，率天下之善，将使圣与仁为虚器，而人终莫能至矣。故夫子虽不居仁圣，而必以为之不厌、诲人不倦自处也。”可谓云尔已矣者，无他之辞也。公西华仰而叹之，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。

子疾病，子路请祷。子曰：“有诸？”子路对曰：“有之。誨曰：‘祷尔于上下神只。’”子曰：“丘之祷久矣。”誨，力 轨反。祷，谓祷于鬼神。有诸，问有此理否。誨者，哀死而述其行之辞也。上下，谓天地。天曰神，地曰只。祷者，悔过迁善，以祈神之佑也。无其理则不必祷，既曰有之，则圣人未尝有过，无善可迁。其素行固已合于神明，故曰：“丘之祷久矣。”又士丧礼，疾病行祷五祀，盖臣子迫切之至情，有不能自己者，初不请于病而后祷也。故孔子之于子路，不直拒之，而但告以无所事祷之意。

“力”原作“九”，据清仿宋大字本改。

子曰：“奢则不孙，俭则固。与其不孙也，宁固。”孙，去声。孙，顺也。固，陋也。奢俭俱失中，而奢之害大。晁氏曰：“不得已而救时之弊也。”子曰：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”坦，平也。荡荡，宽广貌。程子曰：“君子循理，故常舒泰；小人役于物，故多忧戚。”程子曰：“君子坦荡荡，心广体胖。”子温而厉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厉，严肃也。人之德性本无不备，而气质所赋，鲜有不偏，惟圣人全体浑然，阴阳合德，故其中和之气见于容貌之间者如此。门人熟察而详记之，亦可见其用心之密矣。抑非知足以知圣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也，故程子以为曾子之言。学者所宜反复而玩心也。

##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

子曰：“泰伯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！三以天下让，民无得而称焉。”泰伯，周大王之长子。至德，谓德之至极，无以复加者也。三让，谓固逊也。无得而称，其逊隐微，无迹可见也。盖大王三子：长泰伯，次仲雍，次季历。大王之时，商道寢衰，而周日强大。季历又生子昌，有圣德。大王因有翦商之志，而泰伯不从，大王遂欲传位季历以及昌。泰伯知之，即与仲雍逃之荆蛮。于是大王乃立季历，传国至昌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是为文王。文王崩，子发立，遂克商而有天下，是为武王。夫以泰伯之德，当商周之际，固足以朝诸侯有天下矣，乃弃不取而又泯其迹焉，则其德之至极为何如哉！盖其心

即夷齐扣马之心，而事之难处有甚焉者，宜夫子之叹息而赞美之也。泰伯不从，事见春秋传。

子曰：“恭而无礼则劳，慎而无礼则蒺，勇而无礼则乱，直而无礼则绞。蒺，丝里反。绞，古卯反。蒺，畏惧貌。绞，急切也。无礼则无节文，故有四者之弊。君子笃于亲，则民兴于仁；故旧不遗，则民不偷。”君子，谓在上之人也。兴，起也。偷，薄也。张子曰“人道知所先后，则恭不劳、慎不蒺、勇不乱、直不绞，民化而德厚矣。”吴氏曰：“君子以下，当自为一章，乃曾子之言也。”愚按：此一节与上文不相蒙，而与首篇慎终追远之意相类，吴说近是。

曾子有疾，召门弟子曰：“启予足！启予手！诗云‘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’而今而后，吾知免夫！小子！”夫，音扶。启，开也。曾子平日以为身体受于父母，不敢毁伤，故于此使弟子开其衾而视之。诗小旻之篇。战战，恐惧。兢兢，戒谨。临渊，恐坠；履冰，恐陷也。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门人，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难如此；至于将死，而后知其得免于毁伤也。小子，门人也。语毕而又呼之，以致反复丁宁之意，其警之也深矣。程子曰：“君子曰终，小人曰死。君子保其身以没，为终其事也，故曾子以全归为免矣。”尹氏曰：“父母全而生之，子全而归之。曾子临终而启手足，为是故也。非有得于道，能如是乎？”范氏曰：“身体犹不可亏也，况亏其行以辱其亲乎？”曾子有疾，孟敬子问之。孟敬子，鲁大夫仲孙氏，名捷。问之者，问其疾也。曾子言曰：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言，自言也。鸟畏死，故鸣哀。人穷反本，故言善。此曾子之谦辞，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识之也。君子所贵乎道者三：动容貌，斯远暴慢矣；正颜色，斯近信矣；出辞气，斯远鄙倍矣。笱豆之事，则有司存。”远、近，并去声。贵，犹重也。容貌，举一身而言。暴，粗厉也。慢，放肆也。信、实也。正颜色而近信，则非色庄也。辞，言语。气，声气也。鄙，凡陋也。倍，与背同，谓背理也。笱，竹豆。豆，木豆。言道虽无所不在，然君子所重者，在此三事而已。是皆修身之要、为政之本，学者所当操存省察，而不可有造次颠沛之违者也。若夫笱豆之事，器数之末，道之全体固无不该，然其分则有司之守，而非君子之所重矣。程子曰：“动容貌，举一身而言也。周旋中礼，暴慢斯远矣。正颜色则不妄，斯近信矣。出辞气，正由中出，斯远鄙倍。三者正身而不外求，故曰笱豆之事则有司存。”尹氏曰“养于中则见于外，曾子盖以修己为为政之本。若乃器用事物之细，则有司存焉。”曾子曰：“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；有若无，实若虚，犯而不校，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。”校，计校也。友，马氏以为颜渊是也。颜子之心，惟知义理之无穷，不见物我之有间，故能如此。谢氏曰：“不知有余在己，不足在人；不必得为在己，失为在人，非几于无我者不能也。”曾子曰：“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君子人与？君子人也。”与，平声。其才可以辅幼君、摄国政，其节至于死生之际而不可夺，可谓君子矣。与，疑辞。也，决辞。设为问答，所以深着其必然也。程子曰：“节操如是，可谓君子矣。”曾子曰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弘，宽广也。毅，强忍也。非弘不能胜其重，非毅无以致其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仁者，人心之全德，而必欲以身体而力行之，可谓重矣。一息尚存，此志不容少懈，可谓远矣。程子曰：“弘而不毅，则无规矩而难立；毅而不弘，则隘陋而无以居之。”又曰“弘大刚毅，然后能胜重任而远到。”子曰：

“兴于诗，兴，起也。诗本性情，有邪有正，其为言既易知，而吟咏之间，抑扬反复，其感人又易入。故学者之初，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，而不能自己者，必于此而得之。立于礼。礼以恭敬辞逊为本，而有节文度数之详，可以固人肌肤之会，筋骸之束。故学者之中，所以能卓然自立，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，必于此而得之。成于乐。”乐有五声十二律，更唱迭和，以为歌舞八音之节，可以养人之性情，而荡涤其邪秽，消融其渣滓。故学者之终，所以至于义精仁熟，而自和顺于道德者，必于此而得之，是学之成也。按内则，十年学幼仪，十三学乐诵诗，二十而后学礼。则此三者，非小学传授之次，乃大学终身所得之难易、先后、浅深也。程子曰：“天下之英才不为少矣，特以道学不明，故不得有所成就。夫古人之诗，如今之歌曲，虽闾里童稚，皆习闻之而知其说，故能兴起。今虽老师宿儒，尚不能晓其义，况学者乎？是不得兴于诗也。古人自洒埽应对，以至冠、昏、丧、祭，莫不有礼。今皆废坏，是以人伦不明，治家无法，是不得立于礼也。古人之乐：声音所以养其耳，采色所以养其目，歌咏所以养其性情，舞蹈所以养其血脉。今皆无之，是不得成于乐也。是以古之成材也易，今之成材也难。”子曰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，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。程子曰：“圣人设教，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，然不能使之知，但能使之由之尔。若曰圣人不使民知，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，岂圣人之心乎？”子曰：“好勇疾贫，乱也。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乱也。”好，去声。好勇而不安分，则必作乱。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，则必致乱。二者之心，善恶虽殊，然其生乱则一也。

子曰：“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其余不足观也已。”才美，谓智能技艺之美。骄，矜夸。吝，鄙啬也。程子曰：“此甚言骄吝之不可也。盖有周公之德，则自无骄吝；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骄吝焉，亦不足观矣。”又曰：“骄，气盈。吝，气歉。”愚谓骄吝虽有盈歉之殊，然其势常相因。盖骄者吝之枝叶，吝者骄之本根。故尝验之天下之人，未有骄而不吝，吝而不骄者也。

子曰：“三年学，不至于谷，不易得也。”易，去声。谷，禄也。至，疑当作志。为学之久，而不求禄，如此之人，不易得也。杨氏曰：“虽子张之贤，犹以干禄为问，况其下者乎？然则三年学而不至于谷，宜不易得也。”子曰：“笃信好学，守死善道。好，去声。笃，厚而力也。不笃信，则不能好学；然笃信而不好学，则所信或非其正。不守死，则不能以善其道；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，则亦徒死而已。盖守死者笃信之效，善道者好学之功。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见，贤遍反。君子见危授命，则仕危邦者无可去之义，在外则不入可也。乱邦未危，而刑政纪纲紊矣，故洁其身而去之。天下，举一世而言。无道，则隐其身而不见也。此惟笃信好学、守死善道者能之。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；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”世治而无可行之道，世乱而无能守之节，碌碌庸人，不足以为士矣，可耻之甚也。晁氏曰：“有学有守，而去就之义洁，出处之分明，然后为君子之全德也。”子曰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程子曰：“不在其位，则不任其事也，若君大夫问而告者则有矣。”子曰：“师挚之始，关雎之乱，洋洋乎！盈耳哉。”挚，音至。雎，七余反。师挚，鲁乐师名挚也。乱，乐之卒章也。史记曰“关雎之乱以为风始。”洋洋，美盛意。孔子自卫反鲁而正乐，适师挚在官之初，故乐之美盛如此。



子曰：“狂而不直，侗而不愿，忼忼而不信，吾不知之矣。”侗，音通。忼，音空。侗，无知貌。愿，谨厚也。忼忼，无能貌。吾不知之者，甚绝之之辞，亦不屑之教诲也。苏氏曰：“天之生物，气质不齐。其中材以下，有是德则有是病。有是病必有是德，故马之蹄啮者必善走，其不善者必驯。有是病而无是德，则天下之弃才也。”子曰：“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。”言人之为学，既如有所不及矣，而其心犹竦然，惟恐其或失之，警学者当如是也。程子曰：“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，不得放过。纔说姑待明日，便不可也。”子曰：“巍巍乎！舜禹之有天下也，而不与焉。”与，去声。巍巍，高大之貌。不与，犹言不相关，言其不以位为乐也。

子曰：“大哉尧之为君也！巍巍乎！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荡荡乎！民无能名焉。唯，犹独也。则，犹准也。荡荡，广远之称也。言物之高大，莫有过于天者，而独尧之德能与之准。故其德之广远，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语形容也。巍巍乎！其有成功也；焕乎，其有文章！”成功，事业也。焕，光明之貌。文章，礼乐法度也。尧之德不可名，其可见者此尔。尹氏曰：“天道之大，无为而成。唯尧则之以治天下，故民无得而名焉。所可名者，其功业文章巍然焕然而已。”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。治，去声。五人，禹、稷、契、皋陶、伯益。武王曰：“予有乱臣十人。”书泰誓之辞。马氏曰：“乱，治也。”十人，谓周公旦、召公奭、太公望、毕公、荣公、太颠、闾夭、散宜生、南宫适，其一人谓文母。刘侍读以为子无臣母之义，盖邑姜也。九人治外，邑姜治内。或曰：“乱本作乱，古治字也。”孔子曰：“才难，不其然乎？唐虞之际，于斯为盛。有妇人焉，九人而已。称孔子者，上系武王君臣之际，记者谨之。才难，盖古语，而孔子然之也。才者，德之用也。唐虞，尧舜有天下之号。际，交会之间。言周室人才之多，惟唐虞之际，乃盛于此。降自夏商，皆不能及，然犹但有此数人尔，是才之难得也。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。周之德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”春秋传曰，“文王率商之畔国以事纣”，盖天下归文王者六州，荆、梁、雍、豫、徐、扬也。惟青、兖、冀，尚属纣耳。范氏曰：“文王之德，足以代商。天与之，人归之，乃不取而服事焉，所以为至德也。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，且与泰伯，皆以至德称之，其指微矣。”或曰：“宜断三分以下，别以孔子曰起之，而自为一章。”子曰：“禹，吾无间然矣。菲饮食，而致孝乎鬼神；恶衣服，而致美乎黻冕；卑宫室，而尽力乎沟洫。禹，吾无间然矣。”闲，去声。菲，音匪。黻，音弗。洫，呼域反。闲，罅隙也，谓指其罅隙而非议之也。菲，薄也。致孝鬼神，谓享祀丰洁。衣服，常服。黻，蔽膝也，以韦为之。冕，冠也，皆祭服也。沟洫，田间水道，以正疆界、备旱潦者也。或丰或俭，各适其宜，所以无罅隙之可议也，故再言以深美之。杨氏曰：“薄于自奉，而所勤者民之事，所致饰者宗庙朝廷之礼，所谓有天下而不与也，夫何间然之有。”

## 卷五 子罕第九

凡三十章。

子罕言利与命与仁。罕，少也。程子曰：“计利则害义，命之理微，仁之道大，皆夫子所罕言也。”达巷党人曰：“大哉孔子！博学而无所成名。”

达巷，党名。其人姓名不传。博学无所成名，盖美其学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艺之名也。子闻之，谓门弟子曰：“吾何执？执御乎？执射乎？吾执御矣。”执，专执也。射御皆一艺，而御为人仆，所执尤卑。言欲使我何所执以成名乎？然则吾将执御矣。闻人誉己，承之以谦也。尹氏曰：“圣人道全而德备，不可以偏长目之也。达巷党人见孔子之大，意其所学者博，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于世，盖慕圣人而不知者也。故孔子曰，欲使我何所执而得为名乎？然则吾将执御矣。”子曰：“麻冕，礼也；今也纯，俭。吾从众。麻冕，缁布冠也。纯，丝也。俭，谓省约。缁布冠，以三十升布为之，升八十缕，则其经二千四百缕矣。细密难成，不如用丝之省约。拜下，礼也；今拜乎上，泰也。虽违众，吾从下。”臣与君行礼，当拜于堂下。君辞之，乃升成拜。泰，骄慢也。程子曰：“君子处世，事之无害于义者，从俗可也；害于义，则不可从也。”子绝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绝，无之尽者。毋，史记作“无”是也。意，私意也。必，期必也。固，执滞也。我，私己也。四者相为终始，起于意，遂于必，留于固，而成于我也。盖意必常在事前，固我常在事后，至于我又生意，则物欲牵引，循环不穷矣。程子曰：“此毋字，非禁止之辞。圣人绝此四者，何用禁止。”张子曰：“四者有一焉，则与天地不相似。”杨氏曰：“非知足以知圣人，详视而默识之，不足以记此。”子畏于匡。畏者，有戒心之谓。匡，地名。史记云：“阳虎曾暴于匡，夫子貌似阳虎，故匡人围之。”曰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道之显者谓之文，盖礼乐制度之谓。不曰道而曰文，亦谦辞也。兹，此也，孔子自谓。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；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”丧、与，皆去声。马氏曰：“文王既没，故孔子自谓后死者。言天若欲丧此文，则必不使我得与于此文；今我既得与于此文，则是天未欲丧此文也。天既未欲丧此文，则匡人其奈我何？言必不能违天害己也。”大宰问于子贡曰：“夫子圣者与？何其多能也？”大，音泰。与，平声。孔氏曰：“大宰，官名。或吴或宋，未可知也。”与者，疑辞。大宰盖以多能为圣也。子贡曰：“固天纵之将圣，又多能也。”纵，犹肆也，言不为限量也。将，殆也，谦若不敢知之辞。圣无不通，多能乃其余事，故言又以兼之。子闻之，曰：“大宰知我乎！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。君子多乎哉？不多也。”言由少贱故多能，而所能者鄙事尔，非以圣而无不通也。且多能非所以率人，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晓之。牢曰：“子云，‘吾不试，故艺’。”牢，孔子弟子，姓琴，字子开，一字子张。试，用也。言由不为世用，故得以习于艺而通之。吴氏曰：“弟子记夫子此言之时，子牢因言昔之所闻有如此者。其意相近，故并记之。”子曰：“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。有鄙夫问于我，空空如也，我叩其两端而竭焉。”叩，音口。

孔子谦言己无知识，但其告人，虽于至愚，不敢不尽耳。叩，发动也。两端，犹言两头。言终始、本末、上下、精粗，无所不尽。程子曰：“圣人之教人，俯就之若此，犹恐众人以为高远而不亲也。圣人之道，必降而自卑，不如此则人不亲，贤人之言，则引而自高，不如此则道不尊。观于孔子、孟子，则可见矣。”尹氏曰：“圣人之言，上下兼尽。即其近，众人皆可与知；极其至，则虽圣人亦无以加焉，是之谓两端。如答樊迟之问仁知，两端竭尽，无余蕴矣。若夫语上而遗下，语理而遗物，则岂圣人之言哉？”子曰：“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吾已矣夫！”夫，音扶。凤，灵鸟，舜时来仪，文王时鸣于岐山。河图，河中龙马负图，伏羲时出，皆圣王之瑞也。已，止也。张子曰：“凤至图出，文明之祥。伏羲、舜、文之瑞不至，则夫子之文章，知

其已矣。”子见齐衰者、冕衣裳者与瞽者，见之，虽少必作；过之，必趋。齐，音咨。衰，七雷反。少，去声。齐衰，丧服。冕，冠也。衣，上服。裳，下服。冕而衣裳，贵者之盛服也。瞽，无目者。作，起也。趋，疾行也。或曰：“少，当作坐。”范氏曰：“圣人之心，哀有丧，尊有爵，矜不成人。其作与趋，盖有不期然而然者。”尹氏曰：“此圣人之诚心，内外一者也。”颜渊喟然叹曰：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；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。喟，苦位反。钻，祖官反。喟，叹声。仰弥高，不可及。钻弥坚，不可入。在前在后，恍惚不可为象。此颜渊深知夫子之道，无穷尽、无方体，而叹之也。夫子循循然善诱人，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。循循，有次序貌。诱，引进也。博文约礼，教之序也。言夫子道虽高妙，而教人有序也。侯氏曰：“博我以文，致知格物也。约我以礼，克己复礼也。”程子曰：“此颜子称圣人最切当处，圣人教人，惟此二事而已。”欲罢不能，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尔。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。”卓，立貌。末，无也。此颜子自言其学之所至也。盖悦之深而力之尽，所见益亲，而又无所用其力也。吴氏曰：“所谓卓尔，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间，非所谓窈冥昏默者。”程子曰：“到此地位，功夫尤难，直是峻绝，又大段着力不得。”杨氏曰：“自可欲之谓善，充而至于大，力行之积也。大而化之，则非力行所及矣，此颜子所以未达一闲也。”程子曰：“此颜子所以为深知孔子而善学之者也。”胡氏曰：“无上事而喟然叹，此颜子学既有得，故述其先难之故、后得之由，而归功于圣人也。高坚前后，语道体也。仰钻瞻忽，未领其要也。惟夫子循循善诱，先博我以文，使我知古今，达事变；然后约我以礼，使我尊所闻，行所知。如行者之赴家，食者之求饱，是以欲罢而不能，尽心尽力，不少休废。然后见夫子所立之卓然，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。是盖不怠所从，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也。抑斯叹也，其在请事斯语之后，三月不违之时乎？”子疾病，子路使门人为臣。夫子时已去位，无家臣。子路欲以家臣治其丧，其意实尊圣人，而未知所以尊也。病闲，曰：“久矣哉！由之行诈也，无臣而为有臣。吾谁欺？欺天乎？闲，如字。病闲，少差也。病时不知，既差乃知其事，故言我之不当有家臣，人皆知之，不可欺也。而为有臣，则是欺天而已。人而欺天，莫大之罪。引以自归，其责子路深矣。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，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？且予纵不得大葬，予死于道路乎？”无宁，宁也。大葬，谓君臣礼葬。死于道路，谓弃而不葬。又晓之以不必然之故。范氏曰：“曾子将死，起而易箒。曰：‘吾得正而毙焉，斯已矣。’子路欲尊夫子，而不知无臣之不可为有臣，是以陷于行诈，罪至欺天。君子之于言动，虽微不可不谨。夫子深愆子路，所以警学者也。”杨氏曰：“非知至而意诚，则用智自私，不知行其所无事，往往自陷于行诈欺天而莫之知也。其子路之谓乎？”“晓”原作“既”，据清仿宋大字本改。

子贡曰：“有美玉于斯，韞并而藏诸？求善贾而沽诸？”子曰：“沽之哉！沽之哉！我待贾者也。”韞，纡粉反。并，徒木反。贾，音嫁。韞，藏也。并，匱也。沽，卖也。子贡以孔子有道不仕，故设此二端以问也。孔子言固当卖之，但当待贾，而不当求之耳。范氏曰：“君子未尝不欲仕也，又恶不由其道。士之待礼，犹玉之待贾也。若伊尹之耕于野，伯夷、太公之居于海滨，世无成汤文王，则终焉而已，必不枉道以从人，衒玉而求售也。”子欲居九夷。东方之夷有九种。欲居之者，亦乘桴浮海之意。或曰：“陋，如之何！”子曰：“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？”君子所居则化，何陋之有？子曰：“吾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雅颂各得其所。”鲁哀公十一年冬，孔子自卫反

鲁。是时周礼在鲁，然诗乐亦颇残阙失次。孔子周流四方，参互考订，以知其说。晚知道终不行，故归而正之。

子曰：“出则事公卿，入则事父兄，丧事不敢不勉，不为酒困，何有于我哉？”说见第七篇，然此则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。

子在川上，曰：“逝者如斯夫！不舍昼夜。”夫，音扶。舍，上声。天地之化，往者过，来者续，无一息之停，乃道体之本然也。然其可指而易见者，莫如川流。故于此发以示人，欲学者时时省察，而无毫发之间断也。程子曰：“此道体也。天运而不已，日往则月来，寒往则暑来，水流而不息，物生而不穷，皆与道为体，运乎昼夜，未尝已也。是以君子法之，自强不息。及其至也，纯亦不已焉。”又曰：“自汉以来，儒者皆不识此义。此见圣人之心，纯亦不已也。纯亦不已，乃天德也。有天德，便可语王道，其要只在谨独。”愚按：自此至篇终，皆勉人进学不已之辞。

子曰：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好，去声。谢氏曰：“好好色，恶恶臭，诚也。好德如好色，斯诚好德矣，然民鲜能之。”史记：“孔子居卫，灵公与夫人同车，使孔子为次乘，招摇市过之。”孔子丑之，故有是言。

子曰：“譬如为山，未成一簣，止，吾止也；譬如平地，虽覆一簣，进，吾往也。”簣，求位反。覆，芳服反。簣，土笼也。书曰：“为山九仞，功亏一簣。”夫子之言，盖出于此。言山成而但少一簣，其止者，吾自止耳；平地而方覆一簣，其进者，吾自往耳。盖学者自强不息，则积少成多；中道而止，则前功尽弃。其止其往，皆在我而不在人也。

子曰：“语之而不惰者，其回也与！”语，去声。与，平声。惰，懈怠也。范氏曰：“颜子闻夫子之言，而心解力行，造次颠沛未尝违之。如万物得时雨之润，发荣滋长，何有于惰，此群弟子所不及也。”子谓颜渊，曰：“惜乎！吾见其进也，未见其止也。”进止二字，说见上章。颜子既死而孔子惜之，言其方进而未已也。

子曰：“苗而不秀者有矣夫！秀而不实者有矣夫！”夫，音扶。谷之始生曰苗，吐华曰秀，成谷曰实。盖学而不至于成，有如此者，是以君子贵自勉也。

子曰：“后生可畏，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？四十、五十而无闻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。”焉知之焉，于虔反。孔子言后生年富力强，足以积学而有待，其势可畏，安知其将来不如我之今日乎？然或不能自勉，至于老而无闻，则不足畏矣。言此以警人，使及时勉学也。曾子曰：“五十而不以善闻，则不闻矣”，盖述此意。尹氏曰：“少而不勉，老而无闻，则亦已矣。自少而进者，安知其不至于极乎？是可畏也。”子曰：“法语之言，能无从乎？改之为贵。巽与之言，能无说乎？绎之为贵。说而不绎，从而不改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”法语者，正言之也。巽言者，婉而导之也。绎，寻其绪也。法言人所敬惮，故必从；然不改，则面从而已。巽言无所乖忤，故必说；然不绎，则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。杨氏曰：“法言，若孟子论行王政之类是也。巽言，若其论好货好色之类是也。语之而未达，拒之而不受，犹之可也。其或喻焉，则尚庶几其能改绎矣。从且说矣，而不改绎焉，则是终不改绎也已，虽圣人其如之何哉？”子曰：“主忠信，毋友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”重出而逸其半。

子曰：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”侯氏曰：“三军之勇在人，匹夫之志在己。故帅可夺而志不可夺，如可夺，则亦不足谓之志矣。”子曰：

“衣敝缁袍，与衣狐貉者立，而不耻者，其由也与？衣，去声。缁，纁粉反。貉，胡各反。与，平声。敝，坏也。缁，臬着也。袍，衣有著者也，盖衣之贱者。狐貉，以狐貉之皮为裘，衣之贵者。子路之志如此，则能不以贫富动其心，而可以进于道矣，故夫子称之。‘不伎不求，何用不臧？’”伎，之鼓反。伎，害也。求，贪也。臧，善也。言能不伎不求，则何为不善乎？此卫风雄雉之诗，孔子引之，以美子路也。吕氏曰：“贫与富交，强者必伎，弱者必求。”子路终身诵之。子曰：“是道也，何足以臧？”终身诵之，则自喜其能，而不复求进于道矣，故夫子复言此以警之。谢氏曰：“耻恶衣恶食，学者之大病。善心不存，盖由于此。子路之志如此，其过人远矣。然以众人而能此，则可以善矣；子路之贤，宜不止此。而终身诵之，则非所以进于日新也，故激而进之。”子曰：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。”范氏曰：“小人之在治世，或与君子无异。惟临利害、遇事变，然后君子之所守可见也。”谢氏曰：“士穷见节义，世乱识忠臣。欲学者必周于德。”子曰：“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”明足以烛理，故不惑；理足以胜私，故不忧；气足以配道义，故不惧。此学之序也。

子曰：“可与共学，未可与适道；可与适道，未可与立；可与立，未可与权。”可与者，言其可与共为此事也。程子曰：“可与共学，知所以求之也。可与适道，知所往也。可与立者，笃志固执而不变更也。权，称锤也，所以称物而知轻重者也。可与权，谓能权轻重，使合义也。”杨氏曰：“知为己，则可与共学矣。学足以明善，然后可与适道。信道笃，然后可与立。知时措之宜，然后可与权。”洪氏曰：“易九卦，终于巽以行权。权者，圣人之大用。未能立而言权，犹人未能立而欲行，鲜不仆矣。”程子曰：“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，故有权变权术之论，皆非也。权只是经也。自汉以下，无人识权字。”愚按：先儒误以此章连下文偏其反而为一章，故有反经合道之说。程子非之，是矣。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义推之，则权与经亦当有辨。

“唐棣之华，偏其反而。岂不尔思？室是远而。”棣，大计反。唐棣，郁李也。偏，晋书作翩。然则反亦当与翻同，言华之摇动也。而，语助也。此逸诗也，于六义属兴。上两句无意义，但以起下两句之辞耳。其所谓尔，亦不知其何所指也。子曰：“未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？”夫，音扶。夫子借其言而反之，盖前篇“仁远乎哉”之意。程子曰：“圣人未尝言易以骄人之志，亦未尝言难以阻人之进。但曰未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？此言极有涵蓄，意思深远。”

#### 乡党第十

杨氏曰：“圣人之所以谓道者，不离乎日用之间也。故夫子之平日，一动一静，门人皆审视而详记之。”尹氏曰：“甚矣孔门诸子之嗜学也！于圣人之容色言动，无不谨书而备录之，以贻后世。今读其书，即其事，宛然如圣人之在目也。虽然，圣人岂拘拘而为之者哉？盖盛德之至，动容周旋，自中乎礼耳。学者欲潜心于圣人，宜于此求焉。”旧说凡一章，今分为十七节。

按本篇实有十八节（章），其中“入太庙，每事问”一节，朱熹认为与八佾篇重出，故称十七节。

孔子于乡党，恂恂如也，似不能言者。恂，相伦反。恂恂，信实之貌。似不能言者，谦卑逊顺。不以贤知先人也。乡党，父兄宗族之所在，故孔子居之，其容貌辞气如此。

其在宗庙朝廷，便便言，唯谨尔。朝，直遥反，下同。便，旁连反。

便便，辩也。宗庙，礼法之所在；朝廷，政事之所出；言不可以不明辨。故必详问而极言之，但谨而不放尔。此一节，记孔子在乡党、宗庙、朝廷言貌之不同。

朝，与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；与上大夫言，誾誾如也。侃，苦旦反。誾，鱼巾反。此君未视朝时也。王制，诸侯上大夫卿，下大夫五人。许氏说文：“侃侃，刚直也。誾誾，和悦而诤也。”君在，蹯蹯如也。与与如也。蹯，子六反。蹯，子亦反。与，平声，或如字。君在，视朝也。蹯蹯，恭敬不宁之貌。与与，威仪中适之貌。张子曰：“与与，不忘向君也。”亦通。此一节，记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。

君召使摈，色勃如也，足躩如也。摈，必刃反。躩，驱若反。摈，主国之君所使出接宾者。勃，变色貌。躩，盘辟貌。皆敬君命故也。揖所与立，左右手。衣前后，檐如也。檐，亦占反。所与立，谓同为摈者也。摈用命数之半，如上公九命，则用五人，以次传命。揖左人，则左其手；揖右人，则右其手。檐，整貌。趋进，翼如也。疾趋而进，张拱端好，如鸟舒翼。宾退，必复命曰：“宾不顾矣。”纾君敬也。此一节，记孔子为君摈相之容。

入公门，鞠躬如也，如不容。鞠躬，曲身也。公门高大而若不容，敬之至也。立不中门，行不履闾。闾，于逼反。中门，中于门也。谓当枅闾之间，君出入处也。闾，门限也。礼：士大夫出入君门，由闾右，不践闾。谢氏曰：“立中门则当尊，行履闾则不恪。”过位，色勃如也，足躩如也，其言似不足者。位，君之虚位。谓门屏之间，人君宁立之处，所谓宁也。君虽不在，过之必敬，不敢以虚位而慢之也。言似不足，不敢肆也。摄齐升堂，鞠躬如也，屏气似不息者。齐，音咨。摄，扼也。齐，衣下缝也。礼：将升堂，两手扼衣，使去地尺，恐蹶之而倾跌失容也。屏，藏也。息，鼻息出入者也。近至尊，气容肃也。出，降一等，逞颜色，怡怡如也。没阶趋，翼如也。复其位，蹯蹯如也。陆氏曰：“趋下本无进字，俗本有之，误也。”等，阶之级也。逞，放也。渐远所尊，舒气解颜。怡怡，和悦也。没阶，下尽阶也。趋，走就位也。复位蹯蹯，敬之余也。此一节，记孔子在朝之容。

执圭，鞠躬如也，如不胜。上如揖，下如授。勃如战色，足缩缩，如有循。胜，平声。缩，色六反。圭，诸侯命圭。聘问邻国，则使大夫执以通信。如不胜，执主器，执轻如不克，敬谨之至也。上如揖，下如授，谓执圭平衡，手与心齐，高不过揖，卑不过授也。战色，战而色惧也。蹙蹙，举足促狭也。如有循，记所谓举前曳踵。言行不离地，如缘物也。享礼，有容色。享，献也。既聘而享，用圭璧，有庭实。有容色，和也。仪礼曰：“发气满容。”私觐，愉愉如也。私觐，以私礼见也。愉愉，则又和矣。此一节，记孔子为君聘于邻国之礼也。晁氏曰：“孔子，定公九年仕鲁，至十三年适齐，其间绝无朝聘往来之事。疑使摈执圭两条，但孔子尝言其礼当如此尔。”君子不以绀緌饰。绀，古暗反。緌，侧由反。君子，谓孔子。绀，深青扬赤色，齐服也。緌，绛色。三年之丧，以饰练服也。饰，领缘也。红紫不以为褻服。红紫，间色不正，且近于妇人女子之服也。褻服，私居服也。言此则不以为朝祭之服可知。当暑，衫絺绤，必表而出之。衫，单也。葛之精者曰絺，麤者曰绤。表而出之，谓先着里衣，表絺绤而出之于外，欲其不见体也。诗所谓“蒙彼绉絺”是也。缁衣羔裘，素衣麕裘，黄衣狐裘。麕，研奚反。缁，黑色。羔裘，用黑羊皮。麕，鹿子，色白。狐，色黄。衣以裼裘，欲其相称。裘裘长。短右袂。长，欲其温。短右袂，所以便作事。必有寝衣，长一身有

半。长，去声。齐主于敬，不可解衣而寝，又不可着明衣而寝，故别有寝衣，其半盖以覆足。程子曰：“此错简，当在齐必有明衣布之下。”愚谓如此，则此条与明衣变食，既得以类相从；而褻裘狐貉，亦得以类相从矣。狐貉之厚以居。狐貉，毛深温厚，私居取其适体。去丧，无所不佩。去，上声。君子无故，玉不去身。觶斝之属，亦皆佩也。非帷裳，必杀之。杀，去声。朝祭之服，裳用正幅如帷，要有襞积，而旁无杀缝。其余若深衣，要半下，齐倍要，则无襞积而有杀缝矣。羔裘玄冠不以吊。丧主素，吉主玄。吊必变服，所以哀死。吉月，必朝服而朝。吉月，月朔也。孔子在鲁致仕时如此。此一节，记孔子衣服之制。苏氏曰：“此孔氏遗书，杂记曲礼，非特孔子事也。”齐，必有明衣，布。齐，侧皆反。齐，必沐浴，浴竟，即着明衣，所以明洁其体也，以布为之。此下脱前章寝衣一简。齐，必变食，居必迁坐。变食，谓不饮酒、不茹葷。迁坐，易常处也。此一节，记孔子谨齐之事。杨氏曰：“齐所以交神，故致洁变常以尽敬。”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。食，音嗣。食，饭也。精，凿也。牛羊与鱼之腥，聂而切之为脍。食精则能养人，脍麤则能害人。不厌，言以是为善，非谓必欲如是也。食饔而餲，鱼馁而肉败，不食。色恶，不食。臭恶，不食。失饪，不食。不时，不食。食饔之食，音嗣。饔，于冀反。餲，乌迈反。饪，而甚反。饔，饭伤热湿也。餲，味变也。鱼烂曰馁。肉腐曰败。色恶臭恶，未败而色臭变也。饪，烹调生熟之节也。不时，五谷不成，果实未熟之类。此数者皆足以伤人，故不食。割不正，不食。不得其酱，不食。割肉不方正者不食，造次不离于正也。汉陆续之母，切肉未尝不方，断葱以寸为度，盖其质美，与此暗合也。食肉用酱，各有所宜，不得则不食，恶其不备也。此二者，无害于人，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。肉虽多，不使胜食气。惟酒无量，不及乱。食，音嗣。量，去声。食以谷为主，故不使肉胜食气。酒以为人合欢，故不为量，但以醉为节而不及乱耳。程子曰：“不及乱者，非惟不使乱志，虽血气亦不可使乱，但浹洽而已可也。”沽酒市脯不食。沽、市，皆买也。恐不精洁，或伤人也。与不尝康子之药同意。不撤姜食。姜，通神明，去秽恶，故不撤。不多食。适可而止，无贪心也。祭于公，不宿肉。祭肉不出三日。出三日，不食之矣。助祭于公，所得胙肉，归即颁赐。不俟经宿者，不留神惠也。家之祭肉，则不过三日，皆以分赐。盖过三日，则肉必败，而人不食之，是褻鬼神之余也。但比君所赐胙，可少缓耳。食不语，寝不言。答述曰语。自言曰言。范氏曰：“圣人存心不他，当食而食，当寝而寝，言语非其时也。”杨氏曰：“肺为气主而声出焉，寝食则气窒而不通，语言恐伤之也。”亦通。虽疏食菜羹，瓜祭，必齐如也。食，音嗣。陆氏曰：“鲁论瓜作必。”古人饮食，每种各出少许，置之豆闲之地，以祭先代始为饮食之人，不忘本也。齐，严敬貌。孔子虽薄物必祭，其祭必敬，圣人之诚也。此一节，记孔子饮食之节。谢氏曰：“圣人饮食如此，非极口腹之欲，盖养气体，不以伤生，当如此。然圣人之所不食，穷口腹者或反食之，欲心胜而不暇择也。”席不正，不坐。谢氏曰：“圣人安心于正，故于位之不正者，虽小不处。”乡人饮酒，杖者出，斯出矣。杖者，老人也。六十杖于乡，未出不敢先，既出不敢后。乡人傺，朝服而立于阼阶。傺，乃多反。傺，所以逐疫，周礼方相氏掌之。阼阶，东阶也。傺虽古礼而近于戏，亦必朝服而临之者，无所不用其诚敬也。或曰：“恐其惊先祖五祀之神，欲其依己而安也。”此一节，记孔子居乡之事。

问人于他邦，再拜而送之。拜送使者，如亲见之，敬也。康子馈药，

拜而受之。曰：“丘未达，不敢尝。”范氏曰：“凡赐食，必尝以拜。药未达则不敢尝。受而不饮，则虚人之赐，故告之如此。然则可饮而饮，不可饮而不饮，皆在其中矣。杨氏曰：“大夫有赐，拜而受之，礼也。未达不敢尝，谨疾也。必告之，直也。”此一节，记孔子与人交之诚意。

厩焚。子退朝，曰：“伤人乎？”不问马。非不爱马，然恐伤人之意多，故未暇问。盖贵人贱畜，理当如此。

君赐食，必正席先尝之；君赐腥，必熟而荐之；君赐生，必畜之。食恐或馐余，故不以荐。正席先尝，如对君也。言先尝，则余当以颁赐矣。腥，生肉。熟而荐之祖考，荣君赐也。畜之者，仁君之惠，无故不敢杀也。侍食于君，君祭，先饭。饭，扶晚反。周礼，“王曰一举，膳夫授祭，品尝食，王乃食”。故侍食者，君祭，则己不祭而先饭。若为君尝食然，不敢当客礼也。疾，君视之，东首，加朝服，拖绅。首，去声。拖，徒我反。东首，以受生气也。病卧不能着衣束带，又不可以褻服见君，故加朝服于身，又引大带于上也。君命召，不俟驾行矣。急趋君命，行出而驾车随之。此一节，记孔子事君之礼。

入太庙，每事问。重出。

朋友死，无所归。曰：“于我殡。”朋友以义合，死无所归，不得不殡。朋友之馈，虽车马，非祭肉，不拜。朋友有通财之义，故虽车马之重不拜。祭肉则拜者，敬其祖考，同于己亲也。此一节，记孔子交朋友之义。

寝不尸，居不容。尸，谓偃卧似死人也。居，居家。容，容仪。范氏曰：“寝不尸，非恶其类于死也。惰慢之气不设于身体，虽舒布其四体，而亦未尝肆耳。居不容，非惰也。但不若奉祭祀、见宾客而已，申申夭夭是也。”见齐衰者，虽狎，必变。见冕者与瞽者，虽褻，必以貌。狎，谓素亲狎。褻，谓燕见。貌，谓礼貌。余见前篇。凶服者式之。式负版者。式，车前横木。有所敬，则俯而凭之。负版，持邦国图籍者。式此二者，哀有丧，重民数也。人惟万物之灵，而王者之所天也，故周礼“献民数于王，王拜受之”。况其下者，敢不敬乎？有盛饌，必变色而作。敬主人之礼，非以其饌也。迅雷风烈，必变。迅，疾也。烈，猛也。必变者，所以敬天之怒。记曰：“若有疾风、迅雷、甚雨则必变，虽夜必兴，衣服冠而坐。”此一节，记孔子容貌之变。升车，必正立执绥。绥，挽以上车之索也。范氏曰“正立执绥，则心体无不正，而诚意肃恭矣。盖君子庄敬无所不在，升车则见于此也。”车中，不内顾，不疾言，不亲指。内顾，回视也。礼曰：“顾不过毂。”三者皆失容，且惑人。此一节，记孔子升车之容。

色斯举矣，翔而后集。言鸟见人之颜色不善，则飞去，回翔审视而后下止。人之见几而作，审择所处，亦当如此。然此上下，必有阙文矣。曰：“山梁雌雉，时哉！时哉！”子路共之，三嗅而作。共，九用反，又居勇反。嗅，许又反。邢氏曰：“梁，桥也。时哉，言雉之饮啄得其时。子路不达，以为时物而共具之。孔子不食，三嗅其气而起。”晁氏曰：“石经‘嗅’作戛，谓雉鸣也。”刘聘君曰“嗅，当作昊，古阆反。张两翅也。见尔雅。”愚按：如后两说，则共字当为拱执之义。然此必有阙文，不可强为之说。姑记所闻，以俟知者。



此篇多评弟子贤否。凡二十五章。胡氏曰：“此篇记闵子骞言行者四，而其一直称闵子，疑闵氏门人所记也。”“五”原“七”，据清仿宋大字本及正文改。

子曰：“先进于礼乐，野人也；后进于礼乐，君子也。先进后进，犹言前辈后辈。野人，谓郊外之民。君子，谓贤士大夫也。程子曰：“先进于礼乐，文质得宜，今反谓之质朴，而以为野人。后进之于礼乐，文过其质，今反谓之彬彬，而以为君子。盖周末文胜，故时人之言如此，不自知其过于文也。”如用之，则吾从先进。”用之，谓用礼乐。孔子既述时人之言，又自言其如此，盖欲损过以就中也。

子曰：“从我于陈、蔡者，皆不及门也。”从，去声。孔子尝厄于陈、蔡之间，弟子多从之者，此时皆不在门。故孔子思之，盖不忘其相从于患难之中也。德行：颜渊，闵子骞，冉伯牛，仲弓。言语：宰我，子贡。政事：冉有，季路。文学：子游，子夏行，去声。弟子因孔子之言，记此十人，而并目其所长，分为四科。孔子教人各因其材，于此可见。程子曰：“四科乃从夫子于陈、蔡者尔，门人之贤者固不止此。曾子传道而不与焉，故知十哲世俗论也。”子曰：“回也非助我者也，于吾言无所不说。”说，音悦。助我，若子夏之起予，因疑问而有以相长也。颜子于圣人之言，默识心通，无所疑问。故夫子云然，其辞若有憾焉，其实乃深喜之。胡氏曰：“夫子之于回，岂真以助我望之。盖圣人之谦德，又以深赞颜氏云尔。”子曰：“孝哉闵子骞！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。”闲，去声。胡氏曰：“父母兄弟称其孝友，人皆信之无异辞者，盖其孝友之实，有以积于中而着于外，故夫子叹而美之。”南容三复白圭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三、妻，并去声。诗大雅抑之篇曰：“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；斯言之玷，不可为也。”南容一日三复此言，事见家语，盖深有意于谨言也。此邦有道所以不废，邦无道所以免祸，故孔子以兄子妻之。范氏曰：“言者行之表，行者言之实，未有易其言而能谨于行者。南容欲谨其言如此，则必能谨其行矣。”季康子问：“弟子孰为好学？”孔子对曰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幸短命死矣！今也则亡。”好，去声。范氏曰：“哀公、康子问同而对有详略者，臣之告君，不可不尽。若康子者，必待其能问乃告之，此教诲之道也。”颜渊死，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。颜路，渊之父，名无繇。少孔子六岁，孔子始教而受学焉。椁，外棺也。请为椁，欲卖车以买椁也。子曰：“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鲤也死，有棺而无椁。吾不徒行以为之椁。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可徒行也。”鲤，孔子之子伯鱼也，先孔子卒。言鲤之才虽不及颜渊，然已与颜路以父视之，则皆子也。孔子时已致仕，尚从大夫之列，言后，谦辞。胡氏曰：“孔子遇旧馆人之丧，尝脱骖以贖之矣。今乃不许颜路之请，何邪？葬可以无椁，骖可以脱而复求，大夫不可以徒行，命车不可以与人而鬻诸市也。且为所识穷乏者得我，而勉强以副其意，岂诚心与直道哉？或者以为君子行礼，视吾之有无而已。夫君子之用财，视义之可否岂独视有无而已哉？颜渊死。子曰：“噫！天丧予！天丧予！”丧，去声。噫，伤痛声。悼道无传，若天丧己也。

颜渊死，子哭之恸。从者曰：“子恸矣。”从，去声。恸，哀过也。曰：“有恸乎？哀伤之至，不自知也。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！”夫，音扶。为，去声。夫人，谓颜渊。言其死可惜，哭之宜恸，非他人之比也。胡氏曰：“痛

惜之至，施当其可，皆情性之正也。”颜渊死，门人欲厚葬之，子曰：“不可。”丧具称家之有无，贫而厚葬，不循理也。故夫子止之。门人厚葬之。盖颜路听之。子曰：“回也视予犹父也，予不得视犹子也。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”叹不得如葬鲤之得宜，以责门人也。

季路问事鬼神。子曰：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”敢问死。曰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焉，于虔反。问事鬼神，盖求所以奉祭祀之意。而死者人之所必有，不可不知，皆切问也。然非诚敬足以事人，则必不能事神；非原始而知所以生，则必不能反终而知所以死。盖幽明始终，初无二理，但学之有序，不可躐等，故夫子告之如此。程子曰：“昼夜者，死生之道也。知生之道，则知死之道；尽事人之道，则尽事鬼之道。死生人鬼，一而二，二而一者也。或言夫子不告子路，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。”闵子侍侧，闇闇如也；子路，行行如也；冉有、子贡，侃侃如也。子乐。闇、侃，音义见前篇。行，胡浪反。乐，音洛。行行，刚强之貌。子乐者，乐得英才而教育之。“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”尹氏曰：“子路刚强，有不得其死之理，故因以戒之。其后子路卒死于卫孔悝之难。”洪氏曰：“汉书引此句，上有曰字。”或云：“上文乐字，即曰字之误。”鲁人为长府。长府，藏名。藏货财曰府。为，盖改作之。闵子骞曰：“仍旧贯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？”仍，因也。贯，事也。王氏曰：“改作，劳民伤财。在于得已，则不如仍旧贯之善。”子曰：“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”夫，音扶。中，去声。言不妄发，发必当理，惟有德者能之。

子曰：“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？”程子曰：“言其声之不和，与己不同也。”家语云：“子路鼓瑟，有北鄙杀伐之声。”盖其气质刚勇，而不足于中和，故其发于声者如此。门人不敬子路。子曰：“由也升堂矣，未入于室也。”门人以夫子之言，遂不敬子路，故夫子释之。升堂入室，喻入道之次第。言子路之学，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，特未深入精微之奥耳，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。

子贡问：“师与商也孰贤？”子曰：“师也过，商也不及。”子张才高意广，而好为苟难，故常过中。子夏笃信谨守，而规模狭隘，故常不及。曰：“然则师愈与？”与，平声。愈，犹胜也。子曰：“过犹不及。”道以中庸为至。贤知之过，虽若胜于愚不肖之不及，然其失中则一也。尹氏曰：“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！夫过与不及，均也。差之毫厘，缪以千里。故圣人之教，抑其过，引其不及，归于中道而已。”季氏富于周公，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。为，去声。周公以王室至亲，有大功，位冢宰，其富宜矣。季氏以诸侯之卿，而富过之，非攘夺其君、刻剥其民，何以得此？冉有为季氏宰，又为之急赋税以益其富。子曰：“非吾徒也。小子鸣鼓而攻之，可也。”非吾徒，绝之也。小子鸣鼓而攻之，使门人声其罪以责之也。圣人之恶党恶而害民也如此。然师严而友亲，故已绝之，而犹使门人正之，又见其爱人之无已也。范氏曰：“冉有以政事之才，施于季氏，故为不善至于如此。由其心术不明，不能反求诸身，而以仕为急故也。”柴也愚，柴，孔子弟子，姓高，字子羔。愚者，知不足而厚有余。家语记其“足不履影，启螫不杀，方长不折。执亲之丧，泣血三年，未尝见齿。避难而行，不径不窞”。可以见其为人矣。参也鲁，鲁，钝也。程子曰：“参也竟以鲁得之。”又曰：“曾子之学，诚笃而已。圣门学者，聪明才辩，不为不多，而卒传其道，乃质鲁之人尔。故学以诚实为贵也。”尹氏曰：“曾子之才鲁，故其学也确，所以能深造乎道

也。”师也辟，辟，婢亦反。辟，便辟也。谓习于容止，少诚实也。由也嘑。嘑，五旦反。嘑，粗俗也。传称嘑者，谓俗论也。杨氏曰：“四者性之偏，语之使知自励也。”吴氏曰：“此章之首，脱‘子曰’二字。”或疑下章子曰，当在此章之首，而通为一章。

子曰：“回也其庶乎，屡空。庶，近也，言近道也。屡空，数至空匮也。不以贫窶动心而求富，故屡至于空匮也。言其近道，又能安贫也。赐不受命，而货殖焉，亿则屡中。”中，去声。命，谓天命。货殖，货财生殖也。亿，意度也。言子贡不如颜子之安贫乐道，然其才识之明，亦能料事而多中也。程子曰：“子贡之货殖，非若后人之丰财，但此心未忘耳。然此亦子贡少时事，至闻性与天道，则不为此矣。”范氏曰：“屡空者，箪食瓢饮屡绝而不改其乐也。天下之物，岂有可动其中者哉？贫富在天，而子贡以货殖为心，则是不能安受天命矣。其言而多中者亿而已，非穷理乐天者也。夫子尝曰：‘赐不幸言而中，是使赐多言也’，圣人之不贵言也如是。”子张问善人之道。子曰：“不践迹，亦不入于室。”善人，质美而未学者也。程子曰：“践迹，如言循途守辙。善人虽不必践旧迹而自不为恶，然亦不能入圣人之室也。”张子曰：“善人欲仁而未志于学者也。欲仁，故虽不践成法，亦不蹈于恶，有诸己也。由不学，故无自而入圣人之室也。”子曰：“论笃是与，君子者乎？色庄者乎？”与，如字。言但以其言论笃实而与之，则未知其为君子者乎？为色庄者乎？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。

子路问：“闻斯行诸？”子曰：“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闻斯行之？”冉有问：“闻斯行诸？”子曰：“闻斯行之。”公西华曰：“由也问闻斯行诸，子曰‘有父兄在’；求也问闻斯行诸，子曰‘闻斯行之’。赤也惑，敢问。”子曰：“求也退，故进之；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”兼人，谓胜人也。张敬夫曰：“闻义固当勇为，然有父兄在，则有不可得而专者。若不禀命而行，则反伤于义矣。子路有闻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闻。则于所当为，不患其不能为矣；特患为之之意或过，而于所当禀命者有阙耳。若冉求之资禀失之弱，不患其不禀命也；患其于所当为者逡巡畏缩，而为之不勇耳。圣人一进之，一退之，所以约之于义理之中，而使之无过不及之患也。”子畏于匡，颜渊后。子曰：“吾以女为死矣。”曰：“子在，回何敢死？”女，音汝。后，谓相失在后。何敢死，谓不赴斗而必死也。胡氏曰：“先王之制，民生于三，事之如一。惟其所在，则致死焉。况颜渊之于孔子，恩义兼尽，又非他人之为师弟子者而已。即夫子不幸而遇难，回必捐生以赴之矣。捐生以赴之，幸而不死，则必上告天子、下告方伯，请讨以复讎，不但已也。夫子而在，则回何为而不爱其死，以犯匡人之锋乎？”季子然问：“仲由、冉求可谓大臣与？”与，平声。子然，季氏子弟。自多其家得臣二子，故问之。子曰：“吾以子为异之问，曾由与求之问。异，非常也。曾，犹乃也。轻二子以抑季然也。所谓大臣者：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。以道事君者，不从君之欲。不可则止者，必行己之志。今由与求也，可谓具臣矣。”具臣，谓备臣数而已。曰：“然则从之者与？”与，平声。意二子既非大臣，则从季氏之所为而已。子曰：“弑父与君，亦不从也。”言二子虽不足于大臣之道，然君臣之义则闻之熟矣，弑逆大故必不从之。盖深许二子以死难不可夺之节，而又以阴折季氏不臣之心也。尹氏曰：“季氏专权僭窃，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，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，可谓具臣矣。是时季氏已有无君之心，故自多其得人。意其可使从己也，故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，其庶乎二子可免矣。”子路使子羔为费宰。子

路为季氏宰而举之也。子曰：“贼夫人之子。”夫，音扶，下同。贼，害也。言子羔质美而未学，遽使治民，适以害之。子路曰：“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。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？”言治民事神皆所以为学。子曰：“是故恶夫佞者。”恶，去声。治民事神，固学者事，然必学之已成，然后可仕以行其学。若初未尝学，而使之即仕以为学，其不至于慢神而虐民者几希矣。子路之言，非其本意，但理屈辞穷，而取辨于口以御人耳。故夫子不斥其非，而特恶其佞也。范氏曰：“古者学而后入政。未闻以政学者也。盖道之本在于修身，而后及于治人，其说具于方册。读而知之，然后能行。何可以不读书也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为学，失先后本末之序矣。不知其过而以口给御人，故夫子恶其佞也。”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。坐，才卧反。皙，曾参父，名点。子曰：“以吾一日长乎尔，毋吾以也。长，上声。言我虽年少长于女，然女勿以我长而难言。盖诱之尽言以观其志，而圣人和气谦德，于此亦可见矣。居则曰：‘不吾知也！’如或知尔，则何以哉？”言女平居，则言人不知我。如或有人知女，则女将何以为用也？子路率尔而对曰：“千乘之国，摄乎大国之间，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饥馑；由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”夫子哂之。乘，去声。饥，音机。馑，音仅。比，必二反，下同。哂，诗忍反。率尔，轻遽之貌。摄，管束也。二千五百人为师，五百人为旅。因，仍也。谷不熟曰饥，菜不熟曰馑。方，向也，谓向义也。民向义，则能亲其上，死其长矣。哂，微笑也。“求！尔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。如其礼乐，以俟君子。”求，尔何如，孔子问也，下放此。方六七十里，小国也。如，犹或也。五六十里，则又小矣。足，富足也。俟君子，言非己所能。冉有谦退，又以子路见哂，故其辞益逊。“赤！尔何如？”对曰：“非曰能之，愿学焉。宗庙之事，如会同，端章甫，愿为小相焉。”相，去声。公西华志于礼乐之事，嫌以君子自居。故将言己志而先为逊辞，言未能而愿学也。宗庙之事，谓祭祀。诸侯时见曰会，众眺曰同。端，玄端服。章甫，礼冠。相，赞君之礼者。言小，亦谦辞。“点！尔何如？”鼓瑟希，铿尔，舍瑟而作。对曰：“异乎三子者之撰。”子曰：“何伤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”曰：“莫春者，春服既成。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夫子喟然叹曰：“吾与点也！”铿，苦耕反。舍，上声。撰，士免反。莫、冠，并去声。沂，鱼依反。雩音于。四子侍坐，以齿为序，则点当次对。以方鼓瑟，故孔子先问求、赤而后及点也。希，间歇也。作，起也。撰，具也。春服，单袷之衣。浴，盥濯也，今上巳祓除是也。沂，水名，在鲁城南，地志以为有温泉焉，理或然也。风，乘凉也。舞雩，祭天祷雨之处，有坛墀树木也。咏，歌也。曾点之学，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，天理流行，随处充满，无少欠缺。故其动静之际，从容如此。而其言志，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，乐其日用之常，初无舍己为人之意。而其胸次悠然，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，各得其所之妙，隐然自见于言外。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，其气象不侔矣，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。而门人记其本末独加详焉，盖亦有以识此矣。三子者出，曾皙后。曾皙曰：“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”子曰：“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”夫，音扶。曰：“夫子何哂由也？”点以子路之志，乃所优为，而夫子哂之，故请其说。曰：“为国以礼，其言不让，是故哂之。”夫子盖许其能，特哂其不逊。“唯求则非邦也与？”“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？”与，平声，下同。曾点以冉求亦欲为国而不见哂，故微问之。而夫子之答无贬辞，盖亦许之。“唯赤则非邦也

与？”“宗庙会同，非诸侯而何？赤也为之小，孰能为之大？”此亦曾皙问而夫子答也。孰能为之大，言无能出其右者，亦许之之辞。程子曰：“古之学者，优柔厌饫，有先后之序。如子路、冉有、公西赤言志如此，夫子许之。亦以此自是实事。后之学者好高，如人游心千里之外，然自身却只在此。”又曰：“孔子与点，盖与圣人之志同，便是尧、舜气象也。诚异三子者之撰，特行有不掩焉耳，此所谓狂也。子路等所见者小，子路只为不达为国以礼道理，是以哂之。若达，却便是这气象也。”又曰：“三子皆欲得国而治之，故夫子不取。曾点，狂者也，未必能为圣人之事，而能知夫子之志。故曰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，言乐而得其所也。孔子之志，在于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，使万物莫不遂其性。曾点知之，故孔子喟然叹曰‘吾与点也。’”又曰：“曾点、漆雕开，已见大意。”

### 颜渊第十二凡二十四章。

颜渊问仁。子曰：“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”仁者，本心之全德。克，胜也。己，谓身之私欲也。复，反也。礼者，天理之节文也。为仁者，所以全其心之德也。盖心之全德，莫非天理，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。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，则事皆天理，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。归，犹与也。又言一日克己复礼，则天下之人皆与其仁，极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。又言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预，又见其机之在我而无难也。日日克之，不以为难，则私欲净尽，天理流行，而仁不可胜用矣。程子曰：“非礼处便是私意。既是私意，如何得仁？须是克尽己私，皆归于礼，方始是仁。”又曰：“克己复礼，则事事皆仁，故曰天下归仁。”谢氏曰：“克己须从性偏难克处克将去。”颜渊曰：“请问其目。”子曰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颜渊曰：“回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。”目，条件也。颜渊闻夫子之言，则于天理人欲之际，已判然矣，故不复有所疑问，而直请其条目也。非礼者，己之私也。勿者，禁止之辞。是人心之所以为主，而胜私复礼之机也。私胜，则动容周旋无不中礼，而日用之间，莫非天理之流行矣。事，如事事之事。请事斯语，颜子默识其理，又自知其力有以胜之，故直以为己任而不疑也。程子曰：“颜渊问克己复礼之目，子曰，‘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’，四者身之用也。由乎中而应乎外，制于外所以养其中也。颜渊事斯语，所以进于圣人。后之学圣人者，宜服膺而勿失也，因箴以自警。其视箴曰：‘心兮本虚，应物无迹。操之有要，视为之则。蔽交于前，其中则迁。制之于外，以安其内。克己复礼，久而诚矣。’其听箴曰：‘人有秉彝，本乎天性。知诱物化，遂亡其正。卓彼先觉，知止有定。闲邪存诚，非礼勿听。’其言箴曰：‘人心之动，因言以宣。发禁躁妄，内斯静专。矧是枢机，兴戎出好，吉凶荣辱，惟其所召。伤易则诞，伤烦则支，己肆物忤，出悖来违。非法不道，钦哉训辞！’其动箴曰：‘哲人知几，诚之于思；志士励行，守之于为。顺理则裕，从欲惟危；造次克念，战兢自持。习与性成，圣贤同归。’”愚按：此章问答，乃传授心法切要之言。非至明不能察其几，非至健不能致其决。故惟颜子得闻之，而凡学者亦不可以不勉也。程子之箴，发明亲切，学者尤宜深玩。

仲弓问仁。子曰：“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”仲弓曰：“雍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。”敬以持己，

恕以及物，则私意无所容而心德全矣。内外无怨，亦以其效言之，使以自考也。程子曰：“孔子言仁，只说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。看其气象，便须心广体胖，动容周旋中礼。惟谨独，便是守之之法。”或问：“出门使民之时，如此可也；未出门使民之时，如之何？”曰：“此俨若思时也，有诸中而后见于外。观其出门使民之时，其敬如此，则前乎此者敬可知矣。非因出门使民，然后有此敬也。”愚按：克己复礼，干道也；主敬行恕，坤道也。颜、冉之学，其高下浅深，于此可见。然学者诚能从事于敬恕之间而有得焉，亦将无己之可克矣。

司马牛问仁。司马牛，孔子弟子，名犁，向魑之弟。子曰：“仁者其言也讷。”讷，音刃。讷，忍也，难也。仁者心存而不放，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发，盖其德之一端也。夫子以牛多言而躁，故告之以此。使其于此而谨之，则所以为仁之方，不外是矣。曰：“其言也讷，斯谓之仁已乎？”子曰：“为之难，言之得无讷乎？”牛意仁道至大，不但如夫子之所言，故夫子又告之以此。盖心常存，故事不苟，事不苟，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，非强闭之而不出也。杨氏曰“观此及下章再问之语，牛之易其言可知。”程子曰：“虽为司马牛多言故及此，然圣人之言，亦止此为是。”愚谓牛之为人如此，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，而泛以为仁之大概语之，则以彼之躁，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，而终无自以入德矣。故其告之如此。盖圣人之言，虽有高下大小之不同，然其切于学者之身，而皆为入德之要，则又初不异也。读者其致思焉。

司马牛问君子。子曰：“君子不忧不惧。”向魑作乱，牛常忧惧。故夫子告之以此曰：“不忧不惧，斯谓之君子已乎？”子曰：“内省不疚，夫何忧何惧？”夫，音扶。牛之再问，犹前章之意，故复告之以此。疚，病也。言由其平日所为无愧于心，故能内省不疚，而自无忧惧，未可遽以为易而忽之也。晁氏曰：“不忧不惧，由乎德全而无疵。故无入而不自得，非实有忧惧而强排遣之也。”司马牛忧曰：“人皆有兄弟，我独亡。”牛有兄弟而云然者，忧其为乱而将死也。子夏曰：“商闻之矣：盖闻之夫子。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命禀于有生之初，非今所能移；天莫之为而为，非我所能必，但当顺受而已。君子敬而无失，与人恭而有礼。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？”既安于命，又当修其在己者。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间断，接人以恭而有节文，则天下之人皆爱敬之，如兄弟矣。盖子夏欲以宽牛之忧，故为是不得已之辞，读者不以辞害意可也。胡氏曰：“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，特以广司马牛之意，意圆而语滞者也，惟圣人则无此病矣。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丧明，则以蔽于爱而昧于理，是以不能践其言尔。”子张问明。子曰：“浸润之谮，肤受之愬，不行焉。可谓明也已矣。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，可谓远也已矣。”谮，庄荫反。愬，苏路反。浸润，如水之浸灌滋润，渐渍而不骤也。谮，毁人之行也。肤受，谓肌肤所受，利害切身。如易所谓“剥床以肤，切近灾”者也。愬，愬己之冤也。毁人者渐渍而不骤，则听者不觉其入，而信之深矣。愬冤者急迫而切身，则听者不及致详，而发之暴矣。二者难察而能察之，则可见其心之明，而不蔽于近矣。此亦必因子张之失而告之，故其辞繁而不杀，以致丁宁之意云。杨氏曰：“骤而语之，与利害不切于身者，不行焉，有不待明者能之也。故浸润之谮、肤受之愬不行，然后谓之明，而又谓之远。远则明之至也。书曰：‘视远惟明。’”子贡问政。子曰：“足食。足兵。民信之矣。”言仓廩实而武备修，然后教化行，而民信于我，不离叛也。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兵。”去，

上声，下同。言食足而信孚，则无兵而守固矣。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民无食必死，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。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，不若死之为安。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，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。程子曰：“孔门弟子善问，直穷到底，如此章者。非子贡不能问，非圣人不能答也。”愚谓以人情而言，则兵食足而后吾之信可以孚于民。以民德而言，则信本人之所固有，非兵食所得而先也。是以为政者，当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，不以危急而可弃也。

棘子成曰：“君子质而已矣，何以文为？”棘子成，卫大夫。疾时人文胜，故为此言。子贡曰：“惜乎！夫子之说，君子也。驷不及舌。言子成之言，乃君子之意。然言出于舌，则驷马不能追之，又惜其失言也。文犹质也，质犹文也。虎豹之？犹犬羊之？。”？，其郭反。？，皮去毛者也。言文质等耳，不可相无。若必尽去其文而独存其质，则君子小人无以辨矣。夫棘子成矫当时之弊，固失之过；而子贡矫子成之弊，又无本末轻重之差，胥失之矣。

哀公问于有若曰：“年饥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”称有若者，君臣之辞。用，谓国用。公意盖欲加赋以足用也。有若对曰：“盍彻乎？”彻，通也，均也。周制：一夫受田百亩，而与同沟共井之人通力合作，计亩均收。大率民得其九，公取其一，故谓之彻。鲁自宣公税亩，又逐亩什取其一，则为什而取二矣。故有若请但专行彻法，欲公节用以厚民也。曰：“二，吾犹不足，如之何其彻也？”二，即所谓什二也。公以有若不喻其旨，故言此以示加赋之意。对曰：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”民富，则君不至独贫；民贫，则君不能独富。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，以止公之厚敛，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。杨氏曰：“仁政必自经界始。经界正，而后井地均、谷禄平，而军国之需皆量是以为出焉。故一彻而百度举矣，上下宁忧不足乎？以二犹不足而教之彻，疑若迂矣。然什一，天下之中正。多则桀，寡则貉，不可改也。后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图，故征敛无艺，费出无经，而上下困矣。又恶知盍彻之当务而不为迂乎？子张问崇德、辨惑。子曰：“主忠信，徙义，崇德也。主忠信，则本立，徙义，则日新。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。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惑也。恶，去声。爱恶，人之常情也。然人之生死有命，非可得而欲也。以爱恶而欲其生死，则惑矣。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则惑之甚也。‘诚不以富，亦只以异。’”此诗小雅我行其野之辞也。旧说：夫子引之，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。如此诗所言，不足以致富而适足以取异也。程子曰：“此错简，当在第十六篇齐景公有马千驷之上。因此下文亦有齐景公字而误也。”杨氏曰：“堂堂乎张也，难与并为仁矣。则非诚善补过不蔽于私者，故告之如此。”齐景公问政于孔子。齐景公，名杵臼。鲁昭公末年，孔子适齐。孔子对曰：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”此人道之大经，政事之根本也。是时景公失政，而大夫陈氏厚施于国。景公又多内嬖，而不立太子。其君臣父子之间，皆失其道，故夫子告之以此。公曰：“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粟，吾得而食诸？”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行，其后果以继嗣不定，启陈氏弑君篡国之祸。杨氏曰：“君之所以君，臣之所以臣，父之所以父，子之所以子，是必有道矣。景公知善夫子之言，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，盖悦而不绎者。齐之所以卒于乱也。”子曰：“片言可以折狱者，其由也与？”折，之舌反。与，平声。片言，半言。折，断也。子路忠信明决，故言出而人信服之，不待其辞之毕也。子路无 诺。 ，留也，犹 怨之 。急于践言，不留其诺也。记者因夫子之言而记此，以见

子路之所以取信于人者，由其养之有素也。尹氏曰：“小邾射以句绎奔鲁，曰：‘使季路要我，吾无盟矣。’千乘之国，不信其盟，而信子路之一言，其见信于人可知矣。一言而折狱者，信在言前，人自信之故也。不留诺，所以全其信也。”子曰：“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！”范氏曰：“听讼者，治其末，塞其流也。正其本，清其源，则无讼矣。”杨氏曰“子路片言可以折狱，而不知以礼逊为国，则未能使民无讼者也。故又记孔子之言，以见圣人以听讼为难，而以使民无讼为贵。”子张问政。子曰：“居之无倦，行之以忠。”居，谓存诸心。无倦，则始终如一。行，谓发于事。以忠，则表里如一。程子曰“子张少仁。无诚心爱民，则必倦而不尽心，故告之以此。”子曰：“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！”重出。

子曰：“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小人反是。”成者，诱掖奖劝以成其事也。君子小人，所存既有厚薄之殊，而其所好又有善恶之异。故其用心不同如此。

季康子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政者，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”范氏曰：“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。”胡氏曰：“鲁自中叶，政由大夫，家臣效尤，据邑背叛，不正甚矣。故孔子以是告之，欲康子以正自克，而改三家之故。惜乎康子之溺于利欲而不能也。”季康子患盗，问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。”言子不贪欲，则虽赏民使之为盗，民亦知耻而不窃。胡氏曰“季氏窃柄，康子夺嫡，民之为盗，固其所也。盖亦反其本耶？孔子以不欲启之，其旨深矣。”夺嫡事见春秋传。

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：“如杀无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子为政，焉用杀？子欲善，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。草上之风，必偃。”焉，于虔反。为政者，民所视效，何以杀为？欲善则民善矣。上，一作尚，加也。偃，仆也。尹氏曰：“杀之为言，岂为人上之语哉？以身教者从，以言教者讼，而况于杀乎？”子张问：“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？”达者，德孚于人而行无不得之谓。子曰：“何哉，尔所谓达者？”子张务外，夫子盖已知其发问之意。故反诘之，将以发其病而药之也。子张对曰：“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”言名誉着闻也。子曰：“是闻也，非达也。闻与达相似而不同，乃诚伪之所以分，学者不可不审也。故夫子既明辨之，下文又详言之。夫达也者，质直而好义，察言而观色，虑以下人。在邦必达，在家必达。夫，音扶，下同。好、下，皆去声。内主忠信。而所行合宜，审于接物而卑以自牧，皆自修于内，不求人知之事。然德修于己而人信之，则所行自无窒碍矣。夫闻也者，色取仁而行违，居之不疑。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”行，去声。善其颜色以取于仁，而行实背之，又自以为是而无所忌惮。此不务实而专务求名者，故虚誉虽隆而实德则病矣。程子曰：“学者须是务实，不要近名。有意近名，大本已失。更学何事？为名而学，则是伪也。今之学者，大抵为名。为名与为利虽清浊不同，然其利心则一也。”尹氏曰：“子张之学，病在乎不务实。故孔子告之，皆笃实之事，充乎内而发乎外者也。当时门人亲受圣人之教，而差失有如此者，况后世乎？”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，曰：“敢问崇德、修慝、辨惑。”慝，吐得反。胡氏曰：“慝之字从心从匿，盖恶之匿于心者。修者，治而去之。”子曰：“善哉问！善其切于为己。先事后得，非崇德与？攻其恶，无攻人之恶，非修慝与？一朝之忿，忘其身，以及其亲，非惑与？”与，平声。先事后得，犹言先难后获也。为所当为而不计其功，则德日积而不自知矣。专于治己而不责人，则己之恶无所匿矣。知一朝之忿



为甚微，而祸及其亲为甚大，则有以辨惑而惩其忿矣。樊迟麤鄙近利，故告之以此，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。范氏曰：“先事后得，上义而下利也。人惟有利欲之心，故德不崇。惟不自省己过而知人之过，故慝不修。感物而易动者莫如忿，忘其身以及其亲，惑之甚者也。惑之甚者必起于细微，能辨之于早，则不至于大惑矣。故惩忿所以辨惑也。”樊迟问仁。子曰：“爱人。”问知。子曰：“知人。”上知，去声，下如字。爱人，仁之施。知人，知之务。樊迟未达。曾氏曰：“迟之意，盖以爱欲其周，而知有所择，故疑二者之相悖尔。”子曰：“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”举直错枉者，知也。使枉者直，则仁矣。如此，则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为用矣。樊迟退，见子夏。曰：“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，子曰，‘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’，何谓也？”乡，去声。见，贤遍反。迟以夫子之言，专为知者之事。又未达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。子夏曰：“富哉言乎！叹其所包者广，不止言知。舜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皋陶，不仁者远矣。汤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伊尹，不仁者远矣。”选，息恋反。陶，音遥。远，如字。伊尹，汤之相也。不仁者远，言人皆化而为仁，不见有不仁者，若其远去尔，所谓使枉者直也。子夏盖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。程子曰：“圣人之语，因人而变化。虽若有浅近者，而其包含无所不尽，观于此章可见矣。非若他人之言，语近则遗远，语远则不知近也。”尹氏曰：“学者之问也，不独欲闻其说，又必欲知其方；不独欲知其方，又必欲为其事。如樊迟之问仁知也，夫子告之尽矣。樊迟未达，故又问焉，而犹未知其何以为之也。及退而问诸子夏，然后有以知之。使其未喻，则必将复问矣。既问于师，又辨诸友，当时学者之务实也如是。”子贡问友。子曰：“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则止，无自辱焉。”告，工毒反。道，去声。友所以辅仁，故尽其心以告之，善其说以道之。然以义合者也，故不可则止。若以数而见疏，则自辱矣。

曾子曰：“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。”讲学以会友，则道益明；取善以辅仁，则德日进。

## 卷七 子路第十三

凡三十章。

子路问政。子曰：“先之，劳之。”劳，如字。苏氏曰：“凡民之行，以身先之，则不令而行。凡民之事，以身劳之，则虽勤不怨。”请益。曰：“无倦。”无，古本作毋。吴氏曰：“勇者喜于有为而不能持久，故以此告之。”程子曰：“子路问政，孔子既告之矣。及请益，则曰‘无倦’而已。未尝复有所告，姑使之深思也。”仲弓为季氏宰，问政。子曰：“先有司，赦小过，举贤才。”有司，众职也。宰兼众职，然事必先之于彼，而后考其成功，则己不劳而事毕举矣。过，失误也。大者于事或有所害，不得不惩；小者赦之，则刑不滥而人心悦矣。贤，有德者。才，有能者。举而用之，则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。曰：“焉知贤才而举之？”曰：“举尔所知。尔所不知，人其舍诸？”焉，于虔反。舍，上声。仲弓虑无以尽知一时之贤才，故孔子告之以此。程子曰：“人各亲其亲，然后不独亲其亲。仲弓曰‘焉知贤才而举之’、

子曰‘举尔所知，尔所不知，人其舍诸’便见仲弓与圣人用心之大小。推此义，则一心可以兴邦，一心可以丧邦，只在公私之间尔。”范氏曰：“不先有司，则君行臣职矣；不赦小过，则下无全人矣；不举贤才，则百职废矣。失此三者，不可以为季氏宰，况天下乎？”子路曰：“卫君待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？”卫君，谓出公辄也。是时鲁哀公之十年，孔子自楚反乎卫。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！”是时出公不父其父而称其祖，名实紊矣，故孔子以正名为先。谢氏曰“正名虽为卫君而言，然为政之道，皆当以此为先。”子路曰：“有是哉，子之迂也！奚其正？”迂，谓远于事情，言非今日之急务也。子曰：“野哉由也！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。野，谓鄙俗。责其不能阙疑，而率尔妄对也。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；杨氏曰：“名不当其实，则言不顺。言不顺，则无以考实而事不成。”事不成，则礼乐不兴；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；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。中，去声。范氏曰：“事得其序之谓礼，物得其和之谓乐。事不成则无序而不和，故礼乐不兴。礼乐不兴，则施之政事皆失其道，故刑罚不中。”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于其言，无所苟而已矣。”程子曰：“名实相须。一事苟，则其余皆苟矣。”胡氏曰：“卫世子蒯聩耻其母南子之淫乱，欲杀之不果而出奔。灵公欲立公子郢，郢辞。公卒，夫人立之，又辞。乃立蒯聩之子辄，以拒蒯聩。夫蒯聩欲杀母，得罪于父，而辄据国以拒父，皆无父之人也，其不可有国也明矣。夫子为政，而以正名为先。必将具其事之本末，告诸天王，请于方伯，命公子郢而立之。则人伦正，天理得，名正言顺而事成矣。夫子告之之详如此，而子路终不喻也。故事辄不去，卒死其难。徒知食焉不避其难之为义，而不知食辄之食为非义也。”樊迟请学稼，子曰：“吾不如老农。”请学为圃。曰：“吾不如老圃。”种五谷曰稼，种蔬菜曰圃。樊迟出。子曰：“小人哉，樊须也！小人，谓细民，孟子所谓小人之事者也。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；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，焉用稼？”好，去声。夫，音扶。襁，居丈反。焉，于虔反。礼、义、信，大人之事也。好义，则事合宜。情，诚实也。敬服用情，盖各以其类而应也。襁，织缕为之，以约小儿于背者。杨氏曰：“樊须游圣人之门，而问稼圃，志则陋矣，辞而辟之可也。待其出而后言其非，何也？盖于其问也，自谓农圃之不如，则拒之者至矣。须之学疑不及此，而不能问。不能以三隅反矣，故不复。及其既出，则惧其终不喻也，求老农老圃而学焉，则其失愈远矣。故复言之，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。”

子曰：“诵诗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；虽多，亦奚以为？”使，去声。专，独也。诗本人情，该物理，可以验风俗之盛衰，见政治之得失。其言温厚和平，长于风谕。故诵之者，必达于政而能言也。程子曰：“穷经将以致用也。世之诵诗者，果能从政而专对乎？然则其所学者，章句之末耳，此学者之大患也。”子曰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子曰：“鲁卫之政，兄弟也。”鲁，周公之后。卫，康叔之后。本兄弟之国，而是时衰乱，政亦相似，故孔子叹之。

子谓卫公子荆，“善居室。始有，曰：‘苟合矣。’少有，曰：‘苟完矣。’富有，曰：‘苟美矣。’”公子荆，卫大夫。苟，聊且粗略之意。合，聚也。完，备也。言其循序而有节，不以欲速尽美累其心。杨氏曰：“务为全美，则累物而骄吝之心生。公子荆皆曰苟而已，则不以外物为心，其欲易足故也。”子适卫，冉有仆。仆，御车也。子曰：“庶矣哉！”庶，众也。冉有曰：“既

庶矣。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富之。”庶而不富，则民生不遂，故制田里，薄赋敛以富之。曰：“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教之。”富而不教，则近于禽兽。故必立学校，明礼义以教之。胡氏曰：“天生斯民，立之司牧，而寄以三事。然自三代之后，能举此职者，百无一二。汉之文明，唐之太宗，亦云庶且富矣，西京之教无闻焉。明帝尊师重傅，临雍拜老，宗戚子弟莫不受学；唐太宗大召名儒，增广生员，教亦至矣，然而未知所以教也。三代之教，天子公卿躬行于上，言行政事皆可师法，彼二君者其能然乎？”子曰：“苟有用我者。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”期月，谓周一岁之月也。可者，仅辞，言纲纪布也。有成，治功成也。尹氏曰：“孔子叹当时莫能用己也，故云然。”愚按：史记，此盖为卫灵公不能用而发。

子曰：“善人为邦百年，亦可以胜残去杀矣。诚哉是言也！”胜，平声。去，上声。为邦百年，言相继而久也。胜残，化残暴之人，使不为恶也。去杀，谓民化于善，可以不用刑杀也。盖古有是言，而夫子称之。程子曰：“汉自高、惠至于文、景，黎民醇厚，几致刑措，庶乎其近之矣。”尹氏曰：“胜残去杀，不为恶而已，善人之功如是。若夫圣人，则不待百年，其化亦不止此。”子曰：“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仁。”王者谓圣人受命而兴也。三十年为一世。仁，谓教化浹也。程子曰：“周自文武至于成王，而后礼乐兴，即其效也。”或问：“三年、必世，迟速不同，何也？”程子曰：“三年有成，谓法度纪纲有成而化行也。渐民以仁，摩民以义，使之浹于肌肤，沦于骨髓，而礼乐可兴，所谓仁也。此非积久，何以能致？”子曰：“苟正其身矣，于从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”冉子退朝。子曰：“何晏也？”对曰：“有政。”子曰：“其事也。如有政，虽不吾以，吾其与闻之。”朝，音潮。与，去声。冉有时为季氏宰。朝，季氏之私朝也。晏，晚也。政，国政。事，家事。以，用也。礼：大夫虽不治事，犹得与闻国政。是时季氏专鲁，其于国政，盖有不与同列议于公朝，而独与家臣谋于私室者。故夫子为不知者而言，此必季氏之家事耳。若是国政，我尝为大夫，虽不见用，犹当与闻。今既不闻，则是非国政也。语意与魏征献陵之对略相似。其所以正名分，抑季氏，而教冉有之意深矣。

定公问：“一言而可以兴邦，有诸？”孔子对曰：“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。几，期也。诗曰：“如几如式。”言一言之间，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。人之言曰：“为君难，为臣不易。”易，去声。当时有此言也。如知为君之难也，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？”因此言而知为君之难，则必战战兢兢，临深履薄，而无一事之敢忽。然则此言也，岂不可以必期于兴邦乎？为定公言，故不及臣也。曰：“一言而丧邦，有诸？”孔子对曰：“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。人之言曰：“予无乐乎为君，唯其言而莫予违也。”丧，去声，下同。乐，音洛。言他无所乐，惟乐此耳。如其善而莫之违也，不亦善乎？如不善而莫之违也，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？”范氏曰：“言不善而莫之违，则忠言不至于耳。君日骄而臣日谄，未有不丧邦者也。”谢氏曰：“知为君之难，则必敬谨以持之。惟其言而莫予违，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。邦未必遽兴丧也，而兴丧之源分于此。然此非识微之君子，何足以知之？”叶公问政。音义并见第七篇。子曰：“近者说，远者来。”说，音悦。被其泽则悦，闻其风则来。然必近者悦，而后远者来也。

子夏为莒父宰，问政。子曰：“无欲速，无见小利。欲速，则不达；见小利，则大事不成。”父，音甫。莒父，鲁邑名。欲事之速成，则急遽无序，

而反不达。见小者之为利，则所就者小，而所失者大矣。程子曰：“子张问政，子曰：‘居之无倦，行之以忠。’子夏问政，子曰：‘无欲速，无见小利。’子张常过高而未仁，子夏之病常在近小，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。”叶公语孔子曰：“吾党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证之。”语，去声。直躬，直身而行者。有因而盗曰攘。孔子曰：“吾党之直者异于是。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。”为，去声。父子相隐，天理人情之至也。故不求为直，而直在其中。谢氏曰：“顺理为直。父不为子隐，子不为父隐，于理顺邪？瞽瞍杀人，舜窃负而逃，遵海滨而处。当是时，爱亲之心胜，其于直不直，何暇计哉？”樊迟问仁。子曰：“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。虽之夷狄，不可弃也。”恭主容，敬主事。恭见于外，敬主乎中。之夷狄不可弃，勉其固守而勿失也。程子曰：“此是彻上彻下语。圣人初无二语也，充之则睟面盎背；推而达之，则笃恭而天下平矣。”胡氏曰：“樊迟问仁者三：此最先，先难次之，爱人其最后乎？”子贡问曰：“何如斯可谓之士矣？”子曰：“行己有耻，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谓士矣。”使，去声。此其志有所不为，而其材足以有为者也。子贡能言，故以使事告之。盖为使之难，不独贵于能言而已。曰：“敢问其次。”曰：“宗族称孝焉，乡党称弟焉。”弟，去声。此本立而材不足者，故为其次。曰：“敢问其次。”曰：“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硠硠然小人哉！抑亦可以为次矣。”行，去声。硠，苦耕反。果，必行也。硠，小石之坚确者。小人，言其识量之浅狭也。此其本末皆无足观，然亦不害其为自守也，故圣人犹有取焉，下此则市井之人，不复可为士矣。曰：“今之从政者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噫！斗筭之人，何足算也。”筭，所交反。算，亦作筭，悉乱反。今之从政者，盖如鲁三家之属。噫，心不平声。斗，量名，容十升。筭，竹器，容斗二升。斗筭之人，言鄙细也。算，数也。子贡之问每下，故夫子以是警之。程子曰：“子贡之意，盖欲为皎皎之行，闻于人者。夫子告之，皆笃实自得之事。”子曰：“不得中行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”狷，音绢。行，道也。狂者，志极高而行不掩。狷者，知未及而守有余。盖圣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，然既不可得，而徒得谨厚之人，则未必能自振拔而有为也。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，犹可因其志节，而激励裁抑之以进于道，非与其终于此而已也。孟子曰：“孔子岂不欲中道哉？不可必得，故思其次也。如琴张、曾皙、牧皮者，孔子之所谓狂也。其志嚚嚚然，曰：‘古之人！古之人！’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。狂者又不可得，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，是狷也，是又其次也。”子曰：“南人有言曰：‘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。’善夫！”恒，胡登反。夫，音扶。南人，南国之人。恒，常久也。巫，所以交鬼神。医，所以寄死生。故虽贱役，而犹不可以无常，孔子称其言而善之。“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”此易恒卦九三爻辞。承，进也。子曰：“不占而已矣。”复加“子曰”，以别易文也，其义未详。杨氏曰：“君子于易苟玩其占，则知无常之取羞矣。其为无常也，盖亦不占而已矣。”意亦略通。

子曰：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和者，无乖戾之心。同者，有阿比之意。尹氏曰：“君子尚义，故有不同。小人尚利，安得而和？”子贡问曰：“乡人皆好之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未可也。”“乡人皆恶之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未可也。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恶之。”好、恶，并去声。一乡之人，宜有公论矣，然其间亦各以类自为好恶也。故善者好之而恶者不恶，则必其有苟合之行。恶者恶之而善者不好，则必其无可好之实。

子曰：“君子易事而难说也：说之不以道，不说也；及其使人也，器之。小人难事而易说也：说之虽不以道，说也；及其使人也，求备焉。”易，去声。说，音悦。器之，谓随其材器而使之也。君子之心公而恕，小人之自私而刻。天理人欲之间，每相反而已矣。

子曰：“君子泰而不骄，小人骄而不泰。”君子循理，故安舒而不矜肆。小人逞欲，故反是。

子曰：“刚毅、木讷，近仁。”程子曰：“木者，质朴。讷者，迟钝。四者，质之近乎仁者也。”杨氏曰：“刚毅则不屈于物欲，木讷则不至于外驰，故近仁。”子路问曰：“何如斯可谓之士矣？”子曰：“切切、偲偲、怡怡如也，可谓士矣。朋友切切、偲偲，兄弟怡怡。”胡氏曰：“切切，恳到也。偲偲，详勉也。怡怡，和悦也。皆子路所不足，故告之。又恐其混于所施，则兄弟有贼恩之祸，朋友有善柔之损，故又别而言之。”子曰：“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即戎矣。”教民者，教之孝悌忠信之行，务农讲武之法。即，就也。戎，兵也。民知亲其上，死其长，故可以即戎。程子曰：“七年云者，圣人度其时可矣。如云期月、三年、百年、一世、大国五年、小国七年之类，皆当思其作为如何乃有益。”子曰：“以不教民战，是谓弃之。”以，用也。言用不教之民以战，必有败亡之祸，是弃其民也。

#### 宪问第十四

胡氏曰：“此篇疑原宪所记。”凡四十七章。

宪问耻。子曰：“邦有道，谷；邦无道，谷，耻也。”宪，原思名。谷，禄也。邦有道不能有为，邦无道不能独善，而但知食禄，皆可耻也。宪之狷介，其于邦无道谷之可耻，固知之矣；至于邦有道谷之可耻，则未必知也。故夫子因其问而并言之，以广其志，使知所以自勉，而进于有为也。

“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焉，可以为仁矣？”此亦原宪以其所能而问也。克，好胜。伐，自矜。怨，忿恨。欲，贪欲。子曰：“可以为难矣，仁则吾不知也。”有是四者而能制之，使不得行，可谓难矣。仁则天理浑然，自无四者之累，不行不足以言之也。程子曰：“人而无克、伐、怨、欲，惟仁者能之。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，斯亦难能也。谓之仁则未也。此圣人开示之深，惜乎宪之不能再问也。”或曰：“四者不行，固不得为仁矣。然亦岂非所谓克己之事，求仁之方乎？”曰：“克去己私以复乎礼，则私欲不留，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。若但制而不行，则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，而容其潜藏隐伏于胸中也。岂克己求仁之谓哉？学者察于二者之间，则其所以求仁之功，益亲切而无渗漏矣。”子曰：“士而怀居，不足以为士矣。”居，谓意所便安处也。

子曰：“邦有道，危言危行；邦无道，危行言孙。”行、孙，并去声。危，高峻也。孙，卑顺也。尹氏曰：“君子之持身不可变也，至于言则有时而不敢尽，以避祸也。然则为国者使士言孙，岂不殆哉？”子曰：“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；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”有德者，和顺积中，英华发外。能言者，或便佞口给而已。仁者，心无私累，见义必为。勇者，或血气之强而已。尹氏曰：“有德者必有言，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。仁者志必勇，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。”南宫适问于孔子曰：“羿善射，鼻荡舟，俱不得其死然；禹稷躬稼，而有天下。”夫子不答，南宫适出。子曰：“君子哉

若人！尚德哉若人！”适，古活反。羿，音诣。稟，五报反。荡，土浪反。南宫适，即南容也。羿，有穷之君，善射，灭夏后相而篡其位。其臣寒浞又杀羿而代之。稟，春秋传作“浇”，浞之子也，力能陆地行舟，后为夏后少康所诛。禹平水土暨稷播种，身亲稼穡之事。禹受舜禅而有天下，稷之后至周武王亦有天下。适之意盖以羿稟比当世之有权力者，而以禹稷比孔子也。故孔子不答。然适之言如此，可谓君子之人，而有尚德之心矣，不可以不与。故俟其出而赞美之。

子曰：“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”夫，音扶。谢氏曰：“君子志于仁矣，然毫忽之间，心不在焉，则未免为不仁也。”子曰：“爱之，能勿劳乎？忠焉，能勿诲乎？”苏氏曰：“爱而勿劳，禽犊之爱也；忠而勿诲，妇寺之忠也。爱而知劳之，则其为爱也深矣；忠而知诲之，则其为忠也大矣。”子曰：“为命：裨谌草创之，世叔讨论之，行人子羽修饰之，东里子产润色之。”裨，婢之反。谌，时林反。裨谌以下四人，皆郑大夫。草，略也。创，造也，谓造为草也。世叔，游吉也，春秋传作子太叔。讨，寻究也。论，讲议也。行人，掌使之官。子羽，公孙挥也。修饰，谓增损之。东里地名，子产所居也。润色，谓加以文采也。郑国之为辞命，必更此四贤之手而成，详审精密，各尽所长。是以应对诸侯，鲜有败事。孔子言此，盖善之也。

或问子产。子曰：“惠人也。”子产之政，不专于宽，然其心则一以爱人为主。故孔子以为惠人，盖举其重而言也问子西。曰：“彼哉！彼哉！”子西，楚公子申，能逊楚国，立昭王，而改纪其政，亦贤大夫也。然不能革其僭王之号。昭王欲用孔子，又沮止之。其后卒召白公以致祸乱，则其为人可知矣。彼哉者，外之之辞。问管仲。曰：“人也。夺伯氏骈邑三百，饭疏食，没齿无怨言。”人也，犹言此人也。伯氏，齐大夫。骈邑，地名。齿，年也。盖桓公夺伯氏之邑以与管仲，伯氏自知己罪，而心服管仲之功，故穷约以终身而无怨言。荀卿所谓“与之书社三百，而富人莫之敢拒”者，即此事也。或问：“管仲子产孰优？”曰：“管仲之德，不胜其才。子产之才，不胜其德。然于圣人之学，则概乎其未有闻也。”子曰：“贫而无怨难，富而无骄易。”易，去声。处贫难，处富易，人之常情。然人当勉其难，而不可忽其易也。

子曰：“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，不可以为滕薛大夫。”公绰，鲁大夫。赵魏，晋卿之家。老，家臣之长。大家势重，而无诸侯之事；家老望尊，而无官守之责。优，有余也。滕薛，二国名。大夫，任国政者。滕薛國小政繁，大夫位高责重。然则公绰盖廉静寡欲，而短于才者也。胡氏曰：“知之弗豫，枉其才而用之，则为弃人矣。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。言此，则孔子之用人可知矣。”“胡氏”，清仿宋大字本作“杨氏”。

子路问成人。子曰：“若臧武仲之知，公绰之不欲，卞庄子之勇，冉求之艺，文之以礼乐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”知，去声。成人，犹言全人。武仲，鲁大夫，名纻。庄子，鲁卞邑大夫。言兼此四子之长，则知足以穷理，廉足以养心，勇足以力行，艺足以泛应，而又节之以礼，和之以乐，使德成于内，而文见乎外。则材全德备，浑然不见一善成名之迹；中正和乐，粹然无复偏倚驳杂之蔽，而其为人也亦成矣。然亦之为言，非其至者，盖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语之也。若论其至，则非圣人之尽人道，不足以语此曰：“今之成人者何必然？见利思义，见危授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”复加“曰”字者，既答而复言也。授命，言不爱其生，持以与人也。久要，旧

约也。平生，平日也。有是忠信之实，则虽其才知礼乐有所未备，亦可以为成人之次也。程子曰：“知之明，信之笃，行之果，天下之达德也。若孔子所谓成人，亦不出此三者。武仲，知也；公绰，仁也；卞庄子，勇也；冉求，艺也。须是合此四人之能，文之以礼乐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然而论其大成，则不止于此。若今之成人，有忠信而不及于礼乐，则又其次者也。”又曰：“臧武仲之知，非正也。若文之以礼乐，则无不正矣。”又曰：“语成人之名，非圣人孰能之？孟子曰：‘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。’如此方可以称成人之名。”胡氏曰“今之成人以下，乃子路之言。盖不复闻斯行之之勇，而有终身诵之之固矣。未详是否？”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：“信乎夫子不言、不笑、不取乎？”公叔文子，卫大夫公孙拔也。公明姓，贾名，亦卫人。文子为人，其详不可知，然必廉静之士，故当时以三者称之。公明贾对曰：“以告者过也。夫子时然后言，人不厌其言；乐然后笑，人不厌其笑；义然后取，人不厌其取。”子曰：“其然，岂其然乎？”厌者，苦其多而恶之之辞。事适其可，则人不厌，而不觉其有是矣。是以称之或过，而以为不言、不笑、不取也。然此言也，非礼义充溢于中，得时措之宜者不能。文子虽贤，疑未及此，但君子与人为善，不欲正言其非也。故曰“其然岂其然乎”，盖疑之也。

子曰：“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，虽曰不要君，吾不信也。”要，平声。防，地名，武仲所封邑也。要，有挟而求也。武仲得罪奔邾，自邾如防，使请立后而避邑。以示若不得请，则将据邑以叛，是要君也。范氏曰：“要君者无上，罪之大者也。武仲之邑，受之于君。得罪出奔，则立后在君，非己所得专也。而据邑以请，由其好知而不好学也。”杨氏曰：“武仲卑辞请后，其迹非要君者，而意实要之。夫子之言，亦春秋诛意之法也。”子曰：“晋文公谄而不正，齐桓公正而不谄。”谄，古穴反。晋文公，名重耳。齐桓公，名小白。谄，诡也。二公皆诸侯盟主，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。虽其以力假仁，心皆不正，然桓公伐楚，仗义执言，不由诡道，犹为彼善于此。文公则伐卫以致楚，而阴谋以取胜，其谄甚矣。二君他事亦多类此，故夫子言此以发其隐。

子路曰：“桓公杀公子纠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。”曰：“未仁乎？”纠，居黝反。召，音邵。按春秋传，齐襄公无道，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。及无知弑襄公，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奔鲁。鲁人纳之，未克，而小白入，是为桓公。使鲁杀子纠而请管召，召忽死之，管仲请囚。鲍叔牙言于桓公以为相。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，忍心害理，不得为仁也。子曰：“桓公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！如其仁！”九，春秋传作“纠”，督也，古字通用。不以兵车，言不假威力也。如其仁，言谁如其仁者，又再言以深许之。盖管仲虽未得为仁人，而其利泽及人，则有仁之功矣。

子贡曰：“管仲非仁者与？桓公杀公子纠，不能死，又相之。”与，平声。相，去声。子贡意不死犹可，相之则已甚矣子曰：“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至于今受其赐。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。被，皮寄反。衽，而审反。霸，与伯同，长也。匡，正也。尊周室，攘夷狄，皆所以正天下也。微，无也。衽，衣衿也。被发左衽，夷狄之俗也。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，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。”谅，小信也。经，缢也。莫之知，人不知也。后汉书引此文，莫字上有人字。程子曰：“桓公，兄也。子纠，弟也。仲私于所事，辅之以争国，非义也。桓公杀之虽过，而纠之死实当。仲始与之同谋，遂与之同死，可也；知辅之争为不义，将自免以图后功亦可也。故

圣人不责其死而称其功。若使桓弟而纠兄，管仲所辅者正，桓夺其国而杀之，则管仲之与桓，不可同世之讎也。若计其后功而与其事桓，圣人之言，无乃害义之甚，启万世反复不忠之乱乎？如唐之王圭魏征，不死建成之难，而从太宗，可谓害于义矣。后虽有功，何足赎哉？”愚谓管仲有功而无罪，故圣人独称其功；王魏先有罪而后有功，则不以相掩可也。

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，与文子同升诸公。僕，士免反。臣，家臣。公，公朝。谓荐之与己同进为公朝之臣也。子闻之曰：“可以为文矣。”文者，顺理而成章之谓。谥法亦有所谓锡民爵位曰文者。洪氏曰：“家臣之贱而引之使与己并，有三善焉：知人，一也；忘己，二也；事君，三也。”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，康子曰：“夫如是，奚而不丧？”夫，音扶。丧，去声。丧，失位也。孔子曰：“仲叔圉治宾客，祝鮀治宗庙，王孙贾治军旅。夫如是，奚其丧？”仲叔圉，即孔文子也。三人皆卫臣，虽未必贤，而其才可用。灵公用之，又各当其才。尹氏曰“卫灵公之无道宜丧也，而能用此三人，犹足以保其国，而况有道之君，能用天下之贤才者乎？诗曰：‘无竞维人，四方其训之。’”子曰：“其言之不怍，则为之也难。”大言不惭，则无必为之志，而不自度其能否矣。欲践其言，岂不难哉？陈成子弑简公。成子，齐大夫，名恒。简公，齐君，名壬。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。孔子沐浴而朝，告于哀公曰：“陈恒弑其君，请讨之。”朝，音潮。是时孔子致仕居鲁，沐浴齐戒以告君，重其事而不敢忽也。臣弑其君，人伦之大变，天理所不容，人人得而诛之，况邻国乎？故夫子虽已告老，而犹请哀公讨之。公曰：“告夫三子！”夫，音扶，下“告夫”同。三子，三家也。时政在三家，哀公不得自专，故使孔子告之。孔子曰：“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君曰‘告夫三子’者。”孔子出而自言如此。意谓弑君之贼，法所必讨。大夫谋国，义所当告。君乃不能自命三子，而使我告之邪？之三子告，不可。孔子曰：“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”以君命往告，而三子鲁之强臣，素有无君之心，实与陈氏声势相倚，故沮其谋。而夫子复以此应之，其所以警之者深矣。程子曰：“左氏记孔子之言曰：‘陈恒弑其君，民之不予者半。以鲁之众，加齐之半，可克也。’此非孔子之言。诚若此言，是以力不以义也。若孔子之志，必将正名其罪，上告天子，下告方伯，而率与国以讨之。至于所以胜齐者，孔子之余事也，岂计鲁人之众寡哉？当是时，天下之乱极矣，因是足以正之，周室其复兴乎？鲁之君臣，终不从之，可胜惜哉！”胡氏曰“春秋之法，弑君之贼，人得而讨之。仲尼此举，先发后闻可也。”子路问事君。子曰：“勿欺也，而犯之。”犯，谓犯颜谏争。范氏曰：“犯非子路之所难也，而以不欺为难。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后犯也。”子曰：“君子上达，小人下达。”君子循天理，故日进乎高明；小人殉人欲，故日究乎污下。

子曰：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”为，去声。程子曰：“为己，欲得之于己也。为人，欲见知于人也。”程子曰：“古之学者为己，其终至于成物。今之学者为人，其终至于丧己。”愚按：圣贤论学者用心得失之际，其说多矣，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。于此明辨而日省之，则庶乎其不昧于所从矣。

蘧伯玉使人于孔子。使，去声，下同。蘧伯玉，卫大夫，名瑗。孔子居卫，尝主于其家。既而反鲁，故伯玉使人来也。孔子与之坐而问焉，曰：“夫子何为？”对曰：“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。”使者出。子曰：“使乎！使乎！”与之坐，敬其主以及其使也。夫子，指伯玉也。言其但欲寡过而犹



未能，则其省身克己，常若不及之意可见矣。使者之言愈自卑约，而其主之贤益彰，亦可谓深知君子之心，而善于辞令者矣。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。按庄周称“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”。又曰：“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。”盖其进德之功，老而不倦。是以践履笃实，光辉宣着。不惟使者知之，而夫子亦信之也。

子曰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重出。

曾子曰：“君子思不出其位。”此艮卦之象辞也。曾子盖尝称之，记者因上章之语而类记之也。范氏曰：“物各止其所，而天下之理得矣。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，而君臣、上下、大小，皆得其职也。”子曰：“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。”行，去声。耻者，不敢尽之意。过者，欲有余之辞。

子曰：“君子道者三，我无能焉：仁者不忧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惧。”知，去声。自责以勉人也。子贡曰：“夫子自道也。”道，言也。自道，犹云谦辞。尹氏曰：“成德以仁为先，进学以知为先。故夫子之言，其序有不同者以此。”子贡方人。子曰：“赐也贤乎哉？夫我则不暇。”夫，音扶。方，比也。乎哉，疑辞。比方人物而较其短长，虽亦穷理之事。然专务为此，则心驰于外，而所以自治者疏矣。故褒之而疑其辞，复自贬以深抑之。谢氏曰：“圣人责人，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如此。”子曰：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其不能也。”凡章指同而文不异者，一言而重出也。文小异者，屡言而各出也。此章凡四见，而文皆有异。则圣人于此一事，盖屡言之，其丁宁之意亦可见矣。

子曰：“不逆诈，不亿不信。抑亦先觉者，是贤乎！”逆，未至而迎之也。亿，未见而意之也。诈，谓人欺己。不信，谓人疑己。抑，反语辞。言虽不逆不亿，而于人之情伪，自然先觉，乃为贤也。杨氏曰：“君子一于诚而已，然未有诚而不明者。故虽不逆诈、不亿不信，而常先觉也。若夫不逆不亿而卒为小人所罔焉，斯亦不足观也已。”微生亩谓孔子曰：“丘何为是栖栖者与？无乃为佞乎？”与，平声。微生，姓，亩，名也。亩名呼夫子而辞甚倨，盖有齿德而隐者。栖栖，依依也。为佞，言其务为口给以悦人也。孔子曰：“非敢为佞也，疾固也。”疾，恶也。固，执一而不通也。圣人之于达尊，礼恭而言直如此，其警之亦深矣。

子曰：“骥不称其力，称其德也。”骥，善马之名。德，谓调良也。尹氏曰：“骥虽有力，其称在德。人有才而无德，则亦奚足尚哉？”或曰：“以德报怨，何如？”或人所称，今见老子书。德，谓恩惠也。子曰：“何以报德？言于其所怨，既以德报之矣；则人之有德于我者，又将何以报之乎？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”于其所怨者，爱憎取舍，一以至公而无私，所谓直也。于其所德者，则必以德报之，不可忘也。或人之言，可谓厚矣。然以圣人之言观之，则见其出于有意之私，而怨德之报皆不得其平也。必如夫子之言，然后二者之报各得其所。然怨有不讎，而德无不报，则又未尝不厚也。此章之言，明白简约，而其指意曲折反复。如造化之简易易知，而微妙无穷，学者所宜详玩也。

子曰：“莫我知也夫！”夫，音扶。夫子自叹，以发子贡之问也。子贡曰：“何为其莫知子也？”子曰：“不怨天，不尤人。下学而上达。知我者其天乎！”不得于天而不怨天，不合于人而不尤人，但知下学而自然上达。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，循序渐进耳，无以甚异于人而致其知也。然深味其语意，则见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独知之之妙。盖在孔门，惟子贡之智几足以及此，

故特语以发之。惜乎其犹有所未达也！程子曰：“不怨天，不尤人，在理当如此。”又曰：“下学上达，意在言表。”又曰：“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语，乃学之要。盖凡下学人事，便是上达天理。然习而不察，则亦不能以上达矣。”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。子服景伯以告，曰：“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，吾力犹能肆诸市朝。”朝，音潮。公伯寮，鲁人。子服氏，景谥，伯字，鲁大夫子服何也。夫子，指季孙。言其有疑于寮之言也。肆，陈尸也。言欲诛寮。子曰：“道之将行也与？命也。道之将废也与？命也。公伯寮其如命何！”与，平声。谢氏曰：“虽寮之愬行，亦命也。其实寮无如之何。”愚谓言此以晓景伯，安子路，而警伯寮耳。圣人于利害之际，则不待决于命而后泰然也。

子曰：“贤者辟世，辟，去声，下同。天下无道而隐，若伯夷太公是也。其次辟地，去乱国，适治邦。其次辟色，礼貌衰而去。其次辟言。”有违言而后去也。程子曰：“四者虽以大小次第言之，然非有优劣也，所遇不同耳。”子曰：“作者七人矣。”李氏曰：“作，起也。言起而隐去者，今七人矣。不可知其谁何。必求其人以实之，则凿矣。”子路宿于石门。晨门曰：“奚自？”子路曰：“自孔氏。”曰：“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？”与，平声。石门，地名。晨门，掌晨启门，盖贤人隐于抱关者也。自，从也，问其何所从来也。胡氏曰“晨门知世之不可而不为，故以是讥孔子。然不知圣人之视天下，无不可为之时也。”子击磬于卫。有荷蕢而过孔氏之门者，曰：“有心哉！击磬乎！”荷，去声。磬，乐器。荷，担也。蕢，草器也。此荷蕢者，亦隐士也。圣人之心未尝忘天下，此人闻其磬声而知之，则亦非常人矣。既而曰：“鄙哉！硜硜乎！莫己知也，斯己而已矣。深则厉，浅则揭。”硜，苦耕反。莫己之己，音纪，余音以。揭，起例反。硜硜，石声，亦专确之意。以衣涉水曰厉，撮衣涉水曰揭。此两句，卫风邶有苦叶之诗也。饥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，不能适浅深之宜子曰：“果哉！末之难矣。”果哉，叹其果于忘世也。末，无也。圣人心同天地，视天下犹一家，中国犹一人，不能一日忘也。故闻荷蕢之言，而叹其果于忘世。且言人之出处，若但如此，则亦无所难矣。

子张曰：“书云：‘高宗谅阴，三年不言。’何谓也？”高宗，商王武丁也。谅阴，天子居丧之名，未详其义。子曰：“何必高宗，古之人皆然。君薨，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。”言君薨，则诸侯亦然。总己，谓总摄己职。冢宰，太宰也。百官听于冢宰，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。胡氏曰：“位有贵贱，而生于父母无以异者。故三年之丧，自天子达。子张非疑此也，殆以为人君三年不言，则臣下无所禀令，祸乱或由以起也。孔子告以听于冢宰，则祸乱非所忧矣。”子曰：“上好礼，则民易使也。”好、易，皆去声。谢氏曰“礼达而分定，故民易使。”子路问君子。子曰：“修己以敬。”曰：“如斯而已乎？”曰：“修己以安人。”曰：“如斯而已乎？”曰：“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，尧舜其犹病诸！”修己以敬，夫子之言至矣尽矣。而子路少之，故再以其充积之盛，自然及物者告之，无他道也。人者，对己而言。百姓，则尽乎人矣。尧舜犹病，言不可以有加于此。以抑子路，使反求诸近也。盖圣人之心无穷，世虽极治，然岂能必知四海之内，果无一物不得其所哉？故尧舜犹以安百姓为病。若曰吾治已足，则非所以为圣人矣。程子曰：“君子修己以安百姓，笃恭而天下平。惟上下一于恭敬，则天地自位，万物自育，气无不和，而四灵毕至矣。此体信达顺之道，聪明睿知皆由是出，以此事天飨帝。”原壤夷俟。子曰：“幼而不孙弟，长而无述焉，老而不死，是为贼！”以杖叩其胫。孙、弟，并去声。长，上声。叩，音口。胫，其定反。原壤，孔子之

故人。母死而歌，盖老氏之流，自放于礼法之外者。夷，蹲踞也。俟，待也。言见孔子来而蹲踞以待之也。述，犹称也。贼者，害人之名。以其自幼至长，无一善状，而久生于世，徒足以败常乱俗，则是贼而已矣。胫，足骨也。孔子既责之，而因以所曳之杖，微击其胫，若使勿蹲踞然。

阙党童子将命。或问之曰：“益者与？”与，平声。阙党，党名。童子，未冠者之称。将命，谓传宾主之言。或人疑此童子学有进益，故孔子使之传命以宠异之也。子曰：“吾见其居于位也，见其与先生并行也。非求益者也，欲速成者也。”礼，童子当隅坐随行。孔子言吾见此童子，不循此礼。非能求益，但欲速成尔。故使之给使令之役，观长少之序，习揖逊之容。盖所以抑而教之，非宠而异之也。

## 卷八 卫灵公第十五

凡四十一章。

卫灵公问陈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俎豆之事，则尝闻之矣；军旅之事，未之学也。”明日遂行。陈，去声。陈，谓军师行伍之列。俎豆，礼器。尹氏曰：“卫灵公，无道之君也，复有志于战伐之事，故答以未学而去之。”在陈绝粮，从者病，莫能兴。从，去声。孔子去卫适陈。兴，起也。子路愠见曰：“君子亦有穷乎？”子曰：“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”见，贤遍反。何氏曰：“滥，溢也。言君子固有穷时，不若小人穷则放溢为非。”程子曰：“固穷者，固守其穷。”亦通。愚谓圣人当行而行，无所顾虑。处困而亨，无所怨悔。于此可见，学者宜深味之。

子曰：“赐也，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？”女，音汝。识，音志。与，平声，下同。子贡之学，多而能识矣。夫子欲其知所本也，故问以发之。对曰：“然，非与？”方信而忽疑，盖其积学功至，而亦将有得也。曰：“非也，予一以贯之。”说见第四篇。然彼以行言，而此以知言也。谢氏曰：“圣人之道大矣，人不能遍观而尽识，宜其以为多学而识之也。然圣人岂务博者哉？如天之于众形，匪物物刻而雕之也。故曰：‘予一以贯之。’‘德輶如毛，毛犹有伦。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。’至矣！”尹氏曰：“孔子之于曾子，不待其问而直告之以此，曾子复深谕之曰‘唯’。若子贡则先发其疑而后告之，而子贡终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。二子所学之浅深，于此可见。”愚按：夫子之于子贡，屡有以发之，而他人不与焉。则颜曾以下诸子所学之浅深，又可见矣。

子曰：“由！知德者鲜矣。”鲜，上声。由，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。德，谓义理之得于己者。非己有之，不能知其意味之实也。自第一章至此，疑皆一时之言。此章盖为愠见发也。

子曰：“无为而治者，其舜也与？夫何为哉，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”与，平声。夫，音扶。无为而治者，圣人德盛而民化，不待其有所作为也。独称舜者，绍尧之后，而又得人以任众职，故尤不见其有为之迹也。恭己者，圣人敬德之容。既无所为，则人之所见如此而已。

子张问行。犹问达之意也。子曰：“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之邦行矣；

言不忠信，行不笃敬，虽州里行乎哉？行笃、行不之行，去声。貉，亡百反。子张意在得行于外，故夫子反于身而言之，犹答干禄问达之意也。笃，厚也。蛮，南蛮。貉，北狄。二千五百家为州。立，则见其参于前也；在舆，则见其倚于衡也。夫然后行。”参，七南反。夫，音扶。其者，指忠信笃敬而言。参，读如毋往参焉之参，言与我相参也。衡，轭也。言其于忠信笃敬念念不忘，随其所在，常若有见，虽欲顷刻离之而不可得。然后一言一行，自然不离于忠信笃敬，而蛮貉可行也。子张书诸绅。绅，大带之垂者。书之，欲其不忘也。程子曰：“学要鞭辟近里，着己而已。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；言忠信，行笃敬；立则见其参于前，在舆则见其倚于衡；只此是学。质美者明得尽，查滓便浑化，却与天地同体。其次惟庄敬以持养之，及其至则一也。”子曰：“直哉史鱼！邦有道，如矢；邦无道，如矢。”史，官名。鱼，卫大夫，名？。如矢，言直也。史鱼自以不能进贤退不肖，既死犹以尸谏，故夫子称其直。事见家语。君子哉蘧伯玉！邦有道，则仕；邦无道，则可卷而怀之。”伯玉出处，合于圣人之道，故曰君子。卷，收也。怀，藏也。如于孙林父宁殖放弑之谋，不对而出，亦其事也。杨氏曰：“史鱼之直，未尽君子之道。若蘧伯玉，然后可免于乱世。若史鱼之如矢，则虽欲卷而怀之，有不可得也。”子曰：“可与言而不与之言，失人；不可与言而与之言，失言。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”知，去声。

子曰：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。”志士，有志之士。仁人，则成德之人也。理当死而求生，则于其心有不安矣，是害其心之德也。当死而死，则心安而德全矣。程子曰：“实理得之于心自别。实理者，实见得是，实见得非也。古人有捐躯陨命者，若不实见得，恶能如此？须是实见得生不重于义，生不安于死也。故有杀身以成仁者，只是成就一个是而已。”子贡问为仁。子曰：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居是邦也，事其大夫之贤者，友其士之仁者。”贤以事言，仁以德言。夫子尝谓子贡悦不若己者，故以是告之。欲其有所严惮切磋以成其德也。程子曰：“子贡问为仁，非问仁也，故孔子告之以为仁之资而已。”颜渊问为邦。颜子王佐之才，故问治天下之道。曰为邦者，谦辞。子曰：“行夏之时，夏时，谓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为岁首也。天开于子，地辟于丑，人生于寅，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，皆可以为岁首。而三代迭用之，夏以寅为人正，商以丑为地正，周以子为天正也。然时以作事，则岁月自当以人为纪。故孔子尝曰，“吾得夏时焉”而说者以为谓夏小正之属。盖取其时之正与其令之善，而于此又以告颜子也。乘殷之辂，辂，音路，亦作路。商辂，木辂也。辂者，大车之名。古者以木为车而已，至商而有辂之名，盖始异其制也。周人饰以金玉，则过侈而易败，不若商辂之朴素浑坚而等威已辨，为质而得其中也。服周之冕，周冕有五，祭服之冠也。冠上有覆，前后有旒。黄帝以来，盖已有之，而制度仪等，至周始备。然其为物小，而加于众体之上，故虽华而不为靡，虽费而不及奢。夫子取之，盖亦以为文而得其中也。乐则韶舞。取其尽善尽美。放郑声，远佞人。郑声淫，佞人殆。”远，去声。放，谓禁绝之。郑声，郑国之音。佞人，卑谄辩给之人。殆，危也。程子曰：“问政多矣，惟颜渊告之以此。盖三代之制，皆因时损益，及其久也，不能无弊。周衰，圣人不作，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礼，立万世常行之道，发此以为之兆尔。由是求之，则余皆可考也。”张子曰：“礼乐，治之法也。放郑声，远佞人，法外意也。一日不谨，则法坏矣。虞夏君臣更相饬戒，意盖如此。”又曰“法立而能守，则德可久，业可

大。郑声佞人，能使人丧其所守，故放远之。”尹氏曰：“此所谓百王不易之大法。孔子之作春秋，盖此意也。孔颜虽不得行之于时，然其为治之法，可得而见矣。”子曰：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”苏氏曰：“人之所履者，容足之外，皆为无用之地，而不可废也。故虑不在千里之外，则患在几席之下矣。”子曰：“已矣乎！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好，去声。已矣乎，叹其终不得而见也。

子曰：“臧文仲其窃位者与？知柳下惠之贤，而不与立也。”者与之与，平声。窃位，言不称其位而有愧于心，如盗得而阴据之也。柳下惠，鲁大夫展获，字禽，食邑柳下，谥曰惠。与立，谓与之并立于朝。范氏曰：“臧文仲为政于鲁，若不知贤，是不明也；知而不举，是蔽贤也。不明之罪小，蔽贤之罪大。故孔子以为不仁，又以为窃位。”子曰：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，则远怨矣。”远，去声。责己厚，故身益修；责人薄，故人易从。所以人不得而怨之。

子曰：“不曰‘如之何如之何’者，吾未如之何也已矣。”如之何如之何者，熟思而审处之辞也。不如是而妄行，虽圣人亦无如之何矣。

子曰：“群居终日，言不及义，好行小慧，难矣哉！”好，去声。小慧，私智也。言不及义，则放辟邪侈之心滋。好行小慧，则行险侥幸之机熟。难矣哉者，言其无以入德，而将有患害也。

子曰：“君子义以为质，礼以行之，孙以出之，信以成之。君子哉！”孙，去声。义者制事之本，故以为质干。而行之必有节文，出之必以退逊，成之必在诚实，乃君子之道也。程子曰：“义以为质，如质干然。礼行此，孙出此，信成此。此四句只是一事，以义为本。”又曰：“‘敬以直内，则义以方外。’‘义以为质，则礼以行之，孙以出之，信以成之。’”子曰：“君子病无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。”子曰：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范氏曰：“君子学以为己，不求人知。然没世而名不称焉，则无为善之实可知矣。”子曰：“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”谢氏曰：“君子无不反求诸己，小人反是。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。”杨氏曰：“君子虽不病人之不己知，然亦疾没世而名不称也。虽疾没世而名不称，然所以求者，亦反诸己而已。小人求诸人，故违道干誉，无所不至。三者文不相蒙，而义实相足，亦记言者之意。”子曰：“君子矜而不争，群而不党。”庄以持己曰矜。然无乖戾之心，故不争。和以处众曰群。然无阿比之意，故不党。

子曰：“君子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。”子贡问曰：“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？”子曰：“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推己及物，其施不穷，故可以终身行之。尹氏曰：“学贵于知要。子贡之问，可谓知要矣。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。推而极之，虽圣人之无我，不出乎此。终身行之，不亦宜乎？”子曰：“吾之于人也，谁毁谁誉？如有所誉者，其有所试矣。誉，平声。毁者，称人之恶而损其真。誉者，扬人之善而过其实。夫子无是也。然或有所誉者，则必尝有以试之，而知其将然矣。圣人善善之速，而无所苟如此。若其恶恶，则已缓矣。是以虽有以前知其恶，而终无所毁也。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”斯民者，今此之人也。三代，夏、商、周也。直道，无私曲也。言吾之所以无所毁誉者，盖以此民，即三代之时所以善其善、恶其恶而无所私曲之民。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实也。尹氏曰：“孔子之于人也，岂有意于毁誉之哉？其所以誉之者，盖试而知其美故也。斯民也，三代所以直道而行，岂得容私于其闲哉？子曰：“吾犹及史之阙文也，有马

者借人乘之。今亡矣夫！”夫，音扶。杨氏曰：“史阙文、马借人，此二事孔子犹及见之。今亡矣夫，悼时之益偷也。”愚谓此必有为而言。盖虽细故，而时变之大者可知矣。胡氏曰：“此章义疑，不可强解。”子曰：“巧言乱德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”巧言，变乱是非，听之使人丧其所守。小不忍，如妇人之仁、匹夫之勇皆是。

子曰：“众恶之，必察焉；众好之，必察焉。”好、恶，并去声。杨氏曰：“惟仁者能好恶人。众好恶之而不察，则或蔽于私矣。”子曰：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”弘，廓而大之也。人外无道，道外无人。然人心有觉，而道体无为；故人能大其道，道不能大其人也。张子曰：“心能尽性，人能弘道也；性不知检其心，非道弘人也。”子曰：“过而不改，是谓过矣。”过而能改，则复于无过。惟不改则其过遂成，而将不及改矣。

子曰：“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，句。无益，句。不如学也。”此为思而不学者言之。盖劳心以必求，不如逊志而自得也。李氏曰：“夫子非思而不学者，特垂语以教人尔。”子曰：“君子谋道不谋食。耕也，馁在其中矣；学也，禄在其中矣。君子忧道不忧贫。”馁，奴罪反。耕所以谋食，而未必得食。学所以谋道，而禄在其中。然其学也，忧不得乎道而已；非为忧贫之故，而欲为是以得禄也。尹氏曰：“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，岂以在外者为忧乐哉？”子曰：“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；虽得之，必失之。知，去声。知足以知此理，而私欲间之，则无以有之于身矣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。不庄以?之，则民不敬。?，临也。谓临民也。知此理而无私欲以间之，则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。然犹有不庄者，盖气习之偏，或有厚于内而不严于外者，是以民不见其可畏而慢易之。下句放此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庄以?之。动之不以礼，未善也。”动之，动民也。犹曰鼓舞而作兴之云尔。礼，谓义理之节文。愚谓学至于仁，则善有诸己而大本立矣。?之不庄，动之不以礼，乃其气稟学问之小疵，然亦非尽善之道也。故夫子历言之，使知德愈全则责愈备，不可以为小节而忽之也。

子曰：“君子不可小知，而可大受也；小人不可大受，而可小知也。”此言观人之法。知，我知之也。受，彼所受也。盖君子于细事未必可观，而材德足以任重；小人虽器量浅狭，而未必无一长可取。

子曰：“民之于仁也，甚于水火。水火，吾见蹈而死者矣，未见蹈仁而死者也。”民之于水火，所赖以生，不可一日无。其于仁也亦然。但水火外物，而仁在己。无水火，不过害人之身，而不仁则失其心。是仁有甚于水火，而尤不可以一日无也。况水火或有时而杀人，仁则未尝杀人，亦何惮而不为哉？李氏曰：“此夫子勉人为仁之语。”下章放此。

子曰：“当仁不让于师。”当仁，以仁为己任也。虽师亦无所逊，言当勇往而必为也。盖仁者，人所自有而自为之，非有争也，何逊之有？程子曰：“为仁在己，无所与逊。若善名为外，则不可不逊。”“为”，清仿宋大字本作“在”。

子曰：“君子贞而不谅。”贞，正而固也。谅，则不择是非而必于信。

子曰：“事君，敬其事而后其食。”后，与后获之后同。食，禄也。君子之仕也，有官守者修其职，有言责者尽其忠。皆以敬吾之事而已，不可先有求禄之心也。

子曰：“有教无类。”人性皆善，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，气习之染也。故君子有教，则人皆可以复于善，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。

子曰：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”为，去声。不同，如善恶邪正之异。

子曰：“辞达而已矣。”辞，取达意而止，不以富丽为工。

师冕见，及阶，子曰：“阶也。”及席，子曰：“席也。”皆坐，子告之曰：“某在斯，某在斯。”见，贤遍反。师，乐师，瞽者。冕，名。再言某在斯，历举在坐之人以诏之。

师冕出。子张问曰：“与师言之道与？”与，平声。圣门学者，于夫子之一言一动，无不存心省察如此。子曰：“然。固相师之道也。”相，去声。相，助也。古者瞽必有相，其道如此。盖圣人于此，非作意而为之，但尽其道而已。尹氏曰：“圣人处己为人，其心一致，无不尽其诚故也。有志于学者，求圣人之心，于斯亦可见矣。”范氏曰：“圣人不侮鰥寡，不虐无告，可见于此。推之天下，无一物不得其所矣。”

季氏第十六

洪氏曰：“此篇或以为齐论。”凡十四章。

季氏将伐颛臾。颛，音专。臾，音俞。颛臾，国名。鲁附庸也。冉有、季路见于孔子曰：“季氏将有事于颛臾。”见，贤遍反。按左传史记，二子仕季氏不同时。此云尔者，疑子路尝从孔子自卫反鲁，再仕季氏，不久而复之卫也。孔子曰：“求！无乃尔是过与？”与，平声。冉求为季氏聚敛，尤用事。故夫子独责之。夫颛臾，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。何以伐为？”夫，音扶。东蒙，山名。先王封颛臾于此山之下，使主其祭，在鲁地七百里之中。社稷，犹云公家。是时四分鲁国，季氏取其二，孟孙叔孙各有其一。独附庸之国尚为公臣，季氏又欲取以自益。故孔子言颛臾乃先王封国，则不可伐；在邦域之中，则不必伐；是社稷之臣，则非季氏所当伐也。此事理之至当，不易之定体，而一言尽其曲折如此，非圣人不能也。冉有曰：“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”夫子，指季孙。冉有实与谋，以孔子非之，故归咎于季氏。孔子曰：“求！周任有言曰：‘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’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矣？任，平声。焉，于虔反。相，去声，下同。周任，古之良史。陈，布也。列，位也。相，瞽者之相也。言二子不欲则当谏，谏而不听，则当去也。且尔言过矣。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，是谁之过与？”兕，徐履反。柙，户甲反。椟，音独。与，平声。兕，野牛也。柙，槛也。椟，匮也。言在柙而逸，在椟而毁，典守者不得辞其过。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，则季氏之恶，己不得不任其责也。冉有曰：“今夫颛臾，固而近于费。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”夫，音扶。固，谓城郭完固。费，季氏之私邑。此则冉求之饰辞，然亦可见其实与季氏之谋矣。孔子曰：“求！君子疾夫舍曰欲之，而必为之辞。夫，音扶。舍，上声。欲之，谓贪其利。丘也闻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。寡，谓民少。贫，谓财乏。均，谓各得其分。安，谓上下相安。季氏之欲取颛臾，患寡与贫耳。然是时季氏据国，而鲁公无民，则不均矣。君弱臣强，互生嫌隙，则不安矣。均则不患于贫而和，和则不患于寡而安，安则不相疑忌，而无倾覆之患。夫如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夫，音扶。内治修，然后远人服。有不服，则修德以来之，亦不当勤兵于远。今由与求也，相夫子，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；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。子路虽不与谋，而素不能辅之以义，亦不得为无罪，故并责之。远人，谓颛臾。分崩离析，谓四分公室，家臣屡叛。而谋动干戈于邦内。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”干，楯也。戈，戟

也。萧墙，屏也。言不均不和，内变将作。其后哀公果欲以越伐鲁而去季氏。谢氏曰：“当是时，三家强，公室弱，冉求又欲伐颛臾以附益之。夫子所以深罪之，为其瘠鲁以肥三家也。”洪氏曰：“二子仕于季氏，凡季氏所欲为，必以告于夫子。则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，宜亦多矣。伐颛臾之事，不见于经传，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与？”孔子曰：“天下有道，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；天下无道，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自诸侯出，盖十世希不失矣；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矣；陪臣执国命，三世希不失矣。先王之制，诸侯不得变礼乐，专征伐。陪臣，家臣也。逆理愈甚，则其失之愈速。大约世数，不过如此。天下有道，则政不在大夫。言不得专政。天下有道，则庶人不议。”上无失政，则下无私议。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。此章通论天下之势。

孔子曰：“禄之去公室，五世矣；政逮于大夫，四世矣；故夫三桓之子孙，微矣。”夫，音扶。鲁自文公薨，公子遂杀子赤，立宣公，而君失其政。历成、襄、昭、定，凡五公。逮，及也。自季武子始专国政，历悼、平、桓子，凡四世，而为家臣阳虎所执。三桓，三家，皆桓公之后。此以前章之说推之，而知其当然也。此章专论鲁事，疑与前章皆定公时语。苏氏曰：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，宜诸侯之强也，而鲁以失政。政逮于大夫，宜大夫之强也，而三桓以微。何也？强生于安，安生于上下之分定。今诸侯大夫皆陵其上，则无以令其下矣。故皆不久而失之也。”孔子曰：“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。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，益矣。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损矣。”便，平声。辟，婢亦反。友直，则闻其过。友谅，则进于诚。友多闻，则进于明。便，习熟也。便辟，谓习于威仪而不直。善柔，谓工于媚悦而不谅。便佞，谓习于口语，而无闻见之实。三者损益，正相反也。尹氏曰：“自天子至于庶人，未有不须友以成者。而其损益有如是者，可不谨哉？”孔子曰：“益者三乐，损者三乐。乐节礼乐，乐道人之善，乐多贤友，益矣。乐骄乐，乐佚游，乐宴乐，损矣。”乐，五教反。礼乐之乐，音岳。骄乐宴乐之乐，音洛。节，谓辨其制度声容之节。骄乐，则侈肆而不知节。佚游，则惰慢而恶闻善。宴乐，则淫溺而狎小人。三者损益，亦相反也。尹氏曰：“君子之于好乐，可不谨哉？”孔子曰：“侍于君子有三愆：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，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，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。”君子，有德位之通称。愆，过也。瞽，无目，不能察言观色。尹氏曰：“时然后言，则无三者之过矣。”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三戒：少之时，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；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。”血气，形之所待以生者，血阴而气阳也。得，贪得也。随时知戒，以理胜之，则不为血气所使也。范氏曰：“圣人同于人者血气也，异于人者志气也。血气有时而衰，志气则无时而衰也。少未定、壮而刚、老而衰者，血气也。戒于色、戒于斗、戒于得者，志气也。君子养其志气，故不为血气所动，是以年弥高而德弥邵也。”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畏者，严惮之意也。天命者，天所赋之正理也。知其可畏，则其戒谨恐惧，自有不能已者。而付畀之重，可以不失矣。大人圣言，皆天命所当畏。知畏天命，则不得不畏之矣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狎大人，侮圣人之言。”侮，戏玩也。不知天命，故不识义理，而无所忌惮如此。尹氏曰：“三畏者，修己之诚当然也。小人不务修身诚己，则何畏之有？”孔子曰：“生而知之者，上也；学而知之者，次也；困而学之，又其次也；困而不学，民斯为下矣。”困，谓有所不通。言人之气质不同，大约有此四等。杨氏曰：“生知学知以至困学，虽其质不同，然及



其知之一也。故君子惟学之为贵。困而不学，然后为下。”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九思：视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问，忿思难，见得思义。”难，去声。视无所蔽，则明无不见。听无所壅，则聪无闻。色，见于面者。貌，举身而言。思问，则疑不蓄。思难，则忿必惩。思义，则得不苟。程子曰：“九思各专其一。”谢氏曰：“未至于从容中道，无时而不自省察也。虽有不存焉者寡矣，此之谓思诚。”孔子曰：“见善如不及，见不善如探汤。吾见其人矣，吾闻其语矣。探，吐南反。真知善恶而诚好恶之，颜、曾、闵、冉之徒，盖能之矣。语，盖古语也。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。吾闻其语矣，未见其人也。”求其志，守其所达之道也。达其道，行其所求之志也。盖惟伊尹、太公之流，可以当之。当时若颜子，亦庶乎此。然隐而未见，又不幸而蚤死，故夫子云然。

齐景公有马千驷，死之日，民无德而称焉。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，民到于今称之。驷，四马也。首阳，山名。其斯之谓与？与，平声。胡氏曰：“程子以为第十二篇错简‘诚不以富，亦只以异’，当在此章之首。今详文势，似当在此句之上。言人之所称，不在于富，而在于异也。”愚谓此说近是，而章首当有孔子曰字，盖阙文耳。大抵此书后十篇多阙误。

陈亢问于伯鱼曰：“子亦有异闻乎？”亢，音刚。亢以私意窥圣人，疑必阴厚其子对曰：“未也。尝独立，鲤趋而过庭。曰：‘学诗乎？’对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学诗，无以言。’鲤退而学诗。事理通达，而心气和平，故能言。他日又独立，鲤趋而过庭。曰：‘学礼乎？’对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’鲤退而学礼。品节详明，而德性坚定，故能立。闻斯二者。”当独立之时，所闻不过如此，其无异闻可知。陈亢退而喜曰：“问一得三，闻诗，闻礼，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。”远，去声。尹氏曰：“孔子之教其子，无异于门人，故陈亢以为远其子。”邦君之妻，君称之曰夫人，夫人自称曰小童；邦人称之曰君夫人，称诸异邦曰寡小君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。寡，寡德，谦辞。吴氏曰：“凡语中所载如此类者，不知何谓。或古有之，或夫子尝言之，不可考也。”

## 卷九 阳货第十七

凡二十六章。

阳货欲见孔子，孔子不见，归孔子豚。孔子时其亡也，而往拜之，遇诸涂。归，如字，一作馈。阳货，季氏家臣，名虎。尝囚季桓子而专国政。欲令孔子来见己，而孔子不往。货以礼，大夫有赐于士，不得受于其家，则往拜其门。故瞰孔子之亡而归之豚，欲令孔子来拜而见之也。谓孔子曰：“来！予与尔言。”曰：“怀其宝而迷其邦，可谓仁乎？”曰：“不可。”“好从事而亟失时，可谓知乎？”曰：“不可。”“日月逝矣，岁不我与。”孔子曰：“诺。吾将仕矣。”好、亟、知，并去声。怀宝迷邦，谓怀藏道德，不救国之迷乱。亟，数也。失时，谓不及事几之会。将者，且然而未必之辞。货语皆讥孔子而讽使速仕。孔子固未尝如此，而亦非不欲仕也，但不仕于货耳。故直据理答之，不复与辩，若不谕其意者。阳货之欲见孔子，虽其善意，然不过欲使助己为乱耳。故孔子不见者，义也。其往拜者，礼也。必时其亡而往者，欲

其称也。遇诸涂而不避者，不终绝也。随问而对者，理之直也。对而不辩者，言之孙而亦无所诘也。杨氏曰：“扬雄谓孔子于阳货也，敬所不敬，为诘身以信道。非知孔子者。盖道外无身，身外无道。身诘矣而可以信道，吾未之信也。”子曰：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”此所谓性，兼气质而言者也。气质之性，固有美恶之不同矣。然以其初而言，则皆不甚相远也。但习于善则善，习于恶则恶，于是始相远耳。程子曰：“此言气质之性。非言性之本也。若言其本，则性即是理，理无不善，孟子之言性善是也。何相近之有哉？”子曰：“唯上知与下愚不移。”知，去声。此承上章而言。人之气质相近之中，又有美恶一定，而非习之所能移者。程子曰：“人性本善，有不可移者何也？语其性则皆善也，语其才则有下愚之不移。所谓下愚有二焉：自暴自弃也。人苟以善自治，则无不可移，虽昏愚之至，皆可渐磨而进也。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，自弃者绝之以不为，虽圣人与居，不能化而入也，仲尼之所谓下愚也。然其质非必昏且愚也，往往强戾而才力有过人者，商辛是也。圣人以其自绝于善，谓之下愚，然考其归则诚愚也。”或曰：“此与上章当合为一，子曰二字，盖衍文耳。”子之武城，闻弦歌之声。弦，琴瑟也。时子游为武城宰，以礼乐为教，故邑人皆弦歌也。夫子莞尔而笑，曰：“割鸡焉用牛刀？”莞，华版反。焉，于虔反。莞尔，小笑貌，盖喜之也。因言其治小邑，何必用此大道也。子游对曰：“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：‘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’”易，去声。君子小人，以位言之。子游所称，盖夫子之常言。言君子小人，皆不可以不学。故武城虽小，亦必教以礼乐。子曰：“二三子！偃之言是也。前言戏之耳。”嘉子游之笃信，又以解门人之惑也。治有大小，而其治之必用礼乐，则其为道一也。但众人多不能用，而子游独行之。故夫子骤闻而深喜之，因反其言以戏之。而子游以正对，故复是其言，而自实其戏也。

公山弗扰以费畔，召，子欲往。弗扰，季氏宰。与阳货共执桓子，据邑以叛。

子路不说，曰：“末之也已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。”说，音悦。末，无也。言道既不行，无所往矣，何必公山氏之往乎？子曰：“夫召我者而岂徒哉？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？”夫，音扶。岂徒哉，言必用我也。为东周，言兴周道于东方。程子曰：“圣人以天下无不可有为之人，亦无不可改过之人，故欲往。然而终不往者，知其必不能改故也。”子张问仁于孔子。孔子曰：“能行五者于天下，为仁矣。”请问之。曰：“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恭则不侮，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惠则足以使人。”行是五者，则心存而理得矣。于天下，言无适而不然，犹所谓虽之夷狄不可弃者。五者之目，盖因子张所不足而言耳。任，倚仗也，又言其效如此。张敬夫曰：“能行此五者于天下，则其心公平而周遍可知矣，然恭其本与？”李氏曰：“此章与六言、六蔽、五美、四恶之类，皆与前后文体大不相似。”佛肸召，子欲往。佛，音弼。肸，许密反。佛肸，晋大夫赵氏之中牟宰也。子路曰：“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：‘亲于其身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’佛肸以中牟畔，子之往也，如之何！”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，故问此以止夫子之行。亲，犹自也。不入，不入其党也。子曰：“然。有是言也。不曰坚乎，磨而不磷；不曰白乎，涅而不缁。磷，力刃反。涅，乃结反。磷，薄也。涅，染皁物。言人之不善，不能浼己。杨氏曰：“磨不磷，涅不缁，而后无可无不可。坚白不足，而欲自试于磨涅，其不磷缁也者，几希。”吾岂匏瓜也哉？焉能系而

不食？”焉，于虔反。匏，瓠也。匏瓜系于一处而不能饮食，人则不如是也。张敬夫曰：“子路昔者之所闻，君子守身之常法。夫子今日之所言，圣人体道之大权也。然夫子于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，以天下无不可变之人，无不可为之事也。其卒不往者，知其人之终不可变而事之终不可为耳。一则生物之仁，一则知人之智也。”子曰：“由也，女闻六言六蔽矣乎？”对曰：“未也。”女，音汝，下同。蔽，遮掩也。“居！吾语女。语，去声。礼：君子问更端，则起而对。故孔子谕子路，使还坐而告之。好仁不好学，其蔽也愚；好知不好学，其蔽也荡；好信不好学，其蔽也贼；好直不好学，其蔽也绞；好勇不好学，其蔽也乱；好刚不好学，其蔽也狂。”好、知，并去声。六言皆美德，然徒好之而不学以明其理，则各有所蔽。愚，若可陷可罔之类。荡，谓穷高极广而无所止。贼，谓伤害于物。勇者，刚之发。刚者，勇之体。狂，躁率也。范氏曰：“子路勇于为善，其失之者，未能好学以明之也，故告之以此。曰勇、曰刚、曰信、曰直，又皆所以救其偏也。”子曰：“小子！何莫学夫诗？夫，音扶。小子，弟子也。诗，可以兴，感发志意。可以观，考见得失。可以群，和而不流。可以怨。怨而不怒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。人伦之道，诗无不备，二者举重而言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其绪余又足以资多识。学诗之法，此章尽之。读是经者，所宜尽心也。

子谓伯鱼曰：“女为周南召南矣乎？人而不为周南召南，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？”女，音汝。与，平声。为，犹学也。周南召南，诗首篇名。所言皆修身齐家之事。正墙面而立，言即其至近之地，而一物无所见，一步不可行。

子曰：“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”敬而将之以玉帛，则为礼；和而发之以钟鼓，则为乐。遗其本而专事其末，则岂礼乐之谓哉？程子曰：“礼只是一个序，乐只是一个和。只此两字，含蓄多少义理。天下无一物无礼乐。且如置此两椅，一不正，便是无序。无序便乖，乖便不和。又如盗贼至为不道，然亦有礼乐。盖必有总属，必相听顺，乃能为盗。不然，则叛乱无统，不能一日相聚而为盗也。礼乐无处无之，学者须要识得。”“乐”原作“义”，据清仿宋大字本改。

子曰：“色厉而内荏，譬诸小人，其犹穿窬之盗也与？”荏，而审反。与，平声。厉，威严也。荏，柔弱也。小人，细民也。穿，穿壁。窬，踰墙。言其无实盗名，而常畏人知也。

子曰：“乡原，德之贼也。”乡者，鄙俗之意。原，与愿同。荀子原悷，注读作愿是也。乡原，乡人之愿者也。盖其同流合污以媚于世，故在乡人之中，独以愿称。夫子以其似德非德，而反乱乎德，故以为德之贼而深恶之。详见孟子末篇。

子曰：“道听而涂说，德之弃也。”虽闻善言，不为己有，是自弃其德也。王氏曰：“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，道听涂说，则弃之矣。”子曰：“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？与，平声。鄙夫，庸恶陋劣之称。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。何氏曰：“患得之，谓患不能得之。”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矣。”小则吮痂舐痔，大则弑父与君，皆生于患失而已。胡氏曰：“许昌靳裁之有言曰：‘士之品大概有三：志于道德者，功名不足以累其心；志于功名者，富贵不足以累其心；志于富贵而已者，则亦无所不至矣。’志于富贵，即孔子所谓鄙夫也。”子曰：“古者民有三疾，今也或是之亡也。气失其平则为疾，故气之偏者亦谓之疾。昔所谓疾，今亦无之，伤俗之益衰也。

古之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荡；古之矜也廉，今之矜也忿戾；古之愚也直，今之愚也诈而已矣。”狂者，志愿太高。肆，谓不拘小节。荡则踰大闲矣。矜者，持守太严。廉，谓棱角 厉。忿戾则至于争矣。愚者，暗昧不明。直，谓径行自遂。诈则挟私妄作矣。范氏曰：“末世滋伪。岂惟贤者不如古哉？民性之蔽，亦与古人异矣。”子曰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”重出。

子曰：“恶紫之夺朱也，恶郑声之乱雅乐也，恶利口之覆邦家者。”恶，去声。覆，芳服反。朱，正色。紫，闲色。雅，正也。利口，捷给。覆，倾败也。范氏曰：“天下之理，正而胜者常少，不正而胜者常多，圣人所以恶之也。利口之人，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以贤为不肖，以不肖为贤。人君苟悦而信之，则国家之覆也不难矣。”子曰：“予欲无言。”学者多以言语观圣人，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实，有不待言而著者。是以徒得其言，而不得其所以言，故夫子发此以警之。子贡曰：“子如不言，则小子何述焉？”子贡正以言语观圣人者，故疑而问之。子曰：“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”四时行，百物生，莫非天理发见流行之实，不待言而可见。圣人一动一静，莫非妙道精义之发，亦天而已，岂待言而显哉？此亦开示子贡之切，惜乎其终不喻也。程子曰：“孔子之道，譬如日星之明，犹患门人未能尽晓，故曰‘予欲无言’。若颜子则便默识，其它则未免疑问，故曰‘小子何述’。”又曰：“‘天何言哉，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’，则可谓至明白矣。”愚按：此与前篇无隐之意相发，学者详之。

孺悲欲见孔子，孔子辞以疾。将命者出户，取瑟而歌。使之闻之。孺悲，鲁人，尝学士丧礼于孔子。当是时必有以得罪者。故辞以疾，而又使其知其非疾，以警教之也。程子曰：“此孟子所谓不屑之教诲，所以深教之也。”宰我问：“三年之丧，期已久矣。期，音基，下同。期，周年也。君子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。恐居丧不习而崩坏也。旧谷既没，新谷既升，钻燧改火，期可已矣。”钻，祖官反。没，尽也。升，登也。燧，取火之木也。改火，春取榆柳之火，夏取枣杏之火，夏季取桑柘之火，秋取柞檀之火，冬取槐檀之火，亦一年而周也。已，止也。言期年则天运一周，时物皆变，丧至此可止也。尹氏曰：“短丧之说，下愚且耻言之。宰我亲学圣人之门，而以是为问者，有所疑于心而不敢强焉尔。”子曰：“食夫稻，衣夫锦，于女安乎？”曰：“安。”夫，音扶，下同。衣，去声。女，音汝，下同。礼。父母之丧：既殡，食粥、麤衰。既葬，疏食、水饮，受以成布。期而小祥，始食菜果，练冠繅缘、要经不除，无食稻衣锦之理。夫子欲宰我反求诸心，自得其所以不忍者。故问之以此，而宰我不察也。“女安则为之！夫君子之居丧，食旨不甘，闻乐不乐，居处不安，故不为也。今女安，则为之！”乐，上如字，下音洛。此夫子之言也。旨，亦甘也。初言女安则为之，绝之之辞。又发其不忍之端，以警其不察。而再言女安则为之以深责之。宰我出。子曰：“予之不仁也！子生三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。夫三年之丧，天下之通丧也。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？”宰我既出，夫子惧其真以为可安而遂行之，故深探其本而斥之。言由其不仁，故爱亲之薄如此也。怀，抱也。又言君子所以不忍于亲，而丧必三年之故。使之闻之，或能反求而终得其本心也。范氏曰：“丧虽止于三年，然贤者之情则无穷也。特以圣人之为之中制而不敢过，故必俯而就之。非以三年之丧，为足以报其亲也。所谓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，特以责宰我之无恩，欲其有以跂而及之尔。”子曰：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难矣哉！不有博弈者乎，为之犹贤乎已。”博，局戏也。

弈，围棋也。已，止也。李氏曰：“圣人非教人博弈也，所以甚言无所用心之不可尔。”子路曰：“君子尚勇乎？”子曰：“君子义以为上。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，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。”尚，上之也。君子为乱，小人为盗，皆以位而言者也。尹氏曰：“义以为尚，则其勇也大矣。子路好勇，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。”胡氏曰：“疑此子路初见孔子时问答也。”子贡曰：“君子亦有恶乎？”子曰：“有恶：恶称人之恶者，恶居下流而讪上者，恶勇而无礼者，恶果敢而窒者。”恶，去声，下同。惟恶者之恶如字。讪，所谏反。讪，谤毁也。窒，不通也。称人恶，则无仁厚之意。下讪上，则无忠敬之心。勇无礼，则为乱。果而窒，则妄作。故夫子恶之。曰：“赐也亦有恶乎？”“恶微以为知者，恶不孙以为勇者，恶讦以为直者。”微，古尧反。知、孙，并去声。讦，居谒反。恶微以下，子贡之言也。微，伺察也。讦，谓攻发人之阴私。杨氏曰：“仁者无不爱，则君子疑若无恶矣。子贡之有是心也，故问焉以质其是非。”侯氏曰：“圣贤之所恶如此，所谓唯仁者能恶人也。”子曰：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，近之则不孙，远之则怨。”近、孙、远，并去声。此小人，亦谓仆隶下人也。君子之于臣妾，庄以?之，慈以畜之，则无二者之患矣。

子曰：“年四十而见恶焉，其终也已。”恶，去声。四十，成德之时。见恶于人，则止于此而已，勉人及时迁善改过也。苏氏曰“此亦有为而言，不知其为谁也。”

#### 微子第十八

此篇多记圣贤之出处，凡十一章。

微子去之，箕子为之奴，比干谏而死。微、箕，二国名。子，爵也。微子，纣庶兄。箕子、比干，纣诸父。微子见纣无道，去之以存宗祀。箕子、比干皆谏，纣杀比干，囚箕子以为奴，箕子因佯狂而受辱。孔子曰：“殷有三仁焉。”三人行不同，而同出于至诚惻怛之意，故不啻乎爱之理，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。杨氏曰：“此三人者，各得其本心，故同谓之仁。”柳下惠为士师，三黜。人曰：“子未可以去乎？”曰：“直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三黜？枉道而事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。”三，去声。焉，于虔反。士师，狱官。黜，退也。柳下惠三黜不去，而其辞气雍容如此，可谓和矣。然其不能枉道之意，则有确乎其不可拔者。是则所谓必以其道，而不自失焉者也。胡氏曰：“此必有孔子断之之言而亡之矣。”齐景公待孔子，曰：“若季氏则吾不能，以季、孟之闲待之。”曰：“吾老矣，不能用也。”孔子行。鲁三卿，季氏最贵，孟氏为下卿。孔子去之，事见世家。然此言必非面语孔子，盖自以告其臣，而孔子闻之尔。程子曰：“季氏强臣，君待之之礼极隆，然非所以待孔子也。以季、孟之闲待之，则礼亦至矣。然复曰‘吾老矣不能用也’，故孔子去之。盖不系待之轻重，特以不用而去尔。”齐人归女乐，季桓子受之。三日不朝，孔子行。归，如字，或作馈。朝，音潮。季桓子，鲁大夫，名斯。按史记，“定公十四年，孔子为鲁司寇，摄行相事。齐人惧，归女乐以沮之。”尹氏曰：“受女乐而怠于政事如此，其简贤弃礼，不足与有为可知矣。夫子所以行也，所谓见几而作，不俟终日者与？”范氏曰：“此篇记仁贤之出处，而折中以圣人之行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。”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：“凤兮！凤兮！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已而，已而！今之从政者殆而！”接舆，楚人，佯狂辟世。夫子时将适楚，故接舆歌而过其车前也。凤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，接舆以比孔子，而讥其不能隐为德衰也。来者可追，言及今

尚可隐去。已，止也。而，语助辞。殆，危也。接舆盖知尊孔子而趋不同者也。孔子下，欲与之言。趋而辟之，不得与之言。辟，去声。孔子下车，盖欲告之以出处之意。接舆自以为是，故不欲闻而避之也。

长沮、桀溺耦而耕，孔子过之，使子路问津焉。沮，七余反。溺，乃历反。二人，隐者。耦，并耕也。时孔子自楚反乎蔡。津，济渡处。长沮曰：“夫执舆者为谁？”子路曰：“为孔丘。”曰：“是鲁孔丘与？”曰：“是也。”曰：“是知津矣。”夫，音扶。与，平声。执舆，执辔在车也。盖本子路御而执辔，今下问津，故夫子代之也。知津，言数周流，自知津处。问于桀溺，桀溺曰：“子为谁？”曰：“为仲由。”曰：“是鲁孔丘之徒与？”对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谁以易之？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，岂若从辟世之士哉？”耰而不辍。徒与之与，平声。滔，吐刀反。辟，去声。耰，音忧。滔滔，流而不反之意。以，犹与也。言天下皆乱，将谁与变易之？而，汝也。辟人，谓孔子。辟世，桀溺自谓。耰，覆种也。亦不告以津处。子路行以告。夫子恍然曰：“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？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。”恍，音武。与，如字。恍然，犹怅然，惜其不喻己意也。言所当与同群者，斯人而已，岂可绝人逃世以为洁哉？天下若已平治，则我无用变易之。正为天下无道，故欲以道易之耳。程子曰：“圣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，故其言如此也。”张子曰：“圣人之仁，不以无道必天下而弃之也。”子路从而后，遇丈人，以杖荷蓑。子路问曰：“子见夫子乎？”丈人曰：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。孰为夫子？”植其杖而芸。蓑，徒吊反。植，音值。丈人，亦隐者。蓑，竹器。分，辨也。五谷不分，犹言不辨菽麦尔，责其不事农业而从师远游也。植，立之也。芸，去草也。子路拱而立。知其隐者，敬之也。止子路宿，杀鸡为黍而食之，见其二子焉。食，音嗣。见，贤遍反。明日，子路行以告。子曰：“隐者也。”使子路反见之。至则行矣。孔子使子路反见之，盖欲告之以君臣之义。而丈人意子路必将复来，故先去之以灭其迹，亦接舆之意也。子路曰：“不仕无义。长幼之节，不可废也；君臣之义，如之何其废之？欲洁其身，而乱大伦。君子之仕也，行其义也。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。”长，上声。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。盖丈人之接子路甚倨，而子路益恭，丈人因见其二子焉。则于长幼之节，固知其不可废矣，故因其所明以晓之。伦，序也。人之大伦有五：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是也。仕所以行君臣之义，故虽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废。然谓之义，则事之可否，身之去就，亦自有不可苟者。是以虽不洁身以乱伦，亦非忘义以殉禄也。福州有国初时写本，路下有“反子”二字，以此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。未知是否？范氏曰：“隐者为高，故往而不反。仕者为通，故溺而不止。不与鸟兽同群，则决性命之情以饕富贵。此二者皆惑也，是以依乎中庸者为难。惟圣人不废君臣之义，而必以其正，所以或出或处而终不离于道也。”逸民：伯夷、叔齐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张、柳下惠、少连。少，去声，下同。逸，遗逸。民者，无位之称。虞仲，即仲雍，与大伯同窜荆蛮者。夷逸、朱张，不见经传。少连，东夷人。子曰：“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齐与！”与，平声。

谓：“柳下惠、少连，降志辱身矣。言中伦，行中虑，其斯而已矣。”中，去声，下同。柳下惠事见上。伦，义理之次第也。虑，思虑也。中虑，言有意义合人心。少连事不可考。然记称其“善居丧，三日不怠，三月不解。期悲哀，三年忧”。则行之中虑，亦可见矣。谓：“虞仲、夷逸，隐居放言。

身中清，废中权。仲雍居吴，断发文身，裸以为饰。隐居独善，合乎道之清。放言自废，合乎道之权。我则异于是，无可无不可。”孟子曰：“孔子可以仕则仕，可以止则止，可以久则久，可以速则速。”所谓无可无不可也。谢氏曰：“七人隐遯不污则同，其立心造行则异。伯夷、叔齐，天子不得臣，诸侯不得友，盖已遯世离群矣，下圣人一等，此其最高与！柳下惠、少连，虽降志而不枉己，虽辱身而不求合，其心有不屑也。故言能中伦，行能中虑。虞仲、夷逸隐居放言，则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。然清而不污也，权而适宜也，与方外之士害义伤教而乱大伦者殊科。是以均谓之逸民。”尹氏曰：“七人各守其一节，而孔子则无可无不可，此所以常适其可，而异于逸民之徒也。”扬雄曰：“观乎圣人则见贤人。是以孟子语夷、惠，亦必以孔子断之。”大师挚适齐，大，音泰。大师，鲁乐官之长。挚，其名也。亚饭干适楚，三饭缭适蔡，四饭缺适秦。饭，扶晚反。缭，音了。亚饭以下，以乐侑食之官。干、缭、缺，皆名也。鼓方叔入于河，鼓，击鼓者。方叔，名。河，河内。播武入于汉，？，徒刀反。播，摇也。？，小鼓。两旁有耳，持其柄而摇之，则旁耳还自击。武，名也。汉，汉中。少师阳、击磬襄入于海。少，去声。少师，乐官之佐。阳、襄，二人名。襄即孔子所从学琴者。海，海岛也。此记贤人之隐遯以附前章，然未必夫子之言也。末章放此。张子曰：“周衰乐废，夫子自卫反鲁，一尝治之。其后伶人贱工识乐之正。及鲁益衰，三桓僭妄，自大师以下，皆知散之四方，逾河蹈海以去乱。圣人俄顷之助，功化如此。如有用我，期月而可。岂虚语哉？”周公谓鲁公曰：“君子不施其亲，不使大臣怨乎不以。故旧无大故，则不弃也。无求备于一人。”施，陆氏本作弛，诗纸反。福本同。鲁公，周公子伯禽也。弛，遗弃也。以，用也。大臣非其人则去之，在其位则不可不用。大故，谓恶逆。李氏曰：“四者皆君子之事，忠厚之至也。”胡氏曰：“此伯禽受封之国，周公训戒之辞。鲁人传诵，久而不忘也。其或夫子尝与门弟子言之欤？周有八士：伯达、伯适、仲突、仲忽、叔夜、叔夏、季随、季駟。駟，乌瓜反。或曰“成王时人”，或曰“宣王时人”。盖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，然不可考矣。张子曰：“记善人之多也。”愚按：此篇孔子于三仁、逸民、师挚、八士，既皆称赞而品列之；于接舆、沮、溺、丈人，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。皆衰世之志也，其所感者深矣。在陈之叹，盖亦如此。三仁则无间然矣，其余数君子者，亦皆一世之高士。若使得闻圣人之道，以裁其所过而勉其所不及，则其所立，岂止于此而已哉？

## 卷十 子张第十九

此篇皆记弟子之言，而子夏为多，子贡次之。盖孔门自颜子以下，颖悟莫若子贡；自曾子以下，笃实无若子夏。故特记之详焉。凡二十五章。

子张曰：“士见危致命，见得思义，祭思敬，丧思哀，其可已矣。”致命，谓委致其命，犹言授命也。四者立身之大节，一有不至，则余无足观。故言士能如此，则庶乎其可矣。

子张曰：“执德不弘，信道不笃，焉能为有？焉能为亡？”焉，于虔反。亡，读作无，下同。有所得而守之太狭，则德孤；有所闻而信之不笃，则道废。焉能为有，犹言不足为轻重。

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。子张曰：“子夏云何？”对曰：“子夏曰：‘可者与之，其不可者拒之。’”子张曰：“异乎吾所闻：君子尊贤而容众，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贤与，于人何所不容？我之不贤与，人将拒我，如之何其拒人也？”贤与之与，平声。子夏之言迫狭，子张讥之是也。但其所言亦有过高之病。盖大贤虽无所不容，然大故亦所当绝；不贤固不可以拒人，然损友亦所当远。学者不可不察。

子夏曰：“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；致远恐泥，是以君子不为也。”泥，去声。小道，如农圃医卜之属。泥，不通也。杨氏曰：“百家众技，犹耳目鼻口，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。非无可观也，致远则泥矣，故君子不为也。”子夏曰：“日知其所亡，月无忘其所能，可谓好学也已矣。”亡，读作无。好，去声。亡，无也。谓己之所未有。尹氏曰：“好学者日新而不失。”子夏曰：“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。”四者皆学问思辨之事耳，未及乎力行而为仁也。然从事于此，则心不外驰，而所存自熟，故曰仁在其中矣。程子曰：“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，何以言仁在其中矣？学者要思得之。了此，便是彻上彻下之道。”又曰：“学不博则不能守约，志不笃则不能力行。切问近思在己者，则仁在其中矣。”又曰：“近思者以类而推。”苏氏曰：“博学而志不笃，则大而无成；泛问远思，则劳而无功。”子夏曰：“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，君子学以致其道。”肆，谓官府造作之处。致，极也。工不居肆，则迁于异物而业不精。君子不学，则夺于外诱而志不笃。尹氏曰：“学所以致其道也。百工居肆，必务成其事。君子之于学，可不知所务哉？”愚按：二说相须，其义始备。

子夏曰：“小人之过也必文。”文，去声。文，饰之也。小人惮于改过，而不惮于自欺，故必文以重其过。

子夏曰：“君子有三变：望之俨然，即之也温，听其言也厉。”俨然者，貌之庄。温者，色之和。厉者，辞之确。程子曰：“他人俨然则不温，温则不厉，惟孔子全之。”谢氏曰：“此非有意于变，盖并行而不相悖也，如良玉温润而栗然。”子夏曰：“君子信而后劳其民，未信则以为厉己也；信而后谏，未信则以为谤己也。”信，谓诚意恻怛而人信之也。厉，犹病也。事上使下，皆必诚意交孚，而后可以有为。

子夏曰：“大德不踰闲，小德出入可也。”大德、小德，犹言大节、小节。闲，阑也，所以止物之出入。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，则小节虽或未尽合理，亦无害也。吴氏曰：“此章之言，不能无弊。学者详之。”子游曰：“子夏之门人小子，当洒扫、应对、进退，则可矣。抑末也，本之则无。如之何？”洒，色卖反。扫，素报反。子游讥子夏弟子，于威仪容节之间则可矣。然此小学之末耳，推其本，如大学正心诚意之事，则无有。子夏闻之曰：“噫！言游过矣！君子之道，孰先传焉？孰后倦焉？譬诸草木，区以别矣。君子之道，焉可诬也？有始有卒者，其惟圣人乎！”别，必列反。焉，于虔反。倦，如诲人不倦之倦。区，犹类也。言君子之道，非以其末为先而传之，非以其本为后而倦教。但学者所至，自有浅深，如草木之有大小，其类固有别矣。若不量其浅深，不问其生熟，而概以高且远者强而语之，则是诬之而已。君子之道，岂可如此？若夫始终本末一以贯之，则惟圣人为然，岂可责之门人小子乎？程子曰：“君子教人有序，先传以小者近者，而后教以大者远者。非先传以近小，而后不教以远大也。”又曰：“洒扫应对，便是形而上者，理无大小故也。故君子只在慎独。”又曰：“圣人之道，更无精粗。从洒扫应对，



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。虽洒扫应对，只看所以然如何。”又曰：“凡物有本末，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。洒扫应对是其然，必有所以然。”又曰：“自洒扫应对上，便可到圣人事。”愚按：程子第一条，说此章文意，最为详尽。其后四条，皆以明精粗本末。其分虽殊，而理则一。学者当循序而渐进，不可厌末而求本。盖与第一条之意，实相表里。非谓末即是本，但学其末而本便在此也。

子夏曰：“仕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。”优，有余力也。仕与学理同而事异，故当其事者，必先有以尽其事，而后可及其余。然仕而学，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；学而仕，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。

子游曰：“丧致乎哀而止。”致极其哀，不尚文饰也。杨氏曰：“‘丧，与其易也宁戚’，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之意。”愚按：“而止”二字，亦微有过于高远而简略细微之弊。学者详之。

子游曰：“吾友张也，为难能也。然而未仁。”子张行过高，而少诚实恻怛之意。

曾子曰：“堂堂乎张也，难与并为仁矣。”堂堂，容貌之盛。言其务外自高，不可辅而为仁，亦不能有以辅人之仁也。范氏曰“子张外有余而内不足，故门人皆不与其为仁。子曰：‘刚、毅、木、讷近仁。’宁外不足而内有余，庶可以为仁矣。”曾子曰：“吾闻诸夫子：人未有自致者也，必也亲丧乎！”致，尽其极也。盖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。尹氏曰：“亲丧固所自尽也，于此不用其诚，恶乎用其诚。”曾子曰：“吾闻诸夫子：孟庄子之孝也，其它可能也；其不改父之臣，与父之政，是难能也。”孟庄子，鲁大夫，名速。其父献子，名蔑。献子有贤德，而庄子能用其臣，守其政。故其它孝行虽有可称，而皆不若此事之为难。

孟氏使阳肤为士师，问于曾子。曾子曰：“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。”阳肤，曾子弟子。民散，谓情义乖离，不相维系。谢氏曰：“民之散也，以使之无道，教之无素。故其犯法也，非迫于不得已，则陷于不知也。故得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。”子贡曰：“纣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归焉。”恶居之恶，去声。下流，地形卑下之处，众流之所归。喻人身有污贱之实，亦恶名之所聚也。子贡言此，欲人常自警省，不可一置其身于不善之地。非谓纣本无罪，而虚被恶名也。

子贡曰：“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：过也，人皆见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”更，平声。

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：“仲尼焉学？”朝，音潮。焉，于虔反。公孙朝，卫大夫。子贡曰：“文武之道，未坠于地，在人。贤者识其大者，不贤者识其小者，莫不有文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学？而亦何常师之有？”识，音志。下焉字，于虔反。文武之道，谓文王、武王之谟训功烈，与凡周之礼乐文章皆是也。在人，言人有能记之者。识，记也。

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，曰：“子贡贤于仲尼。”语，去声。朝，音潮。武叔，鲁大夫，名州仇。子服景伯以告子贡。子贡曰：“譬之宫墙，赐之墙也及肩，窥见室家之好。墙卑室浅。夫子之墙数仞，不得其门而入，不见宗庙之美，百官之富。七尺曰仞。不入其门，则不见其中之所有，言墙高而宫广也。得其门者或寡矣。夫子之云，不亦宜乎！”此夫子，指武叔。

叔孙武叔毁仲尼。子贡曰：“无以为也，仲尼不可毁也。他人之贤者，丘陵也，犹可踰也；仲尼，日月也，无得而踰焉。人虽欲自绝，其何伤于日

月乎？多见其不知量也！”量，去声。无以为，犹言无用为此。土高曰丘，大阜曰陵。日月，踰其至高。自绝，谓以谤毁自绝于孔子。多，与只同，适也。不知量，谓不自知其分量。

陈子禽谓子贡曰：“子为恭也，仲尼岂贤于子乎？”为恭，谓为恭敬推逊其师也。子贡曰：“君子一言以为知，一言以为不知，言不可不慎也。知，去声。责子禽不谨言。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。阶，梯也。大可为也，化不可为也，故曰不可阶而升。夫子之得邦家者，所谓立之斯立，道之斯行，绥之斯来，动之斯和。其生也荣，其死也哀，如之何其可及也。”道，去声。立之，谓植其生也。道，引也，谓教之也。行，从也。绥，安也。来，归附也。动，谓鼓舞之也。和，所谓于变时雍。言其感应之妙，神速如此。荣，谓莫不尊亲。哀，则如丧考妣。程子曰：“此圣人之神化，上下与天地同流者也。”谢氏曰：“观子贡称圣人语，乃知晚年进德，盖极于高远也。夫子之得邦家者，其鼓舞群动，捷于桴鼓影响。人虽见其变化，而莫窥其所以变化也。盖不离于圣，而有不可知者存焉，此殆难以思勉及也。”

#### 尧曰第二十凡三章。

尧曰：“咨！尔舜！天之历数在尔躬。允执其中。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。”此尧命舜，而禅以帝位之辞。咨，嗟叹声。历数，帝王相继之次第，犹岁时气节之先后也。允，信也。中者，无过不及之名。四海之人困穷，则君禄亦永绝矣，戒之也。舜亦以命禹。舜后逊位于禹，亦以此辞命之。今见于虞书大禹谟，比此加详。曰：“予小子履，敢用玄牡，敢昭告于皇天后帝：有罪不敢赦。帝臣不蔽，简在帝心。朕躬有罪，无以万方；万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。”此引商书汤诰之辞。盖汤既放桀而告诸侯也。与书文大同小异。曰上当有汤字。履，盖汤名。用玄牡，夏尚黑，未变其礼也。简，阅也。言桀有罪，己不敢赦。而天下贤人，皆上帝之臣，己不敢蔽。简在帝心，惟帝所命。此述其初请命而伐桀之辞也。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，民有罪实君所为，见其厚于责己薄于责人之意。此其告诸侯之辞也。周有大赉，善人是富。赉，来代反。此以下述武王事。赉，予也。武王克商，大赉于四海。见周书武成篇。此言其所富者，皆善人也。诗序云“赉所以锡予善人”，盖本于此。“虽有周亲，不如仁人。百姓有过，在予一人。”此周书太誓之辞。孔氏曰：“周，至也。言纣至亲虽多，不如周家之多仁人。”谨权量，审法度，修废官，四方之政行焉。权，称锤也。量，斗斛也。法度，礼乐制度皆是也。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，天下之民归心焉。兴灭继绝，谓封黄帝、尧、舜、夏、商之后。举逸民，谓释箕子之囚，复商容之位。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。所重：民、食、丧、祭。武成曰：“重民五教，惟食丧祭。”宽则得众，信则民任焉，敏则有功，公则说。说，音悦。此于武王之事无所见，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。杨氏曰：“论语之书，皆圣人微言，而其徒传守之，以明斯道者也。故于终篇，具载尧舜咨命之言，汤武誓师之意，与夫施诸政事者。以明圣学之所传者，一于是而已。所以着明二十篇之大旨也。孟子于终篇，亦历叙尧、舜、汤、文、孔子相承之次，皆此意也。”子张问于孔子曰：“何如斯可以从政矣？”子曰：“尊五美，屏四恶，斯可以从政矣。”子张曰：“何谓五美？”子曰：“君子惠而不费，劳而不怨，欲而不贪，泰而不骄，威而不猛。”费，芳味反。子张曰：“何谓惠而不费？”子曰：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费乎？择可劳而劳之，又谁怨？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贪？君子无众寡，无小大，无敢慢，斯不亦泰而不骄乎？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，俨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

亦威而不猛乎？”焉，于虔反子张曰：“何谓四恶？”子曰：“不教而杀谓之虐；不戒视成谓之暴；慢令致期谓之贼；犹之与人也，出纳之吝，谓之有司。”出，去声。虐，谓残酷不仁。暴，谓卒遽无渐。致期，刻期也。贼者，切害之意。缓于前而急于后，以误其民，而必刑之，是贼害之也。犹之，犹言均之也。均之以物与人，而于其出纳之际，乃或吝而不果。则是有司之事，而非为政之体。所与虽多，人亦不怀其惠矣。项羽使人，有功当封，刻印刑，忍弗能予，卒以取败，亦其验也。尹氏曰：“告问政者多矣，未有如此之备者也。故记之以继帝王之治，则夫子之为政可知也。”子曰：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。程子曰：“知命者，知有命而信之也。人不知命，则见害必避，见利必趋，何以为君子？”不知礼，无以立也。不知礼，则耳目无所加，手足无所措。不知言，无以知人也。”言之得失，可以知人之邪正。尹氏曰：“知斯三者，则君子之事备矣。弟子记此以终篇，得无意乎？学者少而读之，老而不知一言为可用，不几于侮圣言者乎？夫子之罪人也，可不念哉？”

